

文集

足曾文正公全集

乙亥二月

杜就田署



曾文正公文集四卷

卷之一目錄

順性命論之理（道光戊戌科朝考）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壽序（辛丑）

田崑圃先生六十壽序

朱玉聲先生七十三壽序

吳君墓志銘

彭母曾孺人墓志銘

余安人墓志銘（壬寅）

烹阿封卽墨論（癸卯大考）

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甲辰）

五箴

鈔朱子小學書後

書歸震川文集後

祭湯海秋文

召誨

王蔭之之母壽序（乙巳）

江小帆之母壽序

求闕齋記

送郭筠仙南歸序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書扁鵲倉公傳

易問齋之母壽詩序

何傅巖先生壽序

新化鄒君墓志銘

送周荇農南歸序

送陳岱雲出守吉安序

書學案小識後

送唐先生南歸序（丙午）

郭璧齋先生六十壽序

單縣典史張君墓志銘

紀氏嘉言序

金殿珊先生壽序

隨州李君墓表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陳岱雲太守爲母生日讌集賓僚詩序

前海甯州知州李君母黃宜人墓志銘

適朱氏妹墓志

滿妹墓志

卷之二目錄

君子慎獨論（道光丁未大考）

原才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序

黃矩卿師之父母壽序

文小南之父七十生日壽詩序

何母廖夫人八十生日詩序

黎樾喬之兄六十壽序

錢塘丁烈婦墓表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武會試錄序

送劉君椒雲南歸序（戊申）

曹穎生侍御之繼母七十壽序

楊母張孺人七十壽序

荊門州學正郭君墓銘

錢港欸先生制藝序

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壽序

王靜庵同年之母七十壽序

孫鼎庵先生六十壽序

善化夏母楊宜人墓志銘

江岷樵之父母壽序（己酉）

新甯縣增修城垣記

黃仙嶠前輩詩序

祭韓公祠文

祖四世元吉公墓銘

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志銘

漢陽劉君家傳

孟子要略敘跋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槐陰書屋圖記

錢塘戴府君佑志銘

跋衍聖公孔恭愨公墓志銘刻本

崇仁謝君墓志銘

歲暮設奠告王考文

謝子湘文集序

正月八日王考生辰告文（庚戌）

書王雁汀前輩勃海圖說後

養晦堂記

朱慎甫遺書序（咸豐辛亥）

書周忠介公手札後

劉母譚孺人墓志銘（癸丑）

卷之三

討粵匪檄（咸豐甲寅）

湘陰郭府君墓志銘（乙卯）

誥封光祿大夫竹亭府君墓志（丁巳）

葛寅軒先生家傳

湘鄉縣賓興堂記（戊午）

劉君季霞墓志銘

母弟溫甫哀詞

歐陽生文集序

聖哲畫像記（己未）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畢君殉難碑記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林君殉難碑記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武昌張府君墓表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墓表

何君殉難碑記（庚申）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

經史百家簡編序（辛酉）

箴言書院記

鄧湘皋先生墓表

湖北按察使趙君神道碑（同治壬戌）

季弟事恆墓志銘（癸亥）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甲子）

鳴原堂論文序

王船山遺書序

閩浙總督季公墓志銘

仁和邵君墓志銘

江忠烈公神道碑

張君樹程墓志銘

衡陽彭氏譜序（丙寅）

大潛山房詩題語

卷之四目錄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同治丁卯）

求降雨澤告辭

靈谷龍神廟碑記

甯甯劉府君墓碑銘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戊辰）

書儀禮釋官後

湘鄉昭忠祠記（己巳）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日慎齋詩草序

苗君先麓墓志銘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唐確愼公墓志銘

歐陽府君墓志銘

國朝先正事略序

重刻茗柯文編序（庚午）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志銘

郭依永墓志銘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辛未）

大界墓表

台洲墓表

湖南文徵序

羅君伯宜墓志銘

江甯府學記

甯津龐君墓志銘

遵義黎君墓志銘

海甯州訓導錢君墓表

書何母陳恭人事（壬申正月）

劉忠壯公墓志銘

曾文正公文集卷一

順性命之理論

嘗謂性不虛懸，麗乎吾身而有宰，命非外鑠，原乎太極以成名，是故皇降之衷，有物斯以有則，聖賢之學，惟危惕以惟微，蓋自乾坤奠定以來，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靜專動直之妙，皆性命所彌綸。立地之道曰柔與剛，靜翕動闢之機，悉性命所默運。是故其在人也，綱縵化醇，必無以解乎造物之吹噓，真與精相凝，而性即寓於肢體之中，含生負氣，必有以得乎乾道之變化，理與氣相麗，而命實宰乎賦畀之始。以身之所具言，則有視聽言動，即有肅又哲謀。其必以肅又哲謀爲範者，性也。其所以主宰乎五事者，命也。以身之所接言，則有君臣父子，即有仁敬孝慈。其必以仁敬孝慈爲則者，性也。其所以綱維乎五倫者，命也。此其中有理焉，亦期於順焉而已矣。請申論之。性渾淪而難名，按之曰理。則仁義禮智德之賴乎擴充者，在吾心已有條不紊也。命於穆而不已，求之於理，則元亨利貞誠之貫乎通復者，在吾心且時出不窮也。有條不紊，則踐形無虧，可以盡己性，即可以盡人物之性。此順乎理者之率其自然也。時出不窮，則泛應曲當，有以立吾命，即有以立萬物之命。此順乎理者之還其本然也。彼夫持矯揉之說者，譬杞柳以爲栝，掩不知性命，必致戕賊仁義，是理以逆施而不順矣。高虛無之見者，若浮萍遇於江湖，空談性命，不復求諸形色，是理以愉恍而不

順矣。惟察之以精，私意不自蔽，私欲不自撓，惺惺常存，斯隨時見其順焉。守之以一，以不貳，自惕以不已，自循。慄慄惟懼，斯終迫無不順焉。此聖人盡性立命之極，亦即中人復性知命之功也夫。

朱心垣先生五十六壽序

於余爲兄弟行，結交最少，久而彌摯者，屈指無幾人也。則有若朱嘯山富春，於余爲父執，又早器余。余愛慕而不敢侮者，亦無幾人也。則有若姻伯心垣先生。嘯山爲先生冢嗣。其交余也，先生實令之也。先是先生與家嚴君同學，互相掖重，兩家世好既篤，重之以婚姻，故余知先生特詳。前歲丙申，先生年五十，嘯山謀稱觴，乞余以言侑爵。先生曰：「是何爲者？傳曰：『恆言不稱老。』今吾方託堂上之蔭，將不以禮處我乎？抑以諛詞誣我乎？且古者下壽六十，今吾猶未也。」固請不獲，又數年，嘯山舉於鄉，惜余北上。從容謂曰：「吾父所以固辭頌禱者，善則歸親，義不得專也。今吾欲劄子文，爲寒門作家慶圖，使吾父上有以承祖父母權，下有以自娛，而卽以爲吾父壽，可乎？」余曰：「可。昔董召南隱居孝義，昌黎韓子爲詩紀其事，姚氏三瑞堂，世以孝稱，東坡亦使詩美之。今君欲以娛重闈者，娛其親是孝子等而上之之義也。賢哉，吾不能以詩壽先生，請賦陳君家天倫之樂，以娛先生之志。今夫科名宦達，豈以寵身，亦借爲顯揚之資也。先生以第一人，補弟子員，再躋場屋，遂棄舉業，其天懷恬淡，視青紫不值一呷耳。乃其督課子姪，則銳

意進取，惟恐後時。討論史事，旁及制藝。書學皆得窾郤，而勛以法度。在先生豈徒欲弋取時榮哉？不過欲博膝下之懽，使老人聞之曰：「阿孫才！」今試已列前茅矣。阿孫可以與賢書選矣。因而鼓舞後進，怡然忘老，此其可娛者一也。君家田園足以自給，先生周視原野物土之宜，稻粱之外，雜蒔嘉蔬，種秫二頃，穫以釀酒，名曰「延齡」。殺雞佐之，但以奉親，不以勸客。有餘，則度置焉。門外方塘，廣可百畝，旁置小艇，宜釣宜網。當春種魚，秋則取之，以強半供甘旨。其他則請所與子姓醉飽，波及羣下。其可娛者又一也。君家早歲頗有外侮，自先生綜家政，敬宗收族，袒免以下，一視同仁。閭里細民，強梗者鋤之，不肖者勸之，貧無告者，周卹之，竭力之所勝而不德焉。比來一境恬然，曩時箕舌之怨，雀角之爭，皆以潛消而高堂暮齒，亦得晏安無患。其可娛者又一也。抑聞之，夫妻好合，兄弟既翕，父母其順矣。先生早占炊臼，續以鸞膠，不聞有遇虐後母之事。非刑于之道乎？一方鳳台，先生之以計借入都也，先生曰：「予弟行役，翕可以勞門閭之望，丈夫何憚萬里哉？」乃杖策送弟北征，而衛以俱返。不賢而能之乎？邇年以來，弟姪能文者，先生爲之延師課讀，肆武者，爲之料量魚服竹閉之具，使之皆得成名。以故牀第之閒，秩如也。昆弟翼翼如也。寢門之內，訢訢如也。此甚可娛者一也。又先生熟於形家之言，往爲大母卜佳城，備極勞瘁，終乃永臧。今腰腳尚健，暇則陟層嶺，披蒙茸，裹糧而從，一奚遊覽，既審歸而告於堂上曰：「某水某山，大人所經歷也。有佳兆，當貴

至徹侯。某宅，某田，大人所釣弋之所也，居之後必昌。」因與指畫形勢，兼誦撼龍疑龍之經。而堂上亦傾聽不倦，或伴諾之，微笑其幻渺。此亦可娛之一端也。夫天倫之樂，豈有形哉？日用優游之地，行之而不著，習矣而不察，道路傳爲盛談，或油然興感，而當境者行其心之所安，視爲固有而不足怪。以先王之德之遇，凡所謂可以自娛，即以娛親者，皆已自得之，而自忘之。不知此中真樂，雖三公不足以易也。卻老延年之道，有進於此者乎？嘯山歸述吾言，酌而祝焉可也。嘯山拜曰：「善！」遂書以爲之序。

田崑圃先生六十壽序

道光某年月，爲我年伯崑圃先生六十初度。其嗣君敬堂同年，句余以文爲壽，且曰：「古者稱壽不必攬揆之辰，壽人以序，抑非古也。然震川歸氏望溪方氏，嘗爲之，是或有道焉。」余曰：「然壽序者，猶昔之贈序云爾。贈言之義，粗者論事，精者明道，旌其所已能，而勸其所未至。是故稱人之善，而識小以遺鉅，不明也溢而飾之，不信也述先德而過其實，是不以君子之道事其親者也。爲人友而不相助以君子者，不忠也。今子所以壽親者，於意云何？」敬堂曰：「吾父固好質言。凡生平庸行，衆人所恆稱道者，不足爲君述。吾父早歲，以課徒爲業，迄今幾四十年。嘗曰：「塾師鹵莽塞責，誤人子弟不淺，吾不敢也。戊戌，雨公幸成進士，選庶常。吾父書來，戒以「初登仕版，勿輕干人。」於戲，安得此有道之言乎？蓋自

秦氏播羣籍，教澤蕩然。漢武常始立五經於學宮，使諸生各崇本師。置博士，舉明經，而聖言乃絕而復續。明太祖以制義取士，竝立程朱之義，使天下翕然尊尚，而聖賢之精蘊始照於幽明。二君者，蓋見夫學校之不可復，故定爲功令，使人以此爲祿利之途，而陰以崇儒術而闡大義。由今言之，明聖道於煨燼之餘，而炳若日星。表宋儒之精理，使僻陋下士，皆得聞道者，不得不歸功於二君。然使人人以詩書爲干澤之具，援飾經術，而蕩棄廉恥者，又未始非二君有以啓之也。今世之士，自東髮受書，卽以干祿爲鵠。惴惴焉，恐不媚悅於主司，得矣，又挾其術以釣譽，而微福祿利無盡境。則千人無窮期。下以此求，上以此應。學者以此學，教者以此教。所從來久矣。百步之矢，視其所發，差若毫釐，謬以千里。振古君子多塗，未有不自不干人始者也。小人亦多塗，未有不自干人始者也。今先生之誠子，首在不輕干人。則平日之立教，所謂不誤人子弟者，概可知矣。出處取與之間，士大夫或置焉不講，而鄉里老師，着儒，往往以教其家，繩其門徒。吾父課徒山中，亦有年所。每戒小子，輒曰：『儉約者，不求人。』與先生辭旨略同。而吾黨郭君雨三亦得父訓，以成名。當交相慙，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圖無忝所生。不然，先生不欲誤人子弟，而吾輩一離膝下，乃反自誤其身。日愒月玩，委棄而不克自振，終且不免於干人也。』吾言不足以重先生，而猶不敢諛詞欺吾友，是或爲先生之所許乎？敢以爲長者壽！

朱玉聲先生七十二壽序

天可補，海可填，南山可移，日月既往，不可復追。其過如駒，其去如矢，雖有大智神勇，莫可誰何。夸父之追，魯陽之揮戈，陶士行之惜陰，有以哉！有以哉！余與朱堯階以道光十年論交於長沙，當時相見恨晚。會幾須臾，遂閱一終，一星終矣。前歲戊戌，余乞假旋里，值玉聲先生七十誕辰，堯階以壽親之文見屬。余忻然不辭，遷延未報。一諾三年，甚哉光陰之遷流，如此其足畏也。人固可自暇逸哉！以余玩愒時日，有言不踐，學問不加進，而堯階不務顯揚之實，徒欲以視史徵言，娛親志，二者均非先生之所許也。何足以爲先生壽？雖然，吾與堯階交舊矣，不可不略抒固陋，表先生之闡修，以徵其所以延齡之由。以下將來無量之祐，以慰吾堯階以勸吾堯階也。蓋先生則可謂不自暇逸者矣。先生少失怙，既冠，又失恃。家故貧，破屋數椽，兄弟謀析產。先生以其稍完者付諸昆，而指其隙地一弓自予。去之賈，不數年，致千金，已而散去。又如是，又散去。屢裕屢絀，晏如也。先生有嫂，早寡，窶不能自存，乃爲之謀生計，撫孤兒，終節婦之世，無衣食慮。復出資爲之表其節，聞於有司，與其大母并建總坊。尤慷慨好義，宗族中有不能自贍者，依之必給。有沒不能終葬具者，周之必無缺禮。子姪有游惰無常職者，掖之培之，視其材，必俾有成。他如聯族譜，建支祠，治祖塋，置祭產，凡事關本原之大者，經之營之，有廢必舉，有初必終。故其所以屢絀者，人

皆知之，為其急公也，為其好義也。其所以屢裕者，人或不知。傳曰：『民生在勤，勤則不匱。』先生之所為常致充盈，綽綽有餘者，勤而已矣。不自暇逸而已矣。計自少壯以洎今日，拮据飄搖，幾無虛日。今天恢恢大圓，終古磨旋。今夫山終古常峙，海終古常流，其盛大而生物不測，由其不貳不貳，故不息，不息故久。夫人也亦若是焉矣。守其樸者，完其素；勞其力者，貞而固。戶樞不敝，磨鐵不蝕，胥是道也。以先生之不自暇逸，而得康強逢吉，又何疑乎？又何疑乎？余與堯階，相友以心，相砥以道義。今堯階幸得啜菽飲水，承歡膝下，而余一官匏繫，既不能拾遺補闕，有絲毫裨益於時，又不能歸侍晨昏，又不得奉板輿以迎養，余自是有羈旅之感矣。風有砂帖之章，雅有四牡之什，皆以行役在外，陞懷門閭。孔子曰：『父母之年，不可不知也。』願吾堯階佩玦管，調滑甘，愛光陰如拱璧，舞綵服如嬰兒。由是而後，先生樂孫曾之蕃昌，欣琴瑟之靜好。耄耋期頤，怡然忘老。則堯階庶不負讀書之志，不忝於盛德大業耳。君子進德修業，欲及時也。時乎！時乎！事親者可或忽乎！此所以勸堯階，以慰堯階，而即以為先生壽者爾。

吳君墓志銘

吾邑吳君榮楷，既以道光辛丑成進士，將之官浙江，乃手其先人狀請曰：『吾父母棄養十二年矣，窳窳之事粗已安吉，尚未有以銘幽室，子其為我銘之。』固辭不獲。按狀：先生姓吳氏，諱文

深，字致遠，湘鄉人。曾祖文章，祖太若，父振世，皆以愿謹稱。家故饒，振世公既老，攜資客遊常德，先生從之行。留明遠翁家居。明遠，先生兄也。常德去湘鄉千餘里，逾二年，而振世公卒。鄰里無行者，利其有，率眾闖然至喪次，叫囂突擊，雜以胥役。先生雖司徒跣，擊胸如壞牆，號泣向眾曰：『孤兒在此，環顧無功，總之戚，無密友，幹僕若輩不哀吾喪，而迫人於難，是可忍乎！且胥役何為者？孤兒請以泣血，灑縣官之庭矣。』眾睜視，各鳥獸散。乃部署喪事，從容扶襯歸湘。時先生年十六歲也。既歸，事母益謹。然家益落，遂與明遠翁經營生計。惟母養特豐，他則皆從儉約。久之，復稍裕。吳氏自鼎革後，譜牒散佚，先生力為倡修。特徵詳核，數年而成。既又倡修家祠，明遠翁捐基地數十畝，先生竭力締構。夫其拮据飄搖之際，旁午未遑，而能敬宗收族，先其大者，可謂知本矣。道光某年某月某日卒，年八十有四。葬某縣某里某原，配宋孺人合葬焉。宋孺人少先，生十餘歲，既來歸，尤耐艱劬。振世公之客常德，孺人不逮事也，逮事姑，曲意承歡，如恐失之。性好卹窮困，鄰婦紡績無資，則罄所有給之。先是明遠翁常外出，有子名榮林者，絕類異。先生擇師督讀，視猶己子，遂以成立，為名諸生。已而榮楷兄弟皆從之受業。孺人之視榮林也，不以為姪也，以為師也。邑人咸謂先生之教子，孺人實贊之云。某年月日有疾卒，年六十有一。子二人，長榮楠，邑庠生；次即榮楷，孫光煦，邑庠生；次某某，次女孫七人。

銘曰：少而禦侮，豪強伏，長而克家，宗族睦，耄而韜光，訥且樸。

訥乎樸乎！黑而黠者，福乎斧之，藻之，舟之，方之。夫子之協琴瑟以將之，宰樹青青，有桐有梓，我銘諸石，以妥泉宮，以昌其孫子。

彭母曾孺人墓志銘

天道五十年一變，國之運數從之，惟家亦然。當其隆時，不勞而坐獲，及其替也，憂危拮据，而無少補救，類非人所爲者。昔我少時，鄉里家給而人足，農有餘粟，士世其業，富者好施，與親戚存問，歲時餽遺繼屬。自余遠遊以來，每歸故里，氣象一變，田宅易主，生計各蹙，任恤之風日薄，嗚呼！此豈一鄉一邑之故哉？王姑彭孺人，吾祖之伯姊，其家婦又吾姑也。兩世之好，視他戚尤厚已。王姑之未嫁也，事吾曾祖王父母以孝聞。既適彭宜仁先生，相夫敬，克厥愛，無片言稍忤。自吾成童以後，王姑已五十餘，其堂上舅姑八十有奇矣。每見王姑奉甘旨，未嘗不潔，議酒食，未嘗不豫。大而課讀勸農，未嘗不營慮，小而廁牕灑掃，未嘗不躬親也。蓋余所見賢母，無如王姑勤者。早歲物產殷饒，內奉菲薄，外圖豐潔。比年以來，稍稍歎絀矣。已亥秋，余將入都供職，走辭王姑，視其庭除，氣象不作，憫其愈勤，又驚其衰，爲之泣。王姑亦泣，蓋心知其不可復見，而哽咽不能言也。竟以次年春卒，豈不悲哉？王姑生乾隆二十九年甲子十一月十七日，卒於道光二十年庚子三月二十三日，壽七十有七。葬湘鄉二十四都西坤山陽，首辛趾乙。子三人：長慶齡，予姑夫也；先孺人二年卒。次慶吉，次慶也，好學能文。孫六人：毓、耒、毓、栝、

毓、橋、毓、樺、毓、杖、毓、麓、女一、孫女一人。銘曰：

懿我王姑，既莊以嫺。佩管舟艫，德容棣棣。勗哉夫子，麗光傳鴻。五十餘載，無遂有終。曷瘁厥躬，言育我鞠。無恥我鬻，實繁旨蓄。離離令問，匪邇伊遙。貽澤之蔭，何幽不喬。南山峯峯，宰樹青青。弗賽弗拜，萬代千齡。

余安人墓志銘

攸縣余世校，客京師，五年，聞母計，將奔喪，以銘墓之文來請。且曰：『世校生不能侍，槩既不能視，含斂是罪人也。先生幸次吾母淑行，以光幽室。』按狀，安人姓譚氏，衡山舉人昌明之孫，廣西巡檢禹門之女。七歲喪母，事繼母以孝聞。適攸別駕余君君山，褻順衷和，翼翼如也。久之，別駕君之漢陽分府任，以家事屬安人。時堂上舅已棄養，姑老矣，諸子弱，小不識事。安人謀初慈終，鉅細必躬，祭必虔，奉免菟，必時委諸子於學，朝而獨備禮師，夕而課男。旋課女，課畢而紡績，而經營錢布。如是者十餘年，而精力衰矣。道光辛丑某月某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七。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某縣某里某原。子四人：長世柄，次卽世校，廩貢生。次世芳，次生春，縣學生。女一，孫九人，某某。世校之入都也，安人拊其背而戒之曰：『去去，強飯，鄉里齷齪，終不得進取。京師文物殷鱗，賢士大夫，繹繹如繁星，汝往，勸哉！名自可致，學可染人。道德有軌塗，可循，而青紫可拾也。往矣，勿吾念。』今世校雖不得爵位，而業日進，聲聞日

數謂非安人之教哉！嗚呼！可謂知其大者已。是宜銘。銘曰：

維車有輔，員於輻，維矢有房，利於鏃。維靈有賢，維家之福。光別駕，亦載其贄，惜愔碩人，既詒詒斯肆。雖則詒肆，無儀以無贖。光無蹟於山，曰巢於顛，口卒瘁兮，手復胼。鳳之雛兮，谷之遷，不得反哺兮，涕漣漣。銘幽表淑兮，千萬年石不爛，山不漶。

烹阿封卽墨論

夫人君者，不能徧知天下事，則不能不委任賢大夫。大夫之賢否，又不能徧知，則不能不信諸左右。然而左右之所譽，或未必遂爲薰臣，左右之所毀，或未必遂非良吏。是則耳目不可寄於人，予奪尤須操於上也。昔者齊威王嘗因左右之言，而烹阿大夫，封卽墨大夫矣。其事可略而論也。自古庸臣在位，其才蒞事則不足，固寵則有餘。易譏覆餗，詩賡鶉梁，言不稱也。彼既自慙素餐，而又重以貪鄙，則不得不媚事君之左右。左右亦樂其附已也，而從而譽之。譽之日久，君心亦移，而位日固，而政日非。已則自矜，人必效尤。此阿大夫之所爲可烹者也。若夫賢臣在職，往往有介介之節，無赫赫之名，不立異以徇物，不違道以干時。招之而不來，麾之而不。在君側者，雖欲極譽之，而有所不得。其或不合，則不免毀之。毀之而聽，甚者削黜，輕者督責於賢臣無損也。其不聽，君之明也。社稷之福也。於賢臣無益也。然而賢臣之因毀而罷者，常也。賢臣之必不阿事左右，以求取容者，又常也。此卽墨大夫之所爲，可封

者也。夫惟聖人賞一人而天下勸，刑一人而天下懲，固不廢左右之言，而味兼爾之聰，亦不盡信左右之言，而失獨照之明。夫是以刑賞悉歸於忠厚，而用舍一本於公明也夫。

王翰城刺史五十壽序

古無生日之禮，顏氏家訓稱：江南風俗，是日有供頓聲樂。蓋此禮始於齊梁之間，後世自貴速賤，無不崇飾，開筵稱壽，習以爲典。癸卯夏，王君翰城將出牧翼寧，卽於是秋五十壽辰，同人或謀祝之，翰城曰：『非古也。』其友人會國藩亦曰：『非古也。』雖然，子將別矣，不可無以贈子。蓋古者四十而仕，五十服官政。服政云者，爲大夫以長人，布政得自專也。古者建官無冗，立法無繁，故人靡不專，而事靡不理。後世天下之事，萃於六曹，六曹之屬，無慮千計，法令日密，吏胥便之。每事至，吏以意討例，官則睨吏意以行。吏頤使，則官可之；吏目止，則官否之。屬官所左，卿長亦左之。事無定見，惟衆之隨。故近日服官得專政者，內惟樞府，外惟牧令。樞府數人，或意見各歧，則得專者，尤莫如牧令也。牧令朝行一政，朝及於民，福民，則我實福之也；殃民，則我實殃之也。然牧令或不賢，往往不自爲政。上則伺大府之喜怒，下則時胥徒之向背，雖欲自專，而有所不能。翰城讀書四十餘年，今以服政之日，爲天子之刺史，吾知其能自專矣。夫爲刺史而得自專，而不爲大府與胥徒節制者，豈徒然哉！其殆必有所以矣。翰城勉乎哉！他日聞有供頓聲樂，

躋堂而稱壽者，必天子所付託刺史之百姓也。子行矣！吾以是贈，即以爲祝焉。

陳岱雲妻易安人墓志銘

道光二十四年正月，陳君岱雲喪其配易安人，則大戚，哀溢於禮。已而謂國藩曰：『子知吾之哀乎？吾祖自康熙間由茶陵徙長沙，六世百餘年，今其存者五人，吾門祚之衰可知也。吾父之沒，至今十六年，而死亡相繼，凡十三役，吾母之不能一日以歡可知也。吾妻從宦五年，既沒而殮，求和衣無一完者，吾之貧可知也。人之居此世者，謂何吾欲不過哀得乎？』則又曰：『吾妻之賢，子宜有所知，請爲銘。』余曰：『然固知之。蓋安人卒之前一歲，陳君嘗大病，余朝夕存問，備得安人侍疾狀。他日又得陳君所述，以是頗詳。陳君之病，凡三閱月矣。安人單憂極瘁，衣不解帶者四十餘日。凡可以自致者，無弗致也。久之，則禱於室神，求促其身之齡，以益夫壽，猶不應。六月丙戌，乃割臂和藥以進。當是時，安人之母弟易光憲及陳君之友三數人者，皆在惶愕，不知所爲。國藩則仰天歎曰：『陳氏累世賴以不墜者，獨此人耳，而有他乎？』然已無可奈何。明日疾乍平，則皆訝光憲覘安人衣袖血蹟，稍廉得之，不敢以詢。又數日，疾漸瘳，乃詢之。安人曰：『其有之，此不幸事耳，勿復言，傷病者心也。』道微俗薄，舉世方尙中庸之說，聞激烈之行，則訾其過中，或以罔濟尼之。其果不濟，則大快奸者之口，夫忠臣孝子，

豈必一一求有濟哉！勢窮計迫，義不反顧，效死而已矣。其得濟也，但求於吾心無憾焉耳。安人本醴陵人，居長沙處士昌綱之孫，歲貢生履元之子。以孝謹特爲父母所愛。生二十二歲矣，而難其適。有王秀才者，自負知人，謂歲貢君曰：『茶陵陳某，神仙人也。即擇壻，不可失此子。今貧不能衣食，數年後當爲達官。不者，且挾吾目也。』是時陳君之元配沒二年矣。既歸陳，不逮事舅，以事其父者，敬姑，而以其母者致愛焉。以是得姑歡，凡修所職，皆衷於大體，無鉅細必愨。詩曰：『何有何無，眎勉求之。』茲可謂賢矣。況有至行，足感神明者哉？安人生於嘉慶某年月日，年三十有一，生子男二人，長遠讓，次遠濟，生四十日而安人卒。女一人，將以某年某月某日歸葬於某縣某鄉某原。余既重其請，乃先期銘之，以激懦者，亦少塞陳君之悲。陳君名源，今爲翰林院編修，纂修國史也。銘曰：

民各有天，惟所治，養我以生，託其下。子道、臣道、妻道也，以義擎天，譬廣廈，其柱苟頹，無完瓦。自今無以身代者，有一於此，雙蓋寡。憂勞積劇，焉可支，天之所隕，非人尸。跣修淵短，誰敢警，銘茲大節，貞厥垂，有他淑行，以類推。

五箴

并序

少不自立，荏苒遂泊。今茲蓋古人學成之年，而吾碌碌尙如斯也！不其戚矣。繼是以往，人事日紛，德慧日損，下流之赴，抑又可

知夫疾所以益智，逸豫所以亡身。僕以中才，而履安順，將欲刻苦而自振拔，諒哉其難之歟！作五箴以自劄云。

立志箴

煌煌先哲，彼不猶人。藐焉小子，亦父母之身。聰明福祿，予我者厚哉！棄天而佚，是及凶災。積悔累千，其終也已。往者不可追，請從今始。荷道以躬，與之以言。一息尚存，永矢弗諼。

居敬箴

天地定位，二五胚胎。鼎焉作配，實曰三才。儼恪齋明，以凝女命。女之不莊，伐生戕性。誰人可慢？何事可弛？弛事者無成，慢人者反爾。縱彼不反，亦長吾驕。人則下女，天罰昭昭！

主靜箴

齋宿日觀，天雞一鳴。萬籟俱息，但聞鐘聲。後有毒蛇，前有猛虎。神定不憚，誰敢予侮？豈伊避人日對三軍？我慮則一，彼紛不紛。馳騫半生，曾不自主。今其老矣，殆擾擾以終古。

謹言箴

巧語悅人，自擾其身。閑言送日，亦攬女神。解人不誇，誇者不解。道聽塗說，智笑愚駭。駭者終明，謂女賈欺。笑者鄙女，雖矢猶疑。

尤悔既叢，銘以自攻。銘而復陷，嗟女既耄。

有恆箴

自吾識字，百歷及茲。二十有八載，則無一知。曩者所忻，閱時而鄙。故者既拋，新者旋徙。德業之不常，日爲物遷。爾之再食，曾未聞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馬走。

鈔朱子小學書後

右小學三卷，世傳朱子輯。觀朱子癸卯與劉子澄書，則是編子澄所詮次也。其義例不無可贊。然古聖立教之意，蒙養之規，差具於是。蓋先王之治人，尤重於品節。其自能言以後，凡夫灑掃應對飲食衣服，無不示以儀則。因其本而利道，節其性而不使，縱規矩方圓之至也。既已固其筋骸，劑其血氣，則禮樂之器，蓋由之矣。特未知焉耳。十五而入太學，乃進之以格物，行之而著焉。習矣而察焉。因其已明而擴焉。故達也。班固藝文志所載小學類，皆訓詁文字之書。後代史氏率仍其義。幼儀之繁，闕焉不講。三代以下，舍佔畢之外，乃別無所謂學。則訓詁文字要矣。若揆古者三物之教，則訓詁文字者，亦猶其次焉者乎。仲尼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繪事後素，不其然哉。余故錄此編於進德門之首，使羣弟子姓知幼儀之爲重，而所謂訓詁文字別錄之居業門中。童子知識未精，言有刑動有法，而蹈非彝者鮮矣。是編舊分內外，內編尚有稽古

一卷；外編嘉議善行二卷。采摭頗淺，近亦不錄云。

書歸震川文集後

近世綴文之士頗稱述熙甫，以爲可繼曾南豐、王半山之爲之。自我觀之，不同日而語矣。或又與方苞氏並舉，抑非其倫也。蓋古之知道者，不妄加毀譽於人，非特好直也。內之無以立誠，外之不足以信後世，君子恥焉。自周詩有崧高、烝民諸篇，漢有河梁之詠，沿及六朝，餞別之詩，動累卷帙，於是爲之序者，昌黎、韓氏爲此體特繁，至或無詩而徒有序，駢拇枝指，於義爲已侈矣。熙甫則不必餞別而贈人以序，有所謂賀序者，謝序者，壽序者，此何說也？又彼所爲抑揚吞吐，情韻不匱者，苟裁之以義，或皆可以不陳。浮芥舟以縱送於颺泮之水，不復憶天下有曰海濤者也。神乎！味乎！徒詞費耳。然當時頗崇蕩軌之習，假齊梁之雕琢，號爲力追周秦者，往往而有。熙甫一切棄去，不事塗飾，而選言有序，不刻畫而足以昭物情，與古作者合符，而後來者取則焉，不可謂不智。已人能宏道，無如命何。藉熙甫早置身高明之地，聞見廣而情志闊，得師友以輔翼，所詣固不竟此哉。

祭湯海秋文

赫赫湯君，倏焉已陳！一呷之藥，極我天民。豈不有命，藥則何辜？死而死耳，知君不悔。道光初載，君貢京朝。狂名一鼓，萬口驚竄。

春官名揭，如蘇斯標。奇文驟布，句驚字梟。羣兒苦誦，自暝達朝。上公好士，維汪與曹。大風歔口，吹女羽毛。砥筆樞府，有銛如刀。儕輩力逐，一虎衆蹂。曹司一終，稍遷御史。一鳴驚天，墮落泥滓。坎坎郎官，復歸其始。羣雀款門，昨鼂之市。窮鬼噴沫，婢數奴恥。維君不羞，復乃不求。天脫桎梏，放此詩囚。伐肝蕩肺，與命爲仇。被髮四顧，有棘在喉。匪屈匪阮，疇可與投。忽焉狂走，東下江南。秦淮夜醉，笙吹喃喃。是時淮海戰鼓，殷酣。洮夷所躪，肉阜血潭。出入賊中，百憂內懷。黃歲還朝，左抱嬌娥。示我百篇，兒女兵戈。三更大叫，君泗余哦。忽墮兩眸，曰余乃頗。灑膽相要，斧門培鎖。嗟余不媚，動與時左。非君謬尋，誰云逮我。王城海大，塵霧滔滔。惟余諸子，有隙輒遭。聯車酒肆，袒肩載號。鮫魚大噉，宇內兩鑿。投我浮邱，九十其訓。韓悍莊誇，孫卿之醜。鑿義闢文，百合逾奮。俯視符充，其言猶莽。時我幾誣，君曾不愠。我行四川，來歸君逐。一語不能，君乃狂罵。我實無辜，誰敢相下。骨肉寇讐，朋遊所訝。見豕負塗，或張之弧。羣疑之積，衆痛生膚。君不能釋，我不肯輸。一日參商，萬古長訣。吾實負心，其又何說。凡今之人，善調其舌。君則不然，喙剛如鐵。鋒稜所值，人誰女容。直者棄好，巧者興戎。昔余痛諫，君嘉我忠。曾是不察，而丁我躬。傷心往事，淚墮如糜。以君毅魄，豈曰無知。鬼神森列，吾言敢欺。將子一滴，庶摭我悲。

召誨

賢與不肖之等奚判乎？視乎改過之勇怯以爲差而已矣。日月有食，星有離次，其在於人，言有尤行，有悔，雖聖者不免改過。什於人者，賢交什於人，改過伯於人者，賢亦伯於人。尤賢者，尤光明焉。尤不肖者，怙終焉而已。人之生，氣質不甚相遠也。習而之善，既君子矣。其有過，則其友直諫以匡之。又有友焉，巽言以挽之。退有撻，進有旌。其相率而上達也，奚禦焉？習而之不善，既小人矣。其有過，則多方文之。爲之友者，疏之則心非而面諛，戚之則依阿苟同，憚於以正傷恩。其相率而下達也，奚禦焉？茲賢者所以愈賢，而不肖者愈不肖也。——吾之友有某君者，愆余曰：『子與某相好不終，是子之失德，子盍慎諸！』又有某君愆余曰：『聞子之試於有司，則嘗以私干人，是大不可。』二子者之言，卒聞之，若不遜於吾志。徐而繹之，彼無求而進逆耳之言，誠敬我也。既又自省吾之過，其大者視此或倍蓰，而其多或不可枚數。二子者，蓋舉一隅也；人苦不自知耳。先王之道不明，士大夫相與爲一切苟且之行，往往陷於大戾，而僚友無出片言相質確者，而其人自視恬然，可幸無過。且以仲尼之賢，猶待『學易以寡過』，而今曰無過，欺人乎？自欺乎？自知有過，而因護一時之失，展轉蓋藏，至陷滔天之姦，而不悔，斯則小人之不可近者。已爲人友而隱忍和同，長人之惡，是又諸臣媚子之亞也。書曰：『有言逆於女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女志，必求諸非道。』余故筆之於冊，以備觀省，且示吾友自爲逆心之言者。

王蔭之之母壽序

壽序，非古也。明歸太僕數鄙之，而數爲之。以爲崑山之俗，張此尤盛。閭巷之士，狃於習，而不求其說。立言者雖知其事微薄，而不忍拒孝養者之請，牽率以從事，宜也。當是時，吾同年王君蔭之，以其母黃太安人之壽，屬予爲序。蔭之知言者也，不宜循世俗故事以娛其親。仲尼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衆。』積習染人，甚於丹青久矣。雖爲父母者，亦皆以生日爲慶，以文字道其生平爲祥。人子因而順之，不亦可乎？先是贈君琴雄先生之棄養，蔭之與其仲氏皆未冠，季尙毀齒耳。內毀體粥零雜，外而官租私逋，皆太安人推畫之。贈君以諸名鄉里，宿貞故無券，主者以是弛責。太安人曰：『夫子信者也是，固然無疑。』立貨別業，盡償之。贈君疾革，命曰：『雖飢寒，毋令吾兒廢學。』家故微也，又歲經水潦，益流落。太安人力支之，卒不令諸子遷業。初服舅姑之服，繼服夫之服，哀毀至矣。皆節以禮。喪女子者四，喪子婦者五，悲傷之餘，亦以禮裁之。蓋蔭之爲余述者如此。易曰：『地道無成而代有終。』方贈君顧命諄諄，豈必後嗣果自成立？今蔭之通籍爲天子近臣，文章爾雅，率諸弟子，姓爲醇樸之學，所謂代終非邪？國家以大器儲詞臣，不殺之以吏事，使之優游成德，以養公輔之望，至深厚也。以國藩之不肖，謬廁斯任，無足言矣。如蔭之者，要當博觀約守，仔肩天下，而後無忝是職。不然，彼太安人時時稱贈君之末命之相申傲者，

豈徒在祿仕通顯也哉。歐陽公之母常述父訓以教子，卒爲有宋名臣。彼何人也？吾何畏彼哉！蔭之誠能日進不忘，太安人當益願之。適志怡然忘老矣。余承蔭之命，終不敢以世俗之義爲長者誦也。於是爲道其大焉者。

江小帆之母壽序

古者設科有目如漢曰：「賢良方正」；曰：「直言極諫」；曰：「軍謀宏遠」；曰：「淳厚質直」；唐曰：「秀才」；曰：「明經」；曰：「進士」；曰：「明法」；曰：「明字」；曰：「明算」。若此者不一其稱。惟人主之所欲而因時命名，所謂目也。明初盡革前制，取士止「進士」一科，則有科而無目矣。既成進士，天子親策於廷，臨軒唱第，分甲授職。一甲止三人，曰：「狀元」；「榜眼」；「探花」。制所定也。士大夫稱爲「鼎甲」云。進取之途既隘，天下魁傑瑰璋之士，莫不甘心於專科，盜腕以求所謂鼎甲者而巳。蜀滇黔西南萬里，或數百年而不得一人，蓋其難也。慈父母之於子，總角則祝之，而令子順孫承歡堂上，亦無先於此者。至於今五百年矣。同年友江君小帆，故吾楚鄰人也。徙居四川之大竹。道光戊戌，以第三人及第。四川之鼎甲實自小帆始。而小帆退然，貶抑，匍匐不足。問之曰：「母教也。」余曰：「何如？」則盡述太安人之賢，及贈君春湖先生之德，而再誦焉。且曰：「吾母今年六十矣。吾子爛古文義法，其爲我餘次太安人懿行，略仿今世之壽敘，而益以箴言勸余，使吾

母懽慰，而吾亦奉以爲事親之則，可乎？」余曰：「可。」蓋江氏之自楚而蜀，家微矣。贈君之與昆弟析居，受田僅三畝耳，而折償宿負者略半。贈君力貧績學，授讀鄉里，稍佐饔飧。太安人蒔蔬菽菽，以精潔羞舅姑，而以其惡者自御。小帆兒時，嘗隨太安人鋤豆於北原，拾木棉於西湖之陂。每語及此，未嘗不太息祿養之已晚也。嘉慶庚申辛酉之閒，四川遭教匪之亂，鄉鄰依堡壘以居，賊來特堡爲固，賊去還家事耕作。太安人提挈子女，裹糗糧，與贈君奔竄於風雨谿谷之中，其事尤艱阻，卒以無恐。小帆如官編修，太安人就養京師，而贈君道卒長安，哀毀之餘，毫髮盡禮，與前服舅姑之服略同。計太安人數十年中，困於貧，厄於兵，顛沛於喪事，而亦以勞矣。傳所謂動心忍性，生於憂患，其不信然邪？士大夫由科第通籍，大抵先人茹其辛，而後人食其報。如小帆之掇取巍科，三持文衡，以詞賦受聖主特達之知，豈可不知其所自邪？自古舉士之法，未有三百年不變者。帝不沿樂，王不襲禮，物窮則易，固其理也。經義取士，亦已久矣。議者多謂帖括道卑，難收得人之效。小帆勉旃，益務通經達用，使天下後世謂偉人某某者，未嘗不出制義之科也。既以塞辨者之口，又有以慰高堂無窮之望，事親之則，不當如是乎？太安人聞之，其必不訾吾言矣。遂書以爲壽。

求闕齋記

國藩讀易至臨而喟然歎曰：「剛侵而長矣！至於八月，有凶

消亦不久也，可畏也哉。『天地之氣，陽至矣，則退而生陰；陰至矣，則進而生陽。一損一益者，自然之理也。物生而有嗜欲，好盈而忘闕。是故體安車駕，則金輿鏤衡不足於乘；目辨五色，則黼黻文章不足於服。由是八音繁會，不足於耳；庶羞珍膳，不足於味；窮巷甕牖之夫，驟膺金紫，物以移其體，習以蕩其志，向所搯扼而不得者，漸乃厭鄙而不屑御。旁觀者以爲固然，不足訾議。故曰：位不期驕，祿不期侈，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積漸之勢然也。而好奇之士，巧取曲營，不遂衆之所爭，獨汲汲於所謂名者，道不同，不相爲謀。或貴富以飽其欲，或聲譽以厭其情，其於志盈一也。夫名者，先王所以驅一世於軌物也。中人以下，蹈道不實，於是爵祿以顯馭之名，以陰驅之，使之踐其迹，不必明其意。若君子人者，深知乎道德之意，方思名之既加，則得於內者日浮，將恥之矣。而淺者，譁然驚之，不亦悲乎！國藩不肖，備員東宮之末，世之所謂清秩，家承餘蔭，自王父母以下，並康疆安順。孟子稱『父母俱存，兄弟無故』，抑又過之。洪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不協於極，不罹於咎，女則錫之福。』若國藩者，無爲，無猷，而多罹於咎，而或錫之福，所謂不稱其服者歟。於是名其所居曰『求闕齋』。凡外至之榮，耳目百體之者，皆使留其缺陷，禮主減，而樂主盈，樂不可極，以禮節之。庶以制吾性焉，防吾淫焉。若夫令聞廣譽，尤造物所靳予者，實至而歸之，所取已貪矣。況以無實者攘之乎！行非聖人，而有完名者，殆不能無所矜飾於其間也。吾亦將守吾闕者焉。

送郭筠仙南歸序

凡物之驟爲之而遽成焉者，其器小也。物之一覽而易盡者，其中無有也。郭君筠仙與余友九年矣。卽之也溫，挹之常不盡。道光甲辰乙巳，兩試於禮部，留京師，主於余，促膝而語者四百餘日，乃得羣窺其藏，甚哉！人不易知也。將別，於是爲道其深，附於回路，贈言之義，而以吾之忠効焉。蓋天之生材，或相千萬，要於成器，以適世用而已。材之小者，視尤小者則優矣；苟尤小者，琢之成器，而小者不利於用，則君子取其尤小者焉。材之大者，視尤大者則絀矣；苟尤大者不利於用，而大者琢之成器，則君子取其大者焉。天賦大始，人作成物。傳曰：『人不天，不因天，不人不成，不極。』擴充追琢之能，雖有周公之才，終棄而已矣。余所友天下賢士，或以德稱，或以藝顯，類有以自成者。而若筠仙，躬絕異之姿，退然深貶，語其德，若無可名；學古人之文章，入焉既深，而其外猶若鉅鑄，而不安其無所成者，與匠石斲方寸之木，斤之削之，不移瞬而成物矣。及乎裁徑尺之材，以爲榱桷，不閱日而成矣。及至伐連抱之橫柁，爲天子營總章太室之梁棟，經旬累月而不得成焉。其器瘡大就之，瘡艱。淺者欲以一概律之，難矣。且所號爲賢者，謂其絕拘繫之見，曠觀於廣大之區，而不以尺寸繩人者也。若夫逢世之技，智足以此時物相發力，足以與機勢相會，此則衆人之所共覩者矣。君子則不然！赴勢甚鈍，取道甚迂，德不苟成，業不苟名，艱難錯迕，遲久

而後進銖而積寸而累既其純熟則聖人之徒其力造焉而無扞格則亦不失於令名造之不力歧出無範雖有瓌質終亦無用孟子曰『五穀不熟不如莩稗』誠哉斯言也筠仙勸哉去其所謂扞格者以漸至於純熟則幾矣人亦病不爲耳若夫自揣既熟而或不達於時軌是則非余之所敢知也

送謝吉人之官江左序

吾湘鄉當乾隆時人才殷盛鄧筆山爲雲南布政使羅九峯爲禮部侍郎而謝薌泉先生爲御史三人者皆起家翰林而御史君名震天下是時和坤柄國聲張勢厲家奴乘高車橫行都市無所憚御史君巡城遇焉捧之出而鞭之火其車於衢世所稱『燒車御史』者也其後二十餘年御史君之子果堂以河南縣令卓薦召見上從容問曰『汝卽燒車御史之子乎』不數月遷四川知府又十餘年而謝吉人邦鑑復以進士出爲江南縣令吉人御史君之孫而知府君之弟之子也將之官曰常所酬酢者或爲詩送之吉人乃索予爲序而乞言以糾其不逮於是拜手告曰子今長人矣四封之內尊無與二堂上頤指堂下趨者百人所識窮乏仰而待命設館以延賓友貌敬而情離卽有不善彼所謂趨者待命者貌敬者或知之而不諫或諫焉而不力吾以其身巍然處於衆人之上而聰明識量又誠越而倍之前有唯後有諾於是予聖自雄之習竄然起矣而左右之人又多其術以餽我內之傲者日勝

外之欺者日衆茲其所以舛也昔者必子賤治單父孔子曰『子何施而衆悅』對曰『此地民有賢於不齊者五人不齊事之而稟度焉皆教不齊所以治人之道』孔子歎曰『其大者乃於此乎有矣』魯使樂正子爲政孟子曰『好善優於天下』東漢龐參爲漢陽太守先候隱居任業業不與言但以菴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抱兒孫伏戶下參會其意曰『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菴欲吾擊彊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故古人之學莫大乎求賢以自輔小智之夫矜己而貶物以爲衆人卑卑無足益我夫不反求諸己而一切掩他人之長而蔑視之何其易與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又』謂求賢而終不能得者非篤論也今震澤宰左君青峙吾湘鄉之賢者也任俠而不矜語事而不計利害子往試求之必有所以益子者友仁以礪德利器以善事既以上繩祖武又以紹諸鄉先輩之微『無棄爾輔員于爾輻』青峙子之輔也抑吾聞江南爲任宦鱗萃之邦或因青峙而得盡交其賢士大夫是尤余所望也

書扁鵲倉公傳

司馬遷敘述扁鵲倉公具詳病者主名及診脈之法藥齊之宜繁稱數十事累牘不休余嘗求之非有義也周官『醫師食醫疾醫瘍醫獸醫之屬隸於冢宰』魯陽伏陰節宣補救亦宰世者之所有事爲良醫立傳無所不可要以略著大指明小道之不可

廢與日者、總策諸傳相附、據一二事以爲類、足矣、繁稱奚爲者、夫執技以事上、名一能以濟人、此小人之事也、大人者、德足以育物、智足以役衆、彼誠有所擇、不宜於此、津津也、若遷實通方術、而藉以自矜、其多能斯又淺者、徒也。

易問齋之母壽詩序

古者以言相贈處、至六朝唐人、朋知分隔、爲餞送詩、動累卷帙、於是別爲序、以冠其端、昌黎韓氏、爲此體尤繁、閒或無詩、而徒有序、於義爲已乖矣、元明以來、始有所謂壽序者、夫人之生、饑食而渴飲、積日而成年、苟不已、必且增至六七十、又不已、則至大耋期、頽彼特累日較多耳、非有絕特不可幾之理也、胡序之云、而爲此體者、又率稱功頌德、累牘不休、無書而名曰序、無故而諛人以言、是皆文體之詭、不可不辨也、道光乙巳六月、爲易柳恭人七十誕辰、嗣君問齋郎中、徵求士大夫之詩、至數十篇、而屬余爲序、其簡端、問齋其能辯文體者矣、余讀諸君詩、知恭人事贈君事、先生豈非所謂代有終者哉、初、先生以長且賢、理家事無劇易必躬、佔畢之業稍棄矣、恭人來歸、一代任焉、立鹽澆雜、不復關白先生、由是得專精舉子業、嘉慶戊午、舉於鄉、戊辰、遂成進士、蓋內顧無憂、壹志以底於成、恭人之力也、事生官陝西、恭人以舅姑春秋高、留侍養、不隨之官所、既而太夫人就養、秦中、恭人又留治家務、既而先生移官山東、恭人仍留里居、計先生宦遊三十餘年、而恭

人僅一入秦、再之山東之鄭、不過三年耳、婦人類以從官爲榮、鄉里齷齪不足自適、一旦朱轎翟蘇、稱爲命婦、入則鼎食、出則武夫、前呼侍女如雲、此常情所最稱慕、恭人恬然不以爲榮、獨習勞居僻鄉、爲先生經畫家政、收御敵革、儲以待用、甘糲糲以自菲、歲時親戚承問無缺、藥餌餘糧、全活貧弱下戶、躬操作以率先子婦、此其識有過人者、以視擁象輿以命婦自炫、頽使侍婢、俯仰如神者、其賢否當有辨也、詩人之祝子子曰、『無非無儀、』易此而以才能自詡、則於道爲悖矣、如恭人者、所事不出闔閭、所以不越庸德、獨其相夫、以發名成業、而不慕從官之榮、此有人所難能、而其他蓋可知矣、余故揭其大者、著於篇、若其稱述懿行、頌禱繁祉、則諸君之詩實詳、故不及云。

何傅巖先生七十壽序

國藩讀詩至棠棣之篇而歎曰、『旨哉！仁人之言也。朋友平居宴樂、有急則掉臂不顧、兄弟天性也、非至不仁、可以手足而胡越乎。』同年友何君丹豁、官編修、其兄璜、豁官武昌、同知、兄弟相敬愛、至篤無已、他日余謂丹豁曰、『子之親未耄也、二君者皆不迎養於義、謂何、』則告曰、『吾大父母之棄養、吾父七齡耳、實依兩世父以生、世父長曰晴瀾、次曰雲巖、吾父曰傅巖、事兩兄維虔、謀必咨、出必告、有財必歸之、有疾侍藥必躬、至以身禱、雲巖世父下世事寡嫂、尤恭、今吾父母之不肯就養、官所徒以長兄寡嫂、在耳。』

余聞之悚然。當吾世而猶有嚴於弟道如此者乎？又二年，而所謂長兄寡嫂者相繼逝。璜執期之喪，既除，因卓薦入見天子。遂乞假南歸，躬迎二親，養於武昌官舍。又明年丙午春，爲傳巖先生及張太恭人七十誕辰，同年生謀所以壽者。屬余爲頌禱之言。丹齋曰：「子毋效世俗人世俗所爲壽序至陋而非古。子但略述吾親實行，使吾昆弟子姓有所法而向善，而吾親亦將顧而忘老，足矣。勿虛諛也。」余曰：「子之親云何？」曰：「吾父年十八補縣學生。嘉慶癸酉以選拔貢入成均。凡試於鄉十六役不得售。異時苗匪寇鄰縣，世父率鄉勇出堵賊，吾父守城。書檄調遣，胥出一手。事平縣令暨監司適主鄉試，聞事欲因以私報，力謝之。教人以立品敦倫爲先。前後從游千餘人，課徒所得餘金，則盡刊印世所傳感應篇註案者，以勸愚民。吾母以不逮事舅姑爲恨，事夫之兄如敬父，事如婦如姑。蓋體吾父友恭之誠如此。」古者大功同財，自秦人子壯出分，後世沿以爲俗，兄弟有視如塗人者矣。而爲之婦者，伺其夫之旨而加刻焉。片語之隙，荆棘叢生，累世不能泯其嫌。夫一木之枝，或榮或悴，常也；而常人之情，視他人之榮，則以爲分隔，已無與親兄弟之榮，以其切近則相妬，相妬則爭，而榮者之視悴者，漠然而疏，望焉若將浼已。蓋三物之教不行，而俗之偷也久矣。先生以次子嗣仲兒後，顧不肯隨三子之官，終不令已獨榮，而兒與寡嫂獨落莫。此其足以激薄俗爲何如？而其用心之仁厚，豈有極哉？余爲揭其大者，俾璜兄弟守此無怠，則先生與太恭人

所以媿老者，或亦在此。卽以爲長者壽可也。

新化鄒君墓誌銘

君諱興愚，字子哲，鄒姓。先世由江西再遷，至湖南新化居焉。有珩玉者，以選拔貢生，官永明縣教諭，是生祖。詢縣學生，於君爲高祖。會祖某，祖某，皆不仕。父某，家貧，客遊陝西紫陽。族子有先家於是者，遂因其戶籍，補紫陽縣學廩膳生。生二子：長興魯，次卽君。君生數歲而廩膳君卒。依母曾氏，力食僅存，痛繩於學。年十六，仍補縣學生。二十五，舉道光庚子陝西鄉試。甲辰，再上公車，不第。歎曰：「吾不得祿，餓死無所損，然如吾母何？」益發憤不歸，日刻錢以食。爲文務極思，同業者或不能究其指。明年乙巳二月，疾作，不得與禮部試，竟以六月九日卒於京師，年三十耳。君性慧，直糾友之違，盡言無異。有餽以財，辨義無小，非其義，卻之無大。安貧若天性，然庚子赴省試，其師陳僅資之金，君盡以金奉母，而自囊錢八百，負布被，徒步露宿行千里。僅益敬之。僅故爲紫陰令，見君文奇之，憐愛如親戚，月糶米贖其家。久之，僅徙官他縣，移君家就養。官所而別以資贈君之京師。君且死，泣曰：「吾負大恩，未報命也。」遂絕。既卒，其友人江忠源職其後事，其從兄子律歸其喪。紫陽將立其兒子降，俗爲嗣，而國藩賈石先事爲銘。銘曰：

是人非蚓，生世實艱。爰有狷者，伯夷是班。有投以幣，擲棄如菅。或泰於取，負恩如山。恩不果酬，母不終將。又寡厥配，厥氏維黃。

僅遺子息，天其俾臧。吾言可信，納券於藏。

送周荇農南歸序

天地之數，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則生兩，兩則還歸於一。一奇一偶，互為其用，是以無息焉。物無獨，必有對。太極生兩儀，倍之為四象，重之為八卦，此一生兩之說也。兩之所該，分而為三，殺而為萬，萬則幾於息矣。物不可以終息，故還歸於一。天地網經，萬物化醇，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兩而致於一之說也。一者，陽之變，兩者，陰之化。故曰：一奇一偶者，天地之用也。文字之道，何獨不然？六籍尚已。自漢以來，為文者莫善於司馬遷。遷之文，其積句也皆奇，而義必相輔，氣不孤伸，彼有偶焉者存焉。其他善者，班固則毗於用偶，韓愈則毗於用奇，蔡邕、范蔚宗以下，如潘陸、沈、任等，比者皆師班氏者也。茅坤所稱八家，皆師韓氏者也。傳相祖述，源遠而流益分，判然若白黑之不類。於是刺議互興，尊丹者非素，而六朝隋唐以來，駢偶之文亦已久。王而將厭，宋代諸子，乃承其敝，而倡為韓氏之文，而蘇軾遂稱曰：『文起八代之衰。』非直其才之足以相勝，『物窮則變』，理固然也。豪傑之士所見，類不堪遠。韓氏有言：『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為孔墨。』由是言之，彼而於班氏相師，而不相非明矣。耳食者不察，遂附此而抹撥一切。又其言多根六經，頗為知道者所取。故古文之名獨尊，而駢偶之文乃屏而不得與於其列。數百千年無敢易其說者。所從來

遠矣。國家承平，奕禩列聖，修禮右文，碩學鴻儒，往往多有。康熙雍正之間，魏禧、汪琬、姜宸英、方苞之屬，號為古文專家。而方氏最為無類。純皇帝武功文德，壹邁古初。徵鴻博以考藝，開四庫館以招延賢儒。天下翕然為浩博稽核之學。薄先輩之空言，為文務闕。胡天游、邵齊燾、孔廣森、洪亮吉之徒，蔚然四起。是時郎中姚鼐、息影金陵，私淑方氏，如碩果之食，可謂自得者也。沿及今日，方姚之流風稍稍興起，求如天游、齊燾輩，闕之文，闕然無復有存者矣。聞者，吾鄉人凌君玉垣、孫君鼎臣、周君壽昌，乃頗從事於此。而周君為之尤可喜。其才雅贍，有餘地，而奇趣迭生，蓋幾於能者。夫適王都者，或道晉，或道齊，要於達而已。司馬遷文家之王都也，如周君之所道，進而不已，則且達於班氏，而不為韓氏所非。又不已，則王都矣。周君以道光乙巳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值皇太后萬壽，天子大孝，錫類臣下，得榮其親。將奉誥命以歸，觀出所為文，示余。余乃略述文家原委，明奇偶互用之道，假例言之，以為同志者勸。嗟乎區區而以文字相討論，是則余之陋，而不賢者識小之類也。

送陳岱雲出守吉安序

道光二十五年十一月，日長至，翰林編修茶陵陳君，奉命出守吉安。明日入謝，上曰：『禮官章上，汝妻與請旌表有請。』即頓首敬謝。『臣源竟妻蒙恩旌表孝行，其可旌奈何。』則隱約情事，具

對十一。上嘉歎！所以尉救良厚。陳君出涕泣告人：「天子乃能省源究家事，源究何以報？」先是陳君嘗大病，妻易安人傾死力營救。最後刲臂和藥飲君，君病瘳。而安人遘疾，又數月而生子，子生彌月，而安人卒。余昔銘其墓，所稱「憂勞積劇焉可支」者也。既歸喪，陳君之母語其親戚曰：「是善事我，又有功陳氏。」先祖語鄉人亦如之。鄉人上其行，有司以達於禮官。禮官章上，不數日而陳君有吉安之命。於是陳君益不自克。且曰：「吾有君親殊恩，妻又貫我死，吾負三不報，其何以酬？」向人輒吁歎，日夜嗛然內疚。亡何將出國門，國藩乃進而稱曰：「子之方寸幾矣，抑未知所持也。夫忠孝者，每事而述之，則日不勝。要惟行吾心之不得已者，斯可矣。民之初，蓋有不忍於其所生。先王制爲事親之禮，溫清而定省。疾則嘗藥，諫則號泣，因人之情而爲文達之，其於事君也亦然。父母者育我，天者先父母而生我，君者後天而成我者也。有不忍忘本於父母者，而後愛身以及子姓。有不忍忘本於天者，而後愛吾君，以及人民庶物。故入而供弟子之職，出而力王家，勤民事，非直好爲觀美，內有所激發，不得已而爲之者也。先王之教既熄，人不能自道於道，乃始慕名號而從事，其中則漠無所動。滌瀟以養親，而非必中有所愛，踟躕以覲君，而非必中有所敬。及其居官朝令，曰編保甲，夕令曰興水利。復常平，擇名號尤美者而張之，漫不省其所以然。外之標識如彼，內之墮壞如此。故名目者所以喪人之良心而墮凡事也。仲尼曰：「人而不仁，如禮何？」言本心既亡，

不堪以文爲塗附之也。賢者思以易之，獨宜求諸心之不得已者。耳盜賊公行，不得已而立保甲，旱澇饑饉，不得已而興水利。常平行之不合，不得已而思亟。思亟問後盡善而後已。鑿而不合，靡物不斷。古有刲臂療病而立應者，彼迫於無可如何，其神固已深入金石矣。今或浮慕奇行，而以號於衆曰：「吾將效刲肉故事。」要名之念熾於中，責效之情流於外，則臨事必不爲爲之，且不應。然則子欲上不負君親，下不媿令妻，可以知所從事矣。吾辱相知重，他無可言者。至離合之故，則別繫以詩。」

書學案小識後

唐先生撰輯國朝學案，命國藩校字付梓。既畢，役乃謹書其後曰：天生斯民，予以健順五常之性，豈以自淑而已？將使育民淑世，而彌縫天地之缺憾。其於天下之物，無所不當，究二儀之奠，日月星辰之紀，氓庶之生成，鬼神之情狀，草木鳥獸之咸若，灑掃應對進退之瑣，皆吾性分之所有事。故曰：「萬物皆備於我。」人者，天地之心也。聖人者，其智足以周知庶物，其才能時措而咸宜。然不敢縱心以自用，必求權度而絜之。以舜之濬哲，猶且好問好察。周公思有不合，則夜以繼日。孔子聖之盛也，而有所事乎好古敏求。顏淵孟子之賢，亦曰博文，曰集義。蓋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則當明凡物萬殊之等，欲悉萬殊之等，則莫若卽物而窮理。卽物窮理云者，古昔賢聖共由之軌，非朱子一家之創解也。自陸象山氏以本

心爲訓而明之餘姚王氏乃頗遙承其緒。其說主於良知，謂：『吾心自有天，則不當支離而求諸事物。』夫天則誠是也，目巧所至，不繼之以規矩準繩，遂可據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顏孟之見如彼，而猶好問好察，夜以繼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義之勤如此。況以中人之質，而重物欲之累，而謂念念不過乎？則其能無少誣耶！自是以後，沿其流者百輩。聞有豪傑之士，思有以救其偏變。一說則生一蔽，高景逸、顧涇陽氏之學，以靜坐爲主，所重仍在知覺。此變而蔽者也。近世乾嘉之間，諸儒務爲浩博，惠定宇、戴東原之流，鉤研詰訓，本河間獻王實事求是之旨，薄宋賢爲空疏。夫所謂事者，非物乎？是者非理乎？實事求是，非卽朱子所稱卽物窮理者乎？名目自高，詆毀日月，亦變而蔽者也。別有顏習齋、李恕谷氏之學，忍嗜欲，苦筋骨，力勤於見迹，等於許行之並耕，病宋賢爲無用，又一蔽也。由前之蔽，排王氏而不塞其源，是五十步笑百步之類矣。由後之二蔽，矯王氏而過於正，是因噎廢食之類矣。我朝崇儒一道，正學翕興。平湖陸子、桐鄉張子，闢詖辭而反經，確乎其不可拔。陸桴亭、顧亭林之徒，博大精微，體用兼賅。其他鉅公碩學，項領皆望。二百年來，大小醇疵，區以別矣。唐先生於是輯爲此編，大率居敬，其不偏於靜，格物而不病於瑣，力行而不迫於隘，三者交修，采擇名言，略依此例。其或守王氏之故轍，與變王氏而鄰於前三者之蔽，則皆釐而剔之。豈好辯哉？去古日遠，百家各以其意自鳴。是丹非素，無術相勝。雖其尤近理者，亦不能鑿人人之心，而無異辭。道

不同不相爲謀，則亦已矣。若其有嗜於此而取途焉，則且多其識，去其矜，無以聞道自標，無以方隅自固，不爲口耳之求，而求自得焉。是則君子者，已是唐先生與人爲善之志也。

送唐先生南歸序

古者道一化行，自卿大夫之弟子，與凡民之秀，皆上之人置師以教之。於鄉有州長、黨正之儔，於國有師氏、保氏。天子旣兼君師之任，其所擇，大抵皆道藝兩優，教尊而禮嚴。弟子攜衣攜隅，進退必慎。內以有所憚而生其敬，外緝業以興其材。故曰：師道立而善人多，此之謂也。周衰，教澤不下流，仲尼于諸侯不見，用退而講學於洙泗之間，從之遊者如市。師門之盛，振古無儔。然自是人倫之中，別有所謂先生、徒衆者，非長民者所得與聞矣。仲尼旣沒，徒人分布四方，轉相流衍。吾家宗聖公傳之子思、孟子，號爲正宗。其他或離道而專趨於藝，商瞿授易於馯臂子弓，五傳而爲漢之田何；子夏之詩，五傳而至孫卿，其後爲魯申培；左氏受春秋八傳而至張蒼，是以兩漢經生各有淵源。源遠流歧，所得漸穢，道亦少裂焉。有宋程子、朱子出，紹孔氏之絕學，門徒之繁，擬於鄒魯。反之躬行實踐，以究羣經要旨，博求萬物之理，以尊聞而行知，數百千人，粲乎彬彬。故言藝則漢師爲勤，言道則宋師爲大。其說尤已元明，及我朝之初，流風未墜。每一先生出，則有黨徒景附。雖不必束脩自上，亦循循隅坐，應唯敬對。若金許、薛、胡、陸、稼書、張念、芝之儔，論

乎其德則闕然；諷乎其言則犖然。而當理考乎其從遊之徒，則蹶規蹈矩，儀型鄉國。蓋先王之教澤，得以僅僅不斬。頑夫有所忌，而發其廉恥者，未始非諸先生講學與羣從附和之力也。詩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誠珍之也。今之世，自鄉試、禮部試、舉主而外，無復所謂師者。間有一二高才之士，鉤稽故訓，動稱漢京。聞老成倡爲義理之學者，則罵譏唾侮。後生欲從事於此，進無師友之援，退犯萬衆之嘲，亦遂卻焉。吾鄉善化唐先生，三十而志洛閩之學，特立獨行，詬譏而不悔。歲庚子，以方伯內召爲太常卿。吾黨之士，三數人者，日就而考德問業。雖以國藩之不才，亦且爲義理所薰蒸，而確然知大閑之不可踰，未知於古之求益者何如。然以視夫世之貌敬舉主，與厭薄老成而沾沾一得自矜者，吾知免矣。丙午二月，先生致仕得請，將歸老於湖湘之間。故作師說一首，以識年來嚮道之由，且以告吾鄉之人。苟有志於強立，未有不嚴於事長之禮，而可以成德者也。

郭壁齋先生六十壽序

莊子曰：『木以不材自全，雁以材自保。我其號材不材之間乎！』旨哉斯言，可以壽世矣。雖然，抑有未盡也。此其中有天焉。魁岸之材，有深自韜匿者。去健羨，識止足，天乃使之馳驅，後先殫精竭力，而不能自怡。有銳意進取者，天或反阨之，使之蓄其光采，以昌其後，而永其年。迹似阨之實則厚之，材鈞也，或顯而吝，或晦而

光；非人所能自處也。天也。我年伯壁齋先生，天之處之，殆厚矣哉！先生少讀書，有大志。既冠，補博士弟子員，旋以優等食餼。屢躋場屋，貢入成均。試京兆，仍絀權當湯校官數月，儒術濟濟，翕然景從。其居鄉也，外和而中直，不惡而人畏之。優伶雜劇，至不敢入境。諺曰：『桃李無言，下自成蹊。』直其表而影曲者，吾未之聞也。先生孝友，可以施於政，尊行可以加人。課徒而得，與校而士慕。附處于鄉，而不肖知勸。此天予以有用之材也。使得所藉手，舞長衷而回旋，其展布當何如！願乃踴躍棘闌，連不得志。前歲乙未，恭遇覃恩，臣僚得榮其親。維時先生之家，嗣觀亭前輩，既由翰林官西曹，兩世封贈如例。而先生猶以有事秋試，遷延不得請。於是先生藁筆鄉闈，十餘役矣。從遊之士，得其口講指畫，或皆扶搖直上。而觀亭前輩，昆仲皆得庭訓，而翔步詞林。後先輝映，獨先生黜抑良久，會不一騁騏驥之足，固可解乎？夫以先生之德之能，於科名何與輕重？其達觀內外，何嘗不脫青紫如糠粃。然終不自畫，誠欲有所白於時。而又惡夫庸庸者一蹶而不復振，乃借恬退之名，以文陋而售其巧，故思有以厲之耳。以志則如彼，以遇則如此，此豈盡有司之咎哉？蓋所謂謂天也。天者，可知而不可知，無可據而自有權衡。崑山之玉，鄧林之大木，生非不材也。貢之廊廟，非不貴也。鑿之，琢之，尋斧縱之，剖其璞，傷其本，向之潤澤而輪困者，蕩然無餘。天欲厚之，則不如韞於石而光愈遠。叢之，豐草之中而蔭愈廣。而枝愈蕃，向使先生假鴻漸之羽，激昂雷路，敷歷中外，詎不快於志而裨益

於時而所發既宏，所積漸薄。天與於前，或斲於後。精神有時而竭，福蔭有時而單，是亦琢玉斲木之說也。謂能優游林泉，頤神彌性，如今日也乎？謂能澤流似續，光大門閥，如今日也乎？本年某月，先生六十壽辰。次嗣君雨山與余為同年友，謬相知愛，將稱觴介壽，屬余以言侑爵。吾聞君子之事親也，可以無所不至，獨稱其親之善，則不敢溢詞以鄰於誣。君子之於友也，可以無所不至，道揚世德，則不敢虛述以近於諛。余悉先生嘉言篤行稔矣！今欲敷陳盛美，頌禱靡祺，深懼其諛也，故不具論。第論天之生材，此豐彼蒿，大有權衡。以徵先生所以延年受祉之由，亦使觀亭前輩昆仲知今日之蜚聲騰實，其鬱積者，有自非一朝一夕之故也。欽念哉！欽念哉！小子竊祿於朝，蓋吾父之溷迹名場，撼頓不得伸，亦有年矣。持是以思，則先生之緝熙純嘏，天之厚之，正未有艾耳。質之先生，或以斯言為不謬耶？

單縣典史張君墓志銘

君諱鼎五，字薊騰，世居浙之蕭山。曾祖朝珠，直隸永道。祖文瑞，山東青州府海防同知。考學斯，廣東主簿。主簿君兄弟三人：長偉山，次濰三，皆不仕。濰三以子湘崖，官汀州知府，故贈官如其子。主簿君官粵，噤不一施，遽卒。君時五歲耳。依母童安人，萬里返葬。孤貧赤立，斬焉自修。久之，乃遊楚，依從兄黃陂，令湘崖。湘崖由楚徙豫，三遷而官汀州知府。君壹從焉。居亡何，荆梁教匪蠱起，蹂

躪三省，兵餉糜萬萬。朝廷議民有輸金，縣官得除為吏。嘉慶四年，君由是官山東，署沂水縣丞，補亦縣典史。單故多豪右，索慢易尉君抑桀扶危，峻拒干謁。傷恤獄囚，痛與糞除，澹其污溼，而時其凍餓。後三十年，君退歸。囚有流紹興者，塗遇君，匍伏叩頭。君錯愕，囚曰：「某單縣人也，清獄之惠不敢忘。」官單十年，歎曰：「尉所得為者，吾既為之矣。吾所欲為者，豈尉謂哉？」聞竟移病歸，而山東舊僚酷慕君，累書招致。乃復薄遊齊魯，傳客淮泗之間。至七十二歲，始杜門不出。又一紀，乃考終云。君於孝友若趨利，然初喪父，童安人撫之，積劬僅存，內外無倚。寒飢力學，夙興母憂，汲君負薪，恐傷母手，盡拔芒刺，然後之塾。或竟日無所得炊，母子對泣。已而互尉汀州君，以事牽連被劾。君營護奔告，凡四晝夜，行千餘里，卒脫汀州君。於是人人翕然伏君之內行也。道光壬寅十月四日卒。配陳安人，祇順敦儉，見者師效。子男子三人：長錫，戍浙江鄉試舉人。次百揆，以一甲進士通籍為翰林院編修。次百衢，孀女子三人。長適某官，其次適某官，其次適某。孫某某，百揆之舉於鄉，與余同年，相善也。以某年月日葬君某縣某原，來徵銘。銘曰：

紀氏嘉言序

析柝作柝蒿作梁，大小易位，今古傷有嘉一尉仁且彊，皓首卑栖不得驥，身之乖時豈厥子，慎終卜臧魂藏此。我取其行垂孔軌，萬千億年無壞毀。

士之修德，砥行，求安於心而已。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此聖賢之徒中有所得而不惑者也。自中智以下，自能完其性之分，大抵不勸不趨，不懲不改。聖人者，因而導之以禍福之故，如此則吉，不如此則凶咎。使賢者由勉以幾安，愚者懼罰而寡罪，故易稱餘慶餘殃，書戒惠逆影響。先王所以利民，其術至已。自

秦氏以力征得天下，踵其後者，率小役大，弱餉強，彊橫之氣充塞，而聖哲與奸宄同流轉於氣數之中，或且理不勝氣，善者不必福而不善者不必抵於禍，於是浮屠氏者，乃乘其間而爲輪迴因果之說。其說雖積惡之人立悔則有莫大之善，其不悛者雖死而有莫酷之刑，民樂懺悔之易，而痛其不經見之慘虐，故懼而改行，十四五焉。今夫水無不下也，而酌突泉激而上升，火無不然也，而鹽井遇物不焚，燭至則滅，彼其變也。戾氣感而祥降，順氣感而災生，亦其變也。君子之言，福善禍淫，猶稱水下火然也，道其常者而已。常者既立，雖有百變，不足以窮吾之說是故。從乎天下之通理言之，則吾儒之言不傲，而浮屠爲妄。從乎後世之事變人心言之，則浮屠警世之功與吾儒略同，亦未可厚貶，而概以不然屏之者也。河間紀文達公博覽彊識百家之書，靡不辨其原，而竟其歸。所著閱微草堂筆記五權考，獻徵文，搜神志怪，衆態畢具。其大旨歸於勸善懲惡，崇中國聖人流傳之至並，亦不廢佛氏之說。取愚民易入者，委曲剖晰，以奪其聽海以內，幾家置一編矣。宛平徐春泉大令好之尤篤，擇其彌精，而足以警世者，別錄一帙，名曰「紀氏嘉言」。其無關於勸懲者，則皆闕而不入。梓人畢後，以投國藩讀焉。世風日漓，無欲而爲善，無畏而不爲不善者，不可得已。苟有術焉，可以驅民於醇樸，而稍遏其無等之欲，豈非士大夫有世教之責者事哉。今余盜食天祿，曾不能絲毫補救於斯世斯民，觀徐君之汲汲於此，其使余增愧也。

金殿珊光生六十壽序

往來讀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私怪彼不以聖賢之道教子，而誘之以公鄉祿位，何其陋也。既伏思之，古今之所以設科取士，何爲也哉。豈不欲得明先王忠孝之道，而力行之者，與之共天位乎。道莫備於羣絕，故漢唐重明經之選，而明及我朝皆以經義試士。操其文以券其行，庶幾忠孝之彥之，或出乎此。是上之人法，固未嘗不良，而意固未嘗不美。卽爲人父母者，冀其子以文行上達於朝廷，斯亦天理人情之至。然則退之之志，其亦未可深譏矣。世衰而俗敝，應舉者不揆君公求士之本義，苟以獵取浮榮，少壯而違父母之養，窮老而不歸。耽耽於王畿勢要之場，未仕則發憤忘家，既仕則迎妻子與共安樂，而父母以衰晚之年，與子婦幼孫曠隔，音書闕疏，享封誥之虛名，受枯寂寒飢之實禍。雖疾病厄苦，不忍告聞，以恐其子。而爲子者，冥然不以介懷，方藉口於趨荀賊母，溫瞻絕裾之義。夫彼既懇棄其親，尙何有於君國。本先撥矣。國家亦安貴此喪失良知之人，而歲舉數千百輩，以糜無窮之祿，精哉。

往來讀韓退之符讀書城南詩，私怪彼不以聖賢之道教子，而誘之以公鄉祿位，何其陋也。既伏思之，古今之所以設科取士，何爲也哉。豈不欲得明先王忠孝之道，而力行之者，與之共天位乎。道莫備於羣絕，故漢唐重明經之選，而明及我朝皆以經義試士。操其文以券其行，庶幾忠孝之彥之，或出乎此。是上之人法，固未嘗不良，而意固未嘗不美。卽爲人父母者，冀其子以文行上達於朝廷，斯亦天理人情之至。然則退之之志，其亦未可深譏矣。世衰而俗敝，應舉者不揆君公求士之本義，苟以獵取浮榮，少壯而違父母之養，窮老而不歸。耽耽於王畿勢要之場，未仕則發憤忘家，既仕則迎妻子與共安樂，而父母以衰晚之年，與子婦幼孫曠隔，音書闕疏，享封誥之虛名，受枯寂寒飢之實禍。雖疾病厄苦，不忍告聞，以恐其子。而爲子者，冥然不以介懷，方藉口於趨荀賊母，溫瞻絕裾之義。夫彼既懇棄其親，尙何有於君國。本先撥矣。國家亦安貴此喪失良知之人，而歲舉數千百輩，以糜無窮之祿，精哉。

故吾嘗曰：「朝廷以忠孝求士未爲失，而士之應之大相悖也！父母以仕宦望子未爲失，而子之於親大相悖也！噫！此豈細故也哉？」吾鄉金殿珊先生，官翰林。卜載宦況絕迫隘，力貧節用，歲寄少資，以佐甘旨。既奉父諱，哀毀滅性。服闋矣，依母徐太恭人，不復欲仕。久之，嗣君可亭侍講舉於鄉。徐太恭人強先生攜子北上，乃襍被獨行。留賢配楊恭人，養姑維謹。道光戊戌，可亭以第二人及第。先生曰：「兒輩幸有立，吾親老矣。」卽告養歸，與其弟承歡左右，晷刻不離。於戲！先生其可謂無負朝廷之求，無忝父母之所期者矣。歲丁未，爲先生六十壽辰。先歲，可亭以陝甘學使任滿受代，乃書告國藩曰：「僕將以瓜代之際，乞假省親。幸蒙天子錫類之恩，得捧誥軸歸，獻堂上。吾父母誕辰，洗爵上壽。子若敘述吾意，使吾親歡娛而盡醕，既莫大焉！」又別紙述先生官侍御，直聲震世家。居訓課生徒，周卹族黨。恭人歎歲購婢，窮豐歲擇配，遣之。諸善行甚悉。余都不具論。獨著其拳拳愛親之意，俾可亭守此而不失。使吾鄉後進應舉之士，知舍此則悖乎朝廷之本義，雖得之不足爲榮。庶以救末俗之偷，而國藩守官八年，不克歸侍晨昏，又以誌余之抱慚而不能自克也。先生及恭人聞之，儻肯盡一觴乎！

隨州李君墓表

道光二十六年某月，隨州李君年八十四，考終於里第。其兄之子，戶部主事樹人，聞赴京師，將去官持喪。余往弔，語之曰：「於

古期功之喪，仕者去職，總之喪，士不得應舉。今子之歸，禮也。」樹人曰：「豈以爲禮，致吾哀爾！」且泣曰：「叔父葬有日，旣埋石幽宮，維墓道當別立碣，將揭其行義，以視來者，敬以屬先生。」則爲余縷述，一一甚詳。樹人事予甚敬，又以禮請，余其可辭。惟君受性剛介，於事無所不敢。凡所力任，必自於公，或私於己，毫毛不以措意。人所愈憚，當之愈勇。嘉慶初，川楚教匪譁起，漢沔荊襄蹂躪殆遍。隨州之西有環潭者，巨鎮也。賊將大掠而窟之。君戒鎮家出一人負薪一束，執長竿籠一炬。臨水雁列，竟夕焚薪，火光亘六七里，賊不敢渡，隨以不陷。近村有田久沒於水，吏責賦於比鄰，民絕苦之。君徧哀諸司，乞蠲無田之賦，竟以得請。其他施於鄉者稱是。是故邑有舉也，非其倡不興；里有爭也，非其解不息。其貴盛也，人皆稱願之；其疾，皆奔視；其沒也，哭之皆哀。云李氏世居隨州，家微也。君少與其兄某，發憤力學，自度終無以大其門，乃去爲賈，累致千金。一以資兄宦學，不問久之，乃爲兄納金縣官，得除爲丞。稍遷至雲南嵩明州知州。而君亦以武學生入資爲都司。於是諸子翩翩文學仕進，寔昌大矣。君諱某，字某。曾祖某，祖某，皆不仕。考某，以高明君貴，誥封奉直大夫。子二人，長某，以嵩明君得子遲，與爲嗣。後遂不還。次某，孫某某。自嵩明君之沒，二十年，君撫諸孤，恩勤備至。樹人之官京師，君一資之如資其兄。其視兄子，不知其非己子。其視己子，不知其非兄之子也。嗚呼！自衆人論之，彼施於鄉者博矣。自知道者觀之，獨其施於家者不可能耳。不可能也，則亦不可污。

也。

送江小帆同年視學湖北序

今天下郡縣牧民之吏，大抵以刑強齊之耳。任蚩蚩者，自爲喙息，喜怒一不顧問。至其犯法，小者桎梏，大者棄市，豪強者漏網，弱者糜爛。苟以掩耳目而止，原國家所以立法之意，豈爾爾哉？蓋亦欲守土者日教民以孝弟仁義之經，不率而後刑之。其率教而有文者，則以進於學使者，而登之庠序。既登之矣，則以授於校官，而常飭之。故古者飲射讀法。在今日，則守令之職，而今之學政也者，不過因文藝以別羣士之優劣。因士之優劣，以知守令教民之勤惰。故巡撫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養民之善道否也？學政者，天子所使以察守土者；教民之善與否也？承平既久，法意寔失。郡縣有司，不知三物爲何事，而教民之任，獨以責之學政與校官。而所謂校官者，類多衰疾晚暮之徒，其祿不足自贍，往往與學官弟子爭錐刀之末，不特不克助宣教化，或轉語言以蔽學政之耳目。彼學政者，孤懸客寄於一行省之中，守土者皆貌敬而神拒之。日躄精於文字，而角機智於千百詭弊之場，而欲以餘力教民以仁義孝弟之經，其不亦難矣哉！然則如之何，而可弊之除也？先其甚者利之興也，先其易者，其可矣。自功利之說，中於膏肓，學者求速化之方，束髮而敝精於制藝，窮老而不休。六經至不能舉其篇目，何有於他書？今欲稍返積習，莫若使之姑置制藝，而從事經史。獎

一二博通之士，以風其餘。於覆名扁式之外，別求旁搜廣采之術。凡郡縣莫不有書院，大率廩給其才者，而細其不能者。名曰『膏火』，所以濟學校之不及也。學政下車之始，則牒各縣令曰：『明年吾視某縣學，當以某經試士，能背誦否？某史試士，能言否？其爲我播告偏隅，咸使知之。』牒校官曰：『吾按臨之始，每縣當選諸生廿人，說書有不至惟汝罰。』及其按郡，招諸生來前，果使背誦某經，說某史某卷，大指能誦說者，予以書院之廩資。尤能者倍之，三之。尤能者，牒送省會之書院，亦倍其廩資。其不能者，廩生削其，隸附生懲辱之。每縣試以三四人，則餘者懼矣。自六經外，如史漢莊騷說文水經文選宋五子及杜韓歐蘇會王專集之屬，每縣使習一部焉。歲試使習者，科試則易之，覆名試以制藝，以彰朝廷之公令。面試說書，以鳴使者之私好。二者並行而不悖，皆善矣。則拔而貢之成均，使彼邦之人，曉然知吾好博通之才，庶幾由文以溯本，舉一以勸百。然後孝弟仁義之教，可以漸而興也。乘傳所經之地，有書院焉，則入而詔諸生以大義。彼邦有搢紳多聞者，則禮而薦之爲郡縣書院之長。於是其亦可以樹之風聲矣。同年友江君小帆之視湖北學也，所以講求職思者甚備。余乃別思一搜采之術，無啓弊之資，而有補教之旌者，於是以致之說進焉。

陳岱雲太守爲母在日，讌集賓僚詩序。

易曰：『雷出地奮，先王以作樂崇德。』蓋古者每有艱大阨

塞，聖人窮力畢精，削除荒蕪，人心夷悅，而後作樂以宣幽滯。譬若

春雷奮發，而秋冬之沈痼蔽塞於地中固已久矣。故曰：『患難所

以開聖，憂勞所以興國。』古之通義也。至夫賢達之起，卿大夫之

家，莫不以此然。其初類有非常之撼頓顛蹶，戰兢僅而得全。疾疾生

其德術，茶蘖堅其筋骨。是故安而思危，樂而不荒，如彼其自克也！

豈偶然哉？茶陵陳岱雲太守成童而喪父，事無鉅細，壹操於母。劉

太恭人家故微也，又多奇閎藥醫，不絕於室，期功之喪，不絕於門。

樞無縷，盜無儲者，數數然也。方太守就傳於外，天盛寒，家惟二衾。

一實以棉，一單衾耳。太恭人不忍子以囊凍，爲人所詬，強以棉衾

予太守，而自以單衾擁二幼子。太守不忍母寒而已，獨溫則虛衾

而終不御。太恭人亦終不以酷窮，而令子廢學。居無何，太守以進

士通籍，爲翰林。而家之艱於謀食如故，而太恭人之勤約自刻亦

如故。道光三十四、五、年，天子以海氛初靖，亟思振興吏治，以修內

而攘外。特簡近臣以守要郡。乙巳仲冬，太守用是有吉安之命，明

年量移廣信。於是祿入後豐，寔稍裕矣。其年十一月，爲太恭人

六十生日。太守開閣，醵客，韻以絲竹。本省之僚屬，所部之士民，與

他邦之客游茲土者，凡若干人，爲詩歌上壽者，凡若干篇。乃書抵

京師，屬國藩序之。夫陽不可盈，樂不可極，故禮主靜而樂主反，勝

則流矣。太守思前者慈母支持之艱，與今者天子簡用之重，將必

前海甯州知州長沙李君母黃宜人

墓志銘

宜人，善化黃君孝職之子，長沙李君天錫之婦。敕贈奉直大

夫熙臣府君之妻，而浙江海甯知州象昂之母也。海甯之爲良吏，

楚之賢者，與浙東西之士庶，莫不知聞而海甯君曰：『非吾之能，

繫吾母之勛。』宜人之歸李氏，家微也，歲人不足自贍。贈君則奔

走以取給，大府之從事，郡縣吏之賓客，裘而往，葛而不歸，朔而寓

書，再晦而不達，如是以爲恆。宜人挈鉅省細，壹不假人。督二子入

學，晨有責，夕有程。就傳之所需不足，則貨田宅資之。海甯以選拔

貢生，廷試爲縣令。每獄成，宜人則詢曰：『毋已冤乎？』族黨有來

官所者，則曰：『毋貧乎？』卽有平反，而餽飲厚，則宜人喜。卽無所

平反，或餽飲稍廉，則慍見於色。故海甯之發名樹績，雖贈君亦嘗

曰：『宜人之力也。』海甯以道光戊戌奉贈君之喪歸葬。宜人雖

老，習勤不改。又六年，甲辰正月六日，年七十二，以卒。卽以其年，某

月日，葬某鄉某原。有子二人，長象晟，先十年卒。次卽海甯，孫六人，

某某。曾孫二人，某某。宜人以道光十四年冊立孝全皇后，恩勅封

孺人。卒後一年，皇太后七十萬壽，天子推恩錫類，迺得誥贈宜人。

又二年，乃諡余文其幽，將追事焉。末世稱述列女，好道其奇特者，

異則異矣，而難爲式也。方贈君客遊四方，每出屬曰：『上吾父母

下吾子，以付女。』及宜人侍姑疾三年，無絲毫異志。舅病大漸，贈

君自客遠歸，越夕而遭喪，大慟，不知所爲。而宜人於附身之具，已夙嚴矣。夫其教子也如彼，而其事親又如此，此殆庸行無足標絕者與。然而難可幾矣。銘曰：

洞延之南，有賢刺史。龜食筮祥，葬母於此。誰與銘者？漣水會氏。深刻大書，以詔無止。

適朱氏妹墓志

適朱氏妹，吾父之第三女子也。幼而病痾，父母恐不賓于壻，特慎許人。年二十二矣，友人某告余曰：『聞若爲女弟擇所歸，有朱氏子詠春，愿而敦，訥而慈愛，必得佳壻，莫良此子。』國藩卜之，吉。請於父母而嫁與之。道光十九年十月也。是歲國藩以初廁詞臣，乞假家居。而朱氏之諸昆，亦適有舉於鄉者。兩家父母，大父母，各無恙。里人頗稱門祚之盛。親迎之夕，姻婭族黨會者數百人。越三日，內無長幼，皆以爲賢。外無戚疏，皆以爲祥。比及反馬之期，則舅姑之所職者，悉以委決新婦。妹故明慧，粗解書數。條分件布，咸有節文。由是遠近謂朱氏有賢幹婦矣。二十六年丙午，以產難卒。凡春秋二十有九。室有朱者八載。有子一人，某。卽於九月某甲子，葬於某縣某里某山。吾姊妹四人，季者早殤，二長者，竝窆約不得怡。獨朱氏妹所處稍裕，而少遘痾疾，又離婉厄以死，何命之不淑也。妹卒以八月晦日，不踰月而吾祖母棄養。國藩竊祿京朝，發一家書，而兩遭期功之喪，又何痛也。於是泣識其略，使詠春追埋。

幽，且敘其內外家之系，而聲以銘詩，以宣吾悲。銘曰：

有女會姓，聖爲宗。父班泮水，祖辟雍。兩世大夫，帝褒封。母江夫人，勗且恭。鞠茲惠質，艱厥從。嬪朱，其先國比莒。納夫方軌，轡如組。君舅鎮湘鄉，所舉銘者，母兄滌生，父濫驛朝官，無寸補。

滿妹碑誌

滿妹，吾父之第四女子也。吾父生子男女凡九人，妹班在末。家人稱之『滿妹』，取盈數也。生而善謔，旁出捷譬，諸昆弟姊妹竝坐，雖黠者不能相勝。然歸於端靜，笑罕至矧。道光十九年正月晦日，以痘殤。明日，吾兒子楨第相繼亡。妹生於世十歲，兒三歲也。卽日瘞諸居室之背，高岫山之麓。吾母傷弱女與家孫，哭之絕痛。聞命諸子曰：『二殤之葬也，無碑以識之，卽墳夷級，誰復省顧者？』國藩敬諾。亡何，繫官於朝，公有執，私有濡，久不得卒事。越八年，而適朱氏妹徂逝，以其新悲，觸其夙疚，愴然不自知，何以爲人也。於是粗述一二，遺家人植石墓北，且綴之辭，使有垂焉。銘曰：去家不能三百武，二殤相依宅茲土，狐兔安敢侮。

曾文正公文集卷二

君子慎獨論

嘗謂獨也者，君子與小人共焉者也。小人以其爲獨，而生一念之妄，積妄生肆，而欺人之事成。君子懷其爲獨，而生一念之誠，

積誠爲慎，而自謙之功密。其閒離合幾微之端，可得而論矣。蓋大學自格致以後，前言往行，既資其擴充，日用細故，亦深其閱歷。心之際乎事者，已能剖晰乎公私，心之麗於理者，又足精研其得失。則夫善之當爲，不善之宜去，早盡然其灼見矣。而彼小人者，乃不能實其所見，而行其所知。於是一善當前，幸人之莫我察也，則趨焉而不決；一不善當前，幸人之莫或伺也，則去之而不力。幽獨之中，情僞斯出，所謂欺也。惟夫君子者，懼一善之不力，則冥冥者有墮行；一不善之不去，則涓涓者無已時。屋漏而懷如帝天，方寸而堅如金石。獨知之地，慎之又慎，此聖經之要領，而後賢所切究者也。自世儒以格致爲外求，而專力於知善知惡，則慎獨之旨晦。自世儒以獨體爲內照，而反昧乎卽事卽理，則慎獨之旨愈晦。要之明宜先乎誠，非格致則慎亦失當；心竅於實，非事物則獨將失守。此入德之方，不可不辨者也。

原才

風俗之厚薄，奚自乎？自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嚮而已。民之生，庸弱者，戢戢皆是也。有一二賢且智者，則衆人君之而受命焉；尤智者所君尤衆焉。此一二人者之心向義，則衆人與之赴義；一二入者之心向利，則衆人與之赴利。衆人所趨，勢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故曰：「撓萬物者，莫疾乎風。」風俗之於人之心，始乎微，而終乎不可禦者也。先王之治天下，使賢者皆當路在勢，其風

民也，皆以義；故道一而俗同。世教既衰，所謂一二人者，不盡在位，彼其心之所嚮，勢不能不騰爲口說，而播爲聲氣。而衆人者，勢不能不聽命，而蒸爲習尚。於是乎，徒黨蔚起，而一時之人才出焉。有以仁義倡者，其徒黨亦死仁義而不顧；有以功利倡者，其徒黨亦死功利而不返。水流溼，火就燥，無感不響，所從來久矣。今之君子之在勢者，輒曰：「天下無才。」彼自尸於高明之地，不克以已之，所嚮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而翻謝曰：「無才。」謂之不誣，可乎？否也！十室之邑，有好義之士，其智足以移十人者，必能拔十人中之尤者而材之；其智足以移百人者，必能拔百人中之尤者而材之。然則轉移習俗，而陶鑄一世之人，非特處高明之地者然也；凡一命以上，皆與有責焉者也。有國家者，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慎擇與共天位之人；士大夫得吾說而存之，則將惴惴乎謹其心之所嚮，恐一不當，而壞風俗，而賊人才。循是爲之，數十年之後，萬有一收其效者乎？非所逆都已。

唐鏡海先生七十生日，同人寄懷詩

序

善化唐太常先生，以道光丙午，致仕還湘。明年年七十矣。五月七日，實初度之辰。六安吳君廷棟，始爲寄懷詩，略寓詩人戢穀伸臧之義。既而師宗竇君岵及某君某君，皆踵爲之。凡得詩若干首，大抵惜繼見之不可常，頌長者之多祉。先生之姊子黃君兆麟

與其弟倬命國藩爲之序。竊嘗觀古之君子，其載德而荷道者，必有人焉，帥而掖之，而後後者有所階而進。必有人督輔而襄之，而後前者有所託而傳。水非水而不續，人非人而不承。蓋桐鄉張考夫先生之興，則有凌淪安、何商隱、沈石長諸子爲之附。太倉陸道威先生之起，則有盛聖傳、陳確庵、江藥園諸子爲之與。二先生之爲道，至寂寞也，而諸子者相從於太羹元音之際，殆於邈世不見稱而無怨，彼各有其志爾。唐先生之內召爲太常卿也，以道光庚子，僦屋於內城之西南，分廳事四之一，爲讀書之室。裴得周尺之步，廣半步耳。自國藩之修候，或月一至，或再三至。未嘗不見先生手一編，危坐其中。它人見者亦然。此所謂寂寞者，非邪！民之情好聲利而惡澹泊，淺者趨死祿仕，深者博文多藝，獵取浮譽，亦足以降其好勝之私。先生爲外吏二十年，蕭然無資積以自存，既當世之所謂迂闊，而其爲學也，又惟自治其身心之急，或不沾沾於文藝之短長。以故士之爲才技而競聲稱者，亦罕過而勤焉。而吳寶諸君子獨相尋於澹泊，究道而考德，夙參而莫造，既其違離，而作爲詩歌，以抒懷想，斯豈曩者凌淪安、何商隱及沈盛、陳江之疇邪？何其篤也！自明代以來，年齒至五十以上，則人多爲詩以祝之，諛媚始於亡等。又有所謂壽序者，余昔書歸有光文集，已痛詆其陋。其他則又不足譏。今諸君子既舍聲利而別有所尚，而其爲詩又約旨斂辭，頌無溢量，豈不本末並茂，不與人人同科者哉？於是畢讀而序之。世有遂於文體之君子，庶終覽焉！

黃矩卿師之父母壽序

國家歲值大慶，必推恩羣下，褒及所生。而吾師昆明少司馬黃公，以乙巳覃恩，得封我太公通奉大夫、太母太夫人。越二年丁未，太公壽八十，太母亦七十有四。是歲春初，天子以海內清晏，太和翔洽，必有人瑞以潤色休嘉。詔問一二品大臣有親年八十以上者，有司以聞。於是協揆維縣陳公、司馬江寧何公倉場侍郎新城陳公之母、司空濱州杜公之父，及吾師之父母，並以遐齡，上徹天聽，賚券有差。其三月，爲太公攬揆之辰，黃公稱觴京邸，以揚家慶，而銘君恩。門下士相與言曰：「陳何諸公，僅有母，杜公僅有父，因其所慶，或觴所卹，獨吾師以名儒位九列，而二親大年，賓敬不衰，計德度祉，當世無雙。吾輩宜以文紀其盛，且遙致私忱於太公，若鞠膺奉尊者，乃以綏國藩。國藩伏思自宋景濂以壽文入集，厥後踵爲之者，大抵甄敘行能，終以諛頌。雖以歸有光、苞蘧之博通，不能洗此陋習。夫無故而敘述人人生平事蹟，與無故而責人以譽，二者皆達於文者之所譏也。惟因事而致其敬，相與爲辭，以示不忘，則古多有之。其爲辭也，貴約而韻，質而不蔓，君子尙焉。吾師自總角以逮服官，壹秉庭訓。其初入學，則督之以討源之功，先本而後華。及視學四川，無日不面戒之弊，孔之難塞，士之干拔，而虞一失。官京朝，無時不寓書而申敬之，富貴之靡常，職思之不可須臾隕。故吾師仕卿貳而不驕，年五十而恂恂有弟子之色，未始非

庭闈警救之所致也。今太公、太母、巋然為天下大老！親見其子為聖主所毗。道德文章，冠冕人倫，其娛樂蓋可度而知。而吾輩出門下者，獨據其教子之大節，為之祝詞，以託於因事致敬之義。此固吾師所深願諒，亦太公所許而不甚教者已。於是及門各獻祝辭，而國藩為之唱，且為序之。詩曰：

我皇膺運，膏流滂溥。誕降醇者，靡眉悞悞。實育公孤，陳何與杜。維我黃公有恃，有怙怙也。園綺特則孟桓，帝褒厥德，天露有溥。春迴南詔，日永長安。仙醞三爵，僚寮同懽。

文小南之父七十生日壽詩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五月上旬，為衡山狄堂文先生七十生日。

嗣君小南以農部入贊樞垣，先二歲迎養京師。至期將觴賓於邸第，以博堂上一日之權。於是鄉之人官輦下者，各為詩篇，以致頌禱。奚斯歌魯麥邱獻齊，幼之祝長，與下之祝上，其誼一也。既成冊，以授國藩，而屬序焉。竊嘗維人之所以久視於世，大端有二：一者所踐甚厚，居能移氣。傳所稱『取精多用物宏』，亦自足延歷歲年，彼得之天焉者也。一者履孝蹈友，至行純備。其精力不使散於亡等之欲，其惠氣所迓，亦自以貞於永久。此古守身之君子所從事者也。外是二者，則滔滔凡民，天下皆是。貿焉以生，懼焉以長，積日既多，亦不得不謂之修齡要之，無譏焉耳。先生總角孤露，公私赤立，非自營不得晏食，非自慣不得就學。其所踐之不厚，而不克

一日為貿焉。以生之凡民，亦可知矣。先生茹艱清苦，痛繩於學。奉母之教，事有命雖大不濡，過有救雖細不貳。既而餼於學官，貢於成均。母王太宜人，每告人曰：『吾寡居四十年，所堪報地下者，有子克家耳。』方贈君某，臺翁之棄養，先生甫四歲，有弟二齡耳。先生既績學發名，而弟鬱悒不得伸，又以脫略損產，及其逝也，先生盡償其責，恤其孳，而再以已子嗣焉。由此觀之，所謂履孝蹈友，至行純備者，非邪洪範曰：不協於極，不罹於咎。皇則受之，曰：予攸好德，女則錫之福。』白先生之孝友純備，豈直不協吉，不罹咎之謂哉？殆所稱好德而宜錫以福者矣。然則先生迪嘉離祉，而小南之食報無涯，又何疑哉？國藩固亦凡民之賀焉生，懼焉長者。因緣際遇，忽不自知所踐之已厚。塵埃擾擾，微精從欲，每親先生之容，未嘗不內慙而興企也。故於鄉人之為祝詩，輒為推明，致此之由，又以下方來享年之未有屆為序，其略如此，亦別為詩，以附於後。詩曰：

昔我婦翁，衡之歐陽。屢道先生，宜表宜坊。我來日下，實交哲嗣。修謁長者，淵乎玉粹。強圉之歲，星躔南弧。下爨蘭昆，朗映中樞。大斗分頒，衆賓醉止。各擒祝辭，用介繁祉。

何母廖夫人八十生日詩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六月上旬，吾鄉道州何母廖夫人八十生辰。宮太保文安公之良配也。先期鄉之人語國藩曰：『子夙陋明

季文士，遇人生日，輒以諛詞相溷，爲不達於屬文之律。既聞其說矣，竊聞古者因事致敬，則相與爲辭，以篤不忘。魯侯作閔宮，奚斯有頌，晉獻文子成室，張老有禱，施之少者，有冠禮三加之辭，施之老者，有祝嘏祝嘏之誼，及敦彝款識，亦往往所以永命萬年。蓋前以表德音，後以勸方來，詩人之教也。今太和翔洽，人瑞蕃臻，而夫人以淳樸之德，克享遐齡，鄉之人相與作爲祝辭，託諸因事致敬之義，不亦可乎！國藩曰：『其可。雖然，君子於其以尊敬，不敢爲溢量之語。故詩人載穀俾臧諸篇，其稱之也質，其祈願也無奢。今吾人欲託茲義，則擲辭之歛修，可勿審諸？』蓋夫人之歸何氏，家微也。文安公陋巷孤貧，質力以食，晝而授徒，宵而自繩於學。春而出，長至而不歸。家中有無，豐委夫人。夫人綴疇緝，斷公私，井井厚其親，以及其所愛，無或不豐。堅忍其身，以及其子，無或不膏。嘗孳生二子，越三日而穉兒出，波。卽子貞，編修與其仲弟也。又嘗負兒入山採薪，竹萌拂左目，迄亦廢視。艱窮之境，殆非人履，而夫人泰然無不自得。迨文安公及第，以命服迎之入都，而守約帥初不變。旣而公位尚書，天子倚如柱石，屢司文柄，門下士且盈千。編修昆季先後列甲乙科，諸孫蔚然興矣，而夫人卒帥初不變。非布衣不御，非粗糲不甘，蓋歎得之見聞者如此。夫稱述艱難，以慰膺者，而飭無窮君子之義也。賁人以諛，而長溢志，亦非君子所宜出也。以文安公創業之劬，而夫人承之不易，推察受福離祉之由，亦豈惟型吾鄉哉。雖風天下可矣。然則撰擬祝詩，附諸古義，以博長者

之娛，而與編修昆季相勸勉者，宜在於此，不得在彼。於是鄉之人各賦一詩，別繕爲冊，而國藩和之，且次其語，而爲之敘。詩曰：

九疑南輿，有濂一谿，在宋嘉祐，大賢以栖，閔祀七百，閔儒攢烈。光輔聖清，爲天喉舌，雖是閔儒，遭家未肥，舒屯倚閔，爰有淑妃。咒宛女宗，亦班亦姁，行躔在嘗，曰甘如蜜，台星雖闕，委女孔明。暉澤四濩，宜曜宜康，亦有似君，三館之特，開閣觴賓，以擊母德，有酒如池，有羞孔時，四筵盡醕，各補筮詩。

黎樾喬之兄六十壽序

國家歲逢大慶，嘉與臣下，旣褒揚其所生，又令私其尤戚者。得推已所宜膺之封，以貽封之。所以廣仁播誼，至無已也。道光二十五年，皇太后七十萬壽，天子大孝錫類，凡一命以上，無不得曲展私親。吾鄉黎樾喬侍御，旣榮其先人，因謝已所宜膺者，貽封其伯兄梅村先生，爲中憲大夫，兄嫂爲恭人。明年，函錦軸，齎至其家。又明年，梅村君六十生日，侍御謀所以篤兄歡者，乃放蘇氏兄弟以詩相壽之義，自爲一篇，以寓祈禱。又曰：鄉人之老於文者，各賦一章，爲老人光悅。旣繕冊，以投國藩，而命序焉。且言曰：『吾兄天性樸誠，少依王父，嫻篤幼儀。王父棄養，雖非也，哀毀如成人。及事二親，雖老也，愛慕如嬰兒。親有所欲，不以貧而不致，諸弟有所求，不以瑣而不謀。與人無賢愚，一飲以和，里有爭構，一論以理。初若難釋，徐亦枝開節解。怙然各退，故自家之子，姓鄉鄰之衆，寡無不

沐其誠，服其直。所之亦之焉。有役則趨焉。吾嫂陳恭人，祇順劬恭，羣女師慕。蓋侍御爲余述者如此。近世以來，士大夫相與爲縣，遁之言，縣遁者，設與之論東方，則泛稱西事以應之。又變而之北，或變而之南，將東矣，則詭辭以遁之。虛縣其語，而四無所薄，終不能相仁。臣下入告，則擇其進無所拂，退無所傷者言之。一有不安，終不敢言。一時率爲孤縣善遁之習，背怨向利，所從來深已往者。辛丑壬寅之際，海國不恬。侍御日夜憂維，傾智倒慮，思效片語，以補萬一。國藩頗感其誠，又嘉其直。今卽侍御所稱梅村君者，觀之以里巷雀鼠之小怨，無關於己之端，且竭誠以行直道如此。況於身有言責，而目擊艱大者乎？昔司馬相如讓巴蜀之民，不能急公冒義，而歸咎於父兄之教不先。然則侍御慷慨撲質之風，亦可知其所自來矣。君之仁於鄉者如彼，教其弟子，以施於邦國者又如。此其造福於物，蓋未有量。豈論區區一身之康強久視者哉？余善常御之壽其兄有道，旣推明其所以，而因以旁及乎薄俗之不可待使覽者有警焉。

錢塘丁烈婦墓表

道光二十有七年十月，錢塘丁士元圖其五世祖妣烈婦周安人之墓道，又譜其世系，述其節行，踵番門而告曰：「士元之五世祖妣李氏，南疆釋史，曾以掇之列女傳者也。實以順治初殉難，

今二百載矣。維笮域有下窆之石，不克宣刻事蹟，暴諸道路，懼終將晦澤，且無以與救世世子孫。先生天下之夙於文，如不余屏，請爲文揚之。墓是寵施吾族，而厚吾先世以不朽也。」國藩禮辨不獲，則謹次丁氏之系，烈婦之崎行，與聖朝旌顯幽微之義，有顛有委，以激懦者。其語曰：

丁氏之別子居山陰者，曰「際龍」，世農也。其元孫曰：「瑞南」，始爲賈杭州，是爲烈婦之夫。烈婦生而篤孝，其母患心痛，絕急，或稱海上方，指血和藥，可立已。烈婦則盡刺十指，劑血以進，病良已。瑞南旣賢，遷於杭，家中有無，壹仰烈婦裁完而緝，置贏事而縮食，秩如也。順治三年，我大清兵下紹興，土賊乘間四出焚掠。烈婦孳二子奔竄，賊數規之。烈婦度終不得脫，乃以二子付族屬之老成者，曰：「以累若，極歸兒父，吾不可爲賊辱。」遂自投水。賊追救之，不殊。凡三溺乃絕。年二十有三歲。瑞南在杭，聞難奔焉。三日矣，尸不腐，蚊蚋不集。其卒以六月四日，天盛暑也。瑞南悼妻之義死，痛土賊之獸心，曰：「孰不可居，又奚爲於故里？」遂占籍杭州。前烈婦所孳竄之二子長曰：「聯賢」，季曰：「茂卿」。至是茂卿始爲錢塘人矣。其後百有數載，至乾隆十四年，孫可學上其事於朝，乃蒙恩予旌表。又數載，以可學官某官，贈烈婦爲安人。又九十年，載至道光二十五年，烈婦之裔孫士元以進士入翰林，丁氏寢寢昌大矣。維明季之亂，匹夫匹婦，蹈死如歸者，所在多有。而食祿者，往往濡忍不去，或偷活無幾時，旋亦周章就斃。等死也，血氣之軀

非必久長不散之物也。彼獨須臾不審耳。人固有斷不可不慎之須臾。如烈婦之光顯，豈須臾也哉。亦且長久焉爾。

廣東嘉應州知州劉君事狀

會祖永昌，皇贈武功將軍。祖開泰，康熙甲午科舉人，皇贈武功將軍。父文燦，雍正甲辰科武進士，山東兗沂鎮總兵。君諱廷楸，字讓木，河間獻縣人，縣學廩生。乾隆四十五年，舉於鄉。五十二年，丁未成進士。時大學士和珅當國，有中貴人與君同里同姓，來告曰：「相國知子欲一燕見，能往吾導子，詞曹可致也。」君謝不能，卒以知縣歸班候選。嘉慶二年，謁選，得廣東信宜縣。明年之官。五年，攝惠州河源縣事。河源藍阿和、博羅陳爛展四、永安曾鬼六，聚徒煽亂。君至縣三月，即擒阿和，且請於惠州知府伊秉綬及總督吉慶曰：「陳曾不靖，時日久矣。今阿和就擒，剪其左翼，賊所負恃以羅浮山為窟耳。若裹糧入山，窮力四捕，陳曾可弋也。」不聽。後一年，遂有陳爛展四、曾鬼六之亂。總督飲酢死，知府擬遣戍，而君以前請得不坐。六年，量移潮州揭陽縣。揭亦劇邑也。考民何阿常、李阿七，倡為天地會，聯八十餘鄉，分為兩股，各二萬人。君單騎赴賊中，以編查保甲為名，暗圖其山川形勢，出入門戶。夜宿賊巢，示以不疑。八年正月二日，率兵討阿常。賊徒七千人，屯於赤巖頭。我兵裁五百，去賊五里，而營夜聞吹螺四面，衆譁曰：「賊至矣。」君令曰：「敢動者死！」於奔中設子母礮，佐以鳥鎗，近則發擊之，斃

人與火，聞無聲影。賊不知虛實，竟引去。且日率所部登山，適會他軍亦至，乘勝追奔，焚賊三巢。阿常投首。阿七聞之，益糾餘孽謀再舉。君從健卒六十餘人，四晝夜馳行九百里，追及長樂，擒之。其年八月，又擒海盜姚阿麻。於是送部引見之命矣。大抵嶺以南，物產蕃阜，風氣殊於中土。諸洋五市，環貨日至，奸民逐利，起徒手至百萬者，往往而有。奇技妖物，旁出不窮。乾嘉之間，淫侈亡等矣。猶有不逞之徒，乃為盜賊以自恣。小者劫奪，大者叛亂，窮則入海亡命。為吏者莫敢誰何。苟以諱飾偷安，羣盜無憚，日以充斥。故君官廣東，所至以緝捕為先，而大吏亦倚君如左右手。引見之命既下，大吏以捕務孔棘，留不得行。又二歲，剿獲潮陽鄭阿明、陸豐李崇玉，乃行。阿明、會匪，衆號四萬人，崇玉、海盜，號二萬也。入見以功升知州歸，復任揭陽十四年，徙知南海縣。是時兩廣總督百公齡，治尙威猛，懲刈奸宄，夜半召君入密室，告曰：「吾欲有所縛，子能之乎？」君曰：「何也？」百公曰：「洋商吳阿三。」阿三者，大猾，資積巨萬，多干國紀。君歸，寅夜部勒胥役，不告所之。曰：「從余行，余曰：『取！取！』」一斬，一斬之。至破門擒阿三，比還署，關稅者數輩，賂金三萬至。雞鳴增五萬，平明十萬。不可卒致阿三於法。張保之寇海也，自嘉慶初年始也。後與其黨郭學顯內噓。學顯來降，保亦思歸義，首鼠進退。百公欲遣使納降，君請行。百公曰：「多與爾衛。」辭曰：「彼真降，使者無害其偽也。雖衛何益？」從二僕，棹小舟，夜縱海口。賊數百艘，交刃成列。保出衆叱曰：「跪吾王。」曰：「吾

夫子命吏，豈屈若曹？且編民之不得，何王也？卽脫保曰：「吾以女爲海上豪傑，乃效匹夫怒目恐人，劉某畏死者，不來此矣。」保立起，揖君卽屏左右，因語之曰：「十年來，粵中巨寇若藍阿和、何阿常、鄭阿明之屬，海盜若姚阿麻、李崇玉，今有存焉者乎？」保默然曰：「亡有然，且奈何？」崇玉以殺掠平民之故，尙伏天誅，況保庸橫海上十餘年，殺二總兵，一參將，三游擊，罪在不道。今棄衆內首，則魚肉耳。」曰：「汝何慮之淺也！朝廷并包海外，荒蕪萌生，削逆有順，以勸來者，猶懼不繼，若革面自效，不營之慶也。學顯貸死，有明徵矣！且智莫大於知幾，行莫虧於食言，禍莫酷於殺已。降女視劉乃豈誘人徼功者哉？吉之與凶，在此須臾。」保再拜曰：「謹受教。」乃泣送君歸七日，而張保降。十九年，補嘉應州知州，噓枯養瘠，相濡以澤。二十四年，攝廉州知府，簡法阜施，一如嘉應。君子於是知君之爲政，又能視地強弱，以時其感愛也。嘉慶二十五年，年六十八，以卒。子六人：曰「鳳翽」，曰「一士」，曰「鳳翼」，曰「書年」。今官翰林院編修。曰「逢年」，曰「其年」。今官翰林院庶吉士。謹具歷官行義牒付史館，俾傳循吏者采覽焉。

武會試錄序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九月，武會試。外圍既畢，事兵部臣以內場考官請。上命臣國藩偕臣王慶雲司其事。伏念臣楚南下士，至陋極愚，仰荷聖慈，逾格由翰林游班，卿陪負乘之占，夙夜兢惕，復

膺簡命，承乏於茲，益用虞虞，如不克勝。謹借臣慶雲悉心核閱，取士如額，恭繕試錄，進呈御覽。臣例得隨言簡端。臣聞宋臣張舜民之言曰：「自古守邊選將，未必專以攻戰爲事，要在精神折衝而已。」臣嘗深釋其言，若廉藺在趙，強秦不敢加兵，魏尙守雲中，匈奴不敢南牧，及夫衛霍三代之徒，亦威稜四際，所在立功。彼其名將之精神，足以震懾萬里之外，而人主之求將，亦以精神感而召之，所謂戰勝廟堂者也。自唐宋以後，招致將才，不可必得，乃案圖而索驥。於是有武舉之科，有武學之類，有賜及第出身之目。宋慶皇間，定武舉以策爲夫，留弓馬爲高下，祿利之途一開，爪牙之士，稍稍讓首。元明以來，循是不廢。然上以名求，下之人因襲是名而巧弋之。其以弓馬得者，不過挽彊引重，市井之蠹材，而以策試中者，亦皆記錄章句，瑣瑣無用之學。故論者謂人才之興，不盡由於科目，理固然也。我朝定鼎以來，威煇無外，自虎賁宿衛，八旗禁旅，往往有熊羆不二心之臣，肩比而鱗萃，而各行省山澤，猛士又羅之以科舉，所以儲采干城之選。至周且當，願循行既久，向之所謂市井挽彊，記錄無用者，多亦僂乎其中。而臣之所職，又惟校此獸寫孫吳之數行，無由觀其內志，外體與其進退翔舞之節，而欲使韜鈴之材之必入於此，不遭於彼，臣誠不敢以自信。獨念聖天子神武震靈，臣等憑藉龍光，亦足塲長剛氣，而以精神與多士相感，召庶幾廉藺魏尙之輩，或出於此，區區之忱，不勝至願。傳曰：「同明相照，同氣相求。」雖不能必，志之而已。

送劉君椒雲南歸序

聖人之異於衆人者，安在乎耳、目、口、鼻、心，知百體皆得其職而已矣。天之生夫人也，耳職聽，而目職視，口體職言，動心職思。非所聽而濫焉，非所視而淫焉，於官爲不法，可以視窮者，而吾弗能盡焉，可以聽達者，而吾弗能盡焉，於官爲不稱。其於口體心思也，亦然。不稱者才絀，不法者知而奸之，罪又甚焉。聖人者，不軌不耳，不度不目。其自一室之米鹽，推而極於天下之大，鬼神之幽，離於人倫，殺於萬事。凡視聽所宜晰，無不晰，凡言動所宜審，無不審。凡心思所宜條理，無不條而理之。使夫一身得職，而天地萬物，各安其分，以位，以育，以效，吾之官司所謂踐形者也。周公之所以爲周公，孔子之所以爲孔子，其不以此也哉？今之君子之爲學者，吾惑焉耳。無真受，衆耳之所傾，亦傾之，目無真悅，衆目之所注，亦注之。奸視而回聽，言不道而動不端，無過而非焉者。曹好所在，而不之趨焉，則不相質異矣。爲考據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爲詞章之說者曰：『古之人，古之人，如此則幾，彼則否。』起一強有力者之手口，羣數百人，蟻而附之。朝記而暮誦，諛迹而責音，竭已之耳目心思，以承奉人之意氣，會不數紀，風會一變，蕩然漸滅。又將有他說者，出爲羣意氣之所會，則又焦神悴力而趨之。鈞是五官百骸也，不踐聖人之形，而逐衆人之好，疲一世以奔命於庸夫之毀譽，竟死而不悔，可謂大愚不靈者也。漢陽

劉君椒雲，湛深而敦厚，非其視不視，非其聽不聽，內志外體，一準於法矣。而所以擴充官骸之用，又將推極知識，博綜百氏，以求竟乎其量。余猶懼其敝身心以役於衆好也，於其別也，書是以貞之。然余固亦頗涉前二說者之流，而奔命於衆好之場者，又因以自疚焉。

曹穎生侍御之繼母七十壽序

往余讀後漢書列女傳，竊怪范氏自誇體大思精，而不達於修史之義。蓋司馬氏創立紀傳，以爲天地之所以不敝者，獨賴有偉人焉，以經緯之。故備載聖君賢相，瑰智瑋材，謂若而人者，皆以倫次乾坤，法戒來葉。而范氏乃取數女子，廁其間，於經世之旨何與焉？且其所載，如桓孟之流，皆門內庸行，無絕特可驚之迹，抑又不足述私著此疑久矣。既而思之，天下者，合億萬家以成天下者也。一家之中，男職外，女職內，其輕重略相等。而女子所處，往往有艱難迫隘，處之曲當，卽日用飲食之恆，雖神聖當之不能越乎其軌。然則婦女有可稱述，固不宜聽其幽隱而不彰。則范氏立篇之意，誠亦不爲無見也。同年友曹穎生侍御之繼母李太恭人，未笄而歸，贈公禹川先生。歸五年而寡處，贈公之仕江西，旅葬如瀝，其歿也，責負如山。太恭人盡徹服，卽壹償宿逋。既歸櫬，堂上老姑年八十矣。欲以夫喪入告，則重傷姑心，乃詭稱遷官遠郡。外則箴說侍姑，內則椎胸茹痛。其視侍御兄弟，戒救而違，嚴逾所生者倍焉。

願望而慰，喜逾自得者倍焉！侍御爲詞臣，無日不厲以本原之學。官諫垣，巡視輦轂，無日不申儆之以君恩之不易，案牘之不可以漫慮。國藩嘗即是求之，豈所謂門內庸行，無絕特可驚者邪？抑艱難迫隘，處之曲當，神聖不能越其軌者邪？今年春，爲太恭人六十生日，鄉之後進年家之子，相與作爲祝詩，以至祈禱，而命國藩序其端末。世稱誦女史好道，其奇特者，或有割臂殉身之事，駭人聽視，而苦節之婦，貞持數十年，冰蘖百端，兢兢細務，反不得與彼激烈者，速一日之聲譽，參觀竝論，久暫難易，較然可辨。自范氏創立女傳，厥後晉魏諸史，皆踵爲之，率以奇特相勝，苟以新耳目而止，而門內庸行，恭儉劬苦，反或置而不道，使高者慕義，而過激常者，無稱而不知勸，而後知范氏之識，猶有見於古聖人正家之大原，而未可深爲譏議也。余既承同人之屬，爲敘述其匡略，而因以明夫至庸至難之道，不事畸異，爲修史傳列女者訓焉。

楊母張孺人七十壽序

予既與湘潭袁漱六編修，爲篤古之交，又申之以婚姻。於是通知其內外戚好，與其賢懿長者之行。歲在戊申某月，爲編修之妻之母楊母張孺人七十生日。編修來告曰：「往予家居歲時，慶燕則鞠脰捧觴爲尊者壽。今官挂朝籍，而外姑既耄，不克前獻一尊，於心嗛焉。擬爲詩一章，遙展私忱，祝其彊飲彊食，深長難老，使妻之兄弟歌之以侑其親。子如趨余，則請爲敘述作詩之意，而併

致之。」對曰：「敬諾。」編修遂言曰：「外姑，吾邑張顧堂先生之孫，幼隨祖父汾州同知任，張故巨家也。年二十，歸我外舅武陵楊介亭先生。先生之父，雲齋公官邳州知州。外舅姑竝侍官所。邳州君之爲政，挈鉅釐細秋豪必躬，傾身從公。凡私家之務，外焉委之介亭先生，內焉委其賢配劉太宜人，而外姑實贊襄之矣。外姑黃姑之勞，代夫之劬，先衆手而作，後一家而息，飲饌旨甘，非親調不以進；囊筐瑣雜，非手繡不以告。由是闔署疏戚，必是之爲倚，僕婢必是之爲服。邳州君既罷官，家湘潭，旋捐館舍。介亭先生以哀毀得心疾，或旬歲不省人事。而劉太宜人亦以年邁羸弱，不時病作。外姑兩侍湯藥，夙嚴莫戒，既煩且殆。未幾而太宜人棄養，介亭先生亦貞疾不瘳，沈廢二十餘年。外姑飾性篤終，畢慮自支，自藥餌以及諸奇珍產，凡可以衛夫之病，亡所不致。自己身以及子女之者，凡所以捐家之故，亡所不畜。一蓋其行誼之稱於人者，大率類此。」國藩竊觀世祿之家，習佚崇奢，安坐而不事事，其端多起於婦人。孺人以張氏之子，室於楊氏。張氏屢葉承明，青赤之綬數十。孺人祖父皆爲外吏，叔父經田巡撫貴州，懋田校衢州，慧田官教諭，而楊氏以宰相尙書之後，華嚴高蓋，世不絕人。孺人內外名家，屢豐薦盛，其勢宜日卽驕靡，乃惇謹樸懿，豐法乎貧薄遠慮者之所爲，可謂秉心塞淵，較然拔乎塵滓者也。其膺多福，不亦宜乎！編修之爲是詩，亦頗表其履泰思約之德，而推原其壽康之由，故余爲敘述大凡，亦以黍居婚媾之末，欲使吾家女子，聞此風範，知所

效法焉。

荆門州學正郭君墓銘

物有初阜，或蓄其終。有穉於後，而窳其躬。陶公之山，潛蟠冊載。雙羅雲興，吐騰滄海。持鐸再徇，當陽荆門。祁祁學子，如飢投殮。刑獄有箴，屬仁孔永。胡德之避，光不長炳。八龍岡下，斑竹原中。埋我銘語，載奠幽宮。

錢港航先生制藝序

自吾有知識以來，見鄉之老成夙學，篤於文律者，恆困頓無以自拔，或終身不得當於行省有司之試。而其所教之子若弟，往往分沾餘技，飛騰速化，以去。及吾來京師，究詢四方魁傑特達之士，其先世多亦不遇。始謂不闕不亨，不誦不信，理則然矣。既深求其故，抑匪直爾也。制藝試士既久，陳篇舊句，盜襲相仍。有司者無以發覆，而鈎奇則巧為命題，以困之。乖割乎經文，鉅析乎片語，由是為文者，有鈎聯之法，有補幹之方，有仰逼俯侵之患。名目既繁，科條日密，雖過百人之智，窮十年之力，猶不能洞悉其窳鄙，及其微於心，而調於手，而齒已日長，少時英光，銳氣稍稍衰減矣。而子若弟之濡染焉者，自其未冠，已別開簡易於織仄曲徑之中，使其才得以自黷，故前者難而因者易，勢固為之也。予與烏程錢君崙仙同舉進士，同出江陰季公之門。官詞曹也，同居於僧舍，使蜀中

也。先後同持文柄，開出其尊甫港航先生遺彙示予。又知兩家庭訓所歷之艱苦，曲折同者十得八九，而不合者，蓋寡焉。予之蒙陋於家大人之學，百不承一。即崙仙文鳴一時，視先生之孤詣覃思，要亦不無少遜焉。故敍先生之文，而發其例於此，庶使有衡文之責者，知所措意也夫。

曹西垣同年之父母壽序

予自道光乙未，以公車應禮部徵，即與同年友曹君西垣相善。時則有若鄭君敦謹，鄒君振杰，金君樹榮，王君永時，鄧君庭梅，數輩，皆朝夕聚處，醉飽驪虞，意氣豐盛。明年各報罷歸去。又二年戊戌，予成進士，假歸一載，而後還朝。西垣亦再返，再上，不常處京師。然予與西垣未嘗而歲而不相遇。在京師未嘗五日而不見。未嘗不深語，未嘗偶有射志也。夫人情多溺於所同，而蔽其所不見。與野人道屢廊纓紱，則茫然而駭，與世祿之子語米鹽難苦之事，則倦聽而思臥。予與西垣皆貧士也，自先世忠厚之積，田家耕織之劬，閭里歲時問遺之狀，兩大家率相類。故常抵掌稱道，彌瑣細而彌津津焉。西垣之稱其親，齋樓先生也，以為勤無隙休，儉無毛棄，推讓孀弟，卻肥而取瘠，教督孫子，多苛而少贊，稱其母柳太孺人也，以為奉事舅姑，勺水必親嘗，鞠育五子，寸縷必手製，皆與吾父母之行，若合符契。以是西垣於諸同年中，尤昵好矣。竊嘗慨夫世之馳逐於名位者，營營焉而未已有時，予豈不知其指歸，謂

何方寸之口。一日之需無幾，七尺之軀，一歲之靡無幾，不必名位而後能給也。而人皆曰爲榮親計。夫親之所賴於子者，定省甘旨，疾痛苛癢，請席請衽，亦不必名位而後能給也。求而不得，遠遊遲滯，而父母之年加老焉。至於衰髦而心思一見其子而口不言者，往往然也。人坐不察耳。國藩竊祿冒利，去家十年，卽西垣羈留京，亦越七載於茲。此又吾兩人所每懷內疚而未敢須臾忘者也。歲在戊申，西垣以教習宗室子弟期滿，天子用爲縣令，將歸覲其親。適直先生及太孺人六十壽辰，同年鄭鄒諸君，咸爲詩贈送，而屬國藩序之。予乃追溯夫歷年之交契，因概論事親之道，在此不在彼者，以助西垣安居而弗出，而誌予之愧焉。齊樓先生及柳太孺人聞之，其將陶然而盡一觴也夫。

王靜庵同年之母七十壽序

國藩嘗讀孝經，竊歎仲尼所稱之孝，與今之爲人子者之從事，則不侔矣。其言自天子以至庶人，其爲道各不同。蓋古者諸侯世國，大夫世家，士之子恆爲士，農之子恆爲農，貴有常尊，賤有定等。是以人各安其分而事其親，而無敢妄干。後世以制科爵人，或布衣且莫而至公卿。於是人子感恩以祿仕尊其親，而父母亦惟恐其子終身庶人，而亟望其進取。徵幸躁競之徒，皆得藉口於榮親之說。此今之言孝，與古之道異者一矣。經又曰：「立身行道，顯名於後世。」古之所謂名者，有孝悌之實，達乎州巷，播乎上下，稱

其內行無虧焉爾。後世輕德術而右文藝，雖有會閔之行，不敵帖括之工之馳譽速也。一藝之能，一文之善，至薄也，而國人稱頌，父母亦嘉許焉。否則聞譽不著，父母不忻。此今之言孝與古之道異者二矣。居今日之日，而悖俗從古，不藉祿與名而悅其親者，雖賢者有所不能。賢者之異於衆人，獨能於祿與名之外，別敦古人之至行，以自力於門以內而已。同年友王君靜庵，悻悻而愿，自其少時，聞望已傾輩流。既成進士，官水曹。所謂祿與名，亦既兼得，而其內行純焉，常若不足。奉母楊太宜人在官，夙問而莫勤，言警而行惕。每食母以將子，子以慈母未嘗不展轉溫劬。每寢未嘗不再三周察。爲予稱太宜人之德，自相夫教子，以及姊姒、僕婢、澣濯、刀匕之微，未嘗纖末而不述。言及贈君東堂先生之遺事，未嘗不嗚噓。語太宜人少歲飢寒，艱勉之狀，未嘗不茹啣無窮也。余以是敬之處今之世，競逐於聲利之場，而其所事豈合乎孝經之道，固吾靜庵之自厲乎？抑太宜人之教於子，而施於家者，有以軼乎恆俗萬萬矣。今歲十一月，爲太宜人七十生日，同人多爲祝詩，屬國藩敘其端。余以素欽靜庵之至行，不敢以末義陳長者之前，因慨論夫古今言孝之變，以勸靜庵，亦以自策於隱微焉。

孫鼎庵先生六十壽序

程子有言：「科學之學，不患妨功，但患奪志。」蓋學者之始業於制舉之文也，未嘗不稽經辨義，求肖於聖人之言，以得有司

之一當。其志猶射者之在鵠，無惡於君子也。其後薰心仕宦，外以印綬鑿其心目，內習一切苟得之術，猶挾寸餌以釣巨魚，既得則并其綸竿而棄之。曩時稽經辨義之志，乃大爲纍纍。若若者之所奪。此先儒所用爲慨然也。通州孫鼎庵先生，阜學而積文，其於六經之蘊，百氏精義之說，亦既櫟其庭而據其席矣。乃屢應舉而不售，十進於省試，五上於春官，僅而得償一似汲汲於科舉者。及其既得，則絕意仕宦，去之唯恐浼焉。其所求者，正鵠反身之道，而所棄者，紛華溺心之場。是豈非志定不奪之君子，軼於末流萬萬者哉。人之意量，相去什伯千萬，至不齊也。鈞是試於科目也，或爭榮一時，偷以攫取富貴，或謀慮深遠，爲積累無窮之計。各著所懷，若背馳焉。先生之先人，自高祖以下，兩世成名進士，官中外各有聲。先生念非發憤特達，則無以趾前美，而啓後光。於是既自繩於學，復篤教其子。先日出而興，後雞鳴而息。寤有誠，食有警。迨甲午歲，與嗣君蘭檢學士同舉於鄉，而刻厲不改。既而學士官詞曹，屢操文柄，門下士以百數，而先生猶不改。又數年，以甲辰得雋禮部，投綬歸去，高臥林下，宜可少弛矣。而自繩以課孫者，卒帥初而不改。窺其意，以爲不得有司者之甄采，終無以驗吾學之果成與否。而子弟少年桀驁之氣，非繩之以帖括繁重之業，終無以內於程範。而上紹累葉詩書之澤。於此見先生之意量爲何如。豈與夫尋常試於科目者比竝，而論短長哉。今年十月，爲先生六十生日。同人各爲祝詩，彙書成帙，屬國藩序其端。余與學士同登乙科，又忝

翰林後輩，幼承序訓，聞家大人之論，急於科舉而澹於仕宦者，又與先生之識趣相類。故掇其大者著於篇，冀以博長者之歡娛。若其刑於家而式於鄉，醇德穆行，所以昭令問而膺多福者，雜見於同人詩歌中，非甚緒要，遂不及云。

善化夏母楊宜人墓志銘

宜人甯鄉縣學士楊君開梅之孫，處士應灼之女，善化地贈奉直大夫夏君諱某之子婦，贈奉直大夫諱某之配也。宜人在家，則溫恭孝，豈偏獲於親，擇所宜歸，莫良夏氏。既歸，事舅地贈君，及姑劉太宜人，逆志而饗之，未命而赴之，甘旨之調，不躬不進。贈君前所配黃宜人者，已早卒，僅遺一女，有兄與嫂亦卒，遺三子，贈君又仍歲多病，家無鉅細，豐委宜人。宜人共潔祭祀，斟藥禮醫，戢贏補緇，公私井井，視前女如已女，不敢毫末替焉。視己子如從子，不敢毫末加焉。督諸子之學，日省而月稽，師塾之饌，豐倍其室。就試於有司，出必戒，反必詰。其見錄也，悅而不溢，其黜也，救而不怒。以是諸子皆底於成。道光十七年，次子家泰舉於鄉。又三年，庚子，長子家鼎舉焉。又三年，癸卯，季子家升繼之。又二年，乙巳，家泰登名於禮部，主政於吏部。值皇太后七十聖節，天子大孝錫類，遂得覃恩襲封兩世。而家鼎亦以是年充景山官學教習。蓋自贈君之歿，至是二十年中間，郡縣行省之試，獲雋者，無歲無人。而婚嫁喪紀之役，亦薦至不絕。皆宜人一心營治，而亦以勞肆甚矣。道光二十

六年八月十九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八。卽以其年十二月某日，葬於甯鄉黃花塘，鳳形山之陽。有子男六人：長次卽家鼎，家泰，又次家豫，太學生，又次家謙，早卒，又次卽家升也。又次家賁，出嗣從祖兄弟萬程後。女二人：長適蔣前卒，次適侯孫男十二。降服孫二人：孫女八，曾孫女二人。宜人寬仁周摯，救困如焚。深達大義，不徇私愛。疾篤，顧言曰：『寄語鼎兒，泰兒，努力當官，無以家爲念。』以二子時在京師也，將奔喪，以銘屬國藩。越二年，乃銘之，而追內諸幽銘曰：

杞恪賓周別氏維夏承馥遠牟踵興達者宛宛女宗亦大其闔迪將多子竝騁天衢諸孤遺經廿年手澤影其羣起下報我特報以吾職不告實勞職之靡負厥伐斯高鑄於樂石千世其牢

江岷樵之父母壽序

(岷樵江忠源字)

道光二十有九年春正月，吾友江君岷樵以縣令之官浙江將行，告別於常所交知，其色若歎焉。內疚或問之曰：『得百里而長之，以子之才，行子之志，天下之至裕也。吳越湖山，天下之至怡也。而子歎焉，疚者何也？』岷樵曰：『古者學而入官，非以官學也。吾智術短淺，無以澤人，一負疚。吾父今歲年齒七十，吾母六十七矣。舍晨昏之養，而從事簿書，其或不職，又詒之羞。二負疚。抱此二者，吾奚以自克？』於是交知感其意，旣以言贈別，又別爲歌詩，致祝於封翁一峯先生與陳太孺人，願長者眉壽無替，以尉薦游子孺

慕之心。旣編次成冊，乃屬國藩序其端。蓋先生之少，則貧乏甚矣。無田以爲賴，乃授徒而內其執贄之儀。口敝而手疲，昕警而夕戒。終歲之入，以十之六仰事堂上，而中分其四。半以爲俯畜之需，半以急鄉里之義。舉邑中立賓興會，以瞻寒士省試之資。行鄉約，以殲妖賊之反側。皆先生發之。其赴義也，蹈人之所不敢爲，而其自奉也，極世之所不能堪。太孺人承闕緝匱，壹秉夫志。或累歲食粥，而舅姑甘旨甚渥也。國藩與岷樵知好以來，爲余稱述者數數矣。人情莫不就逸而惡勞，饜富貴而羞貧賤。至學道之君子不然，或忍饑甘凍，寔於原顏，而其中坦然有以自愉。或義冠曳綬，呵前衛後，而憂思而轉，若且夕不能自安者。彼各有其志也。南面而君一邑，息動而雷震，頤指而風行。僕從一怒，百姓重足。識者固當自惕，不當自憚。而浙水東西，自辛壬海上之役，創夷未復，有司者又刮其脂而吮其血，譬若醫者撫積瘵之人，有不感頽而思所振之，豈情也哉？岷樵自被命以後，誦賢而訪友，思其不逮，而慮其墮職。惴惴焉內疚無已。此與先生之安貧自樂其志趣，同耶否耶？吾聞岷樵之需次入京師也，先生屬曰：『吾不願女以美官博封誥，無使百姓唾罵吾夫婦足矣。』於此見君子之教子，視世俗相去何如？而岷樵所以娛親而養志者，宜何道之從哉？諸君子之爲詩，依於古人戡穀難老之誼，所以祝禱先生與太孺人，至周且厚。余乃略述先生平日學道之意，以期岷樵之篤信而謹守，而因以博長者之驩娛。凡居官而言養親者，覽吾斯文，亦將有所興起焉。

新甯縣增修城垣記

道光二十有七年，秋八月，疾人李世德、雷再浩，爲亂於湖南之新甯。有司檄遠近，有能禽賊，予白金五百兩。於是吾友江忠源、岷樵、應募部鄉兵，縛賊送官司，取所謂五百金者，歸獻堂上。爲太公壽。太公曰：「長吏以賞罰驅民，矯而不受，是墮上之信也；資人之力，而專其利，是刑已之廉也。信墮無以馭衆，廉刑無以立身。二者有一，將必不可。吾邑城垣傾圮久矣，若捐此金以興修，官必嘉之，衆必和之。衆與而功易集，城完而民得安枕，此十世之勳也。」岷樵從太公言，乃歸金於官，而上其議。長寶道兵備使者楊公聞之大悅，亦輸助五百金。知寶慶府事某公，知新甯縣事某公，各捐若干金，以助役。邑之士夫耆長，亦鼓舞輸財，爭先輦運。兵事之後，刻日興工。人人如警鳥之願治其巢也。大抵天下行省所隸，各有邊區，與他省所隸相際，去會垣動以千里。往往萬山叢薄，歧徑百出，奸人亡命，嘯聚其中，伺隙而爲變。捕之此，則逃之彼，鳥鼠奔竄，不可窮詰。或攻破山城，據爲窟穴，輒以號召叛徒，聲生勢長，相望也。若鄖陽際陝西、湖廣之交，南贛際江西、福建之交，以前明原傑王守仁之才，經略數年，僅而得安。而南山、老林，際三省之交。嘉慶教匪之役，喪師糜餼，乃至不可勝計。新甯，亦山國也。實處湖南、廣西之交，匪人煽結，卵育其間。瞰蕞爾之山城，而欲據而有之，屢屢矣。往在道光十六年，藍正樟以一亡額，揭竿竊發，幾欲墮城而殺

守吏，曾不一紀。李世德、雷再浩，踵而逆命。豈不以下邑孤遠，城郭不完，有以誨盜，而起亂萌哉？如又不從而修葺之，數歲以後，餘孽復滋，將思一逞於我。此垣墉之卑窳者，可長恃之，以爲晏然乎？於是岷樵以二十八年二月舉工。先治城之四門，有樓跂然而高，有闔儼然而堅，赤白煥然，而改其舊。遂次第興築，雉高於前者幾尺，培而厚者幾尺，補缺垣若干丈，增睥睨若干都，計土工幾千幾百，石工幾千幾百，金木之工幾千，費錢幾百萬。以二十九年某月畢役。自是有可守之險，寇賊不敢規以爲利矣。岷樵之來京師也，屬余敘其顛末，俾後之守土者，不時繕治，無苟毀成功云。

黃仙嶠前輩詩序

古之君子所以自拔於人人者，豈有他哉？亦其器識有不可量度而已矣。試之以富貴貧賤，而漫焉不加喜戚，臨之以大憂大辱，而不易其常器之謂也。智足以析天下之微芒，明足以破一隅之固識之謂也。器與識及之矣，而施諸事業有不逮，君子不深譏焉。器識之不及，而求小成於事業末矣。事業之不及，而求有當於語言文字，抑又末矣。故語言文字者，古之君子所偶一涉焉，而不齒諸有亡者也。昔者，嘗怪杜甫氏，以彼其志量而勞一世，以事詩篇，追章琢句，篤老而不休，何其不自重惜若此？及觀昌黎韓氏稱之，則曰：「流落人閒者，太乙一豪芒。」而蘇氏亦曰：「此老詩外，大有事在。」吾乃知杜氏之文字蘊於胸而未發者，殆十倍於世

之所傳。而器識之深遠，其可敬慕，又十倍於文字也。今之君子，秋毫之榮華，而以為喜；秋毫之挫挫，而以為愠。舉一而遺二，見寸而昧尺，器識之不講，事業之不問，獨沽沽以從事於所謂詩者。與且而綴一字，抵莫而不安，毀齒而鉤研，聲病頭重而不息。以啣嚙淺之語，而視為鐘彝不朽之盛業，亦見其惑已！松滋黃仙嶠先生質直而洞豁，泊然聲利之外，觀察於滇南，吏剔其奸，民宣其隱。於古人所謂器識事業者，亦既近而有之。閒以其餘，發為詩章。又能棄故攪新，約言豐義，而先生曾不以自鳴，退然若無以與於古者人之度量相越，為閔，為隘，為謙，為盈，不可一二計也。國藩既受而卒讀，因為擇其尤善者，得若干首，俾錄而存之。世有終其身以治詩自名，而志趣或未廣者，觀先生此編，亦將內慙而有以自擴也夫。

祭韓公祠文

維年月日，具官某，謹以清酒庶羞，致祭於先儒昌黎韓子之神維先生之明德，宜祀百世。文人學子，皆所瞻顧。而禮典所載，獨配享先師孔子西廡，他無特祀。國藩前官翰林院詹事府，皆有先生祠堂。今承乏禮部，亦祀先生於官署之西北隅，而皆稱曰「土地祠」。國藩履任之日，敬謹展謁，乃神像之旁，有先師孔子之木主，儼然在焉。竊以土地之稱，非經非訓。古者惟天子得祭大地，諸侯則社以祭。士大夫以下，成羣立社，多者二千五百家，或百家以

上，小者二十五家。蓋土爰稼穡，民生所賴。凡食毛踐土者，皆得祭以報功，義固然也。自唐以下，有城隍之祀。世傳張說所為祭文，及李陽冰碑記，舊已。今天下由京師以至行省郡縣，皆立廟以安城隍。原易有城復于隍之占，禮有八蜡水庸之祭。高壘深池，以捍民患，推社之義，而為之立祀，理亦宜之。獨土地之祀，不可究其從始。國藩所居之鄉，或家立一神，或村置一廟，大抵與古之里社相類。而京師官署，尤多有土地祠，往往取先代有名德者祀之。先生之生，未嘗蒞官禮部。今殿已千年，所謂神在天上，如水之在地中，無所不際。而謂僅妥侑於一署之內，丈室之中，如古所稱社公云者，亦以黷慢甚矣。若先師孔子，則先生所誦法終身者也。先生嘗美顏氏得聖人以為依歸，若深自歎恨，不得與於弟子之列，而無知者，乃位孔子於尊容之旁，先生而果陟降在茲，其必蹙然不安也。國藩瞻禮之餘，詢諸胥吏，舉不辨其由來。舊例春秋以蕭齋奉祀先生，國藩亦且循沿習之常，以致吾欽嚮之私。惟於孔子之位，措置失宜，則不敢須臾蹈故，懼干大戾。謹奉木主，爇香焚之。既敬告所以，因為之詩歌，使工歌以人聲，冀先生之神安休於此。不腆之誠，庶為歆鑒。詩曰：

皇頌造文，萬物咸秩。尼山纂經，縣於星日。衰周道溺，踵以秦灰。繼世文士，莫究根莖。炎劉之興，炳有揚馬。沿魏及隋，無與紹者。天不喪文，時起巨唐。誕降先生，掩薄三光。非經不效，非孔不研。一字之愜，通於皇天。上起八代，下垂千紀。民到於今，恭循成軌。子未

小子少知服膺，朗誦遺集，尊靈式憑。蓋廟秩宗，載瞻祠宇。師保如臨，進退維儀。位之不當，宣聖在旁。大祀躋僖，前哲所匡。我來戾止，神其安恬。敬奠椒漿，式告來葉。

祖四世元吉公墓銘

道光歲戊申，家叔父爲太高祖考妣置詞宇。其明年，又爲修其墳域，乃郵書於京師，命國藩記其源委。國藩於公爲六世孫，公之行事，不盡悉。謹按家乘及傳聞於祖父者，以表於公之墓道。

公諱應貞，字元吉，遷湘四世祖也。少貧，手致數千金，產室廬處，盡以予分其子，而自置衡陽之甃塘灣田四十畝，以老焉。公沒後，子孫歲分其租以爲常。至嘉慶歲丁巳，家祖及族長尊三以彰二公，糾族之人，議積一歲之租，以爲公清明之祀。今所置圳上之田是也。家叔父所修祠宇在焉。而甃塘灣之田，族之人又於嘉慶壬申議，永爲公祀田矣。獨公之墓未修，族衆憂之。家叔父乃慨然任之。糾工不一月，竣。距公沒時，已八十餘年矣。公生於康熙甲戌年二月廿三日，辰時沒於乾隆甲申年八月十五日巳時。配劉太孺人，生於康熙乙亥年三月十二日未時，沒於乾隆甲申年三月初二日子時，合葬於湘鄉大界鄉羅家屋場後之陽。子六人，長楚材，次輔臣，次文炳，次明德，次兼山，次容若。國藩乃公次子輔臣公之元孫也。銘曰：

昔公創業，源遠流長。服疇食德，浸熾而昌。菴菴鬱積，有耀其

光。千秋宰樹，終焉允臧。

國子監學正漢陽劉君墓志銘

道光二十有八年九月十八日，吾友漢陽劉君卒於家，年三十有一。踰月，訃至京師。國藩爲位哭於舍旁道院。遂徧告諸友，皆相弔哭，有失聲者。明年某月某日，葬於某里某山。劉氏先隴之次。國藩乃爲銘伐石，於都下寓舟浮江，以達於漢。既不及事，則追而埋諸墳之趾。君之爲學，其初熟於德清胡渭、太原閻若璩二家之書，篤嗜若渴。治之三反，既與當世多聞長者游，益得盡窺國朝六七鉅儒之緒。所謂方輿、六書、九數之學，及古號能文詩者之法，皆已規得要領。采名人之長義，與已所考證，雜載於書冊之眉旁。求祕本鉤校，朱墨竝下，達旦不休。久之，稍損心氣，又再喪婦，遂疾作。不良食飲，君自傷年少羸弱，又所業繁雜，無當於身心。發憤歎曰：「凡吾之所爲學者，何爲也哉？舍孝弟取與之不講，而旁鶩瑣瑣，不以慎乎！」於是痛革故常，取濬洛以下切己之說，以意時其離合，而反覆之。先是君官國子監學正，薄有祿入，而婦翁鄧氏資之數千金，歲益餽給。至是盡反金鄧氏，而移疾罷官。將家居，食力以爲養。蓋浩然自得，以歸。歸未數月，而奄及於死，可哀也。始君之歸，嘗語國藩：「沒世之名不足較，君子之學務本焉而已。吾與子敝精於校讐，費日力於文辭，以中材而謀兼人之業，徼倖於身後，不知誰何者之譽。自今以往，可一切罷棄，各敦內行。沒齒無聞，而誓

不復悔。國藩敬諾。其後君歸，果臞勉孝恭，族黨大悅。規畫家政，條議羸具，而君遽卒。命之永不永不足憾，獨其事親從兄之志之美且堅，而不克竟其事，茲其可悲者也。而國藩之無似，不克踐死別之約，以一塞故人地下之望，此又余所深恥而切痛者也。君諱傳瑩，字椒雲。曾祖良琨，祖方仍。世有隱德。父正柏，以君官封徵仕郎。母葉氏，封孺人。始娶湯繼娶陳，皆前卒。終娶鄧氏。君之反婦家，金鄧贊成之。無子，以兄子世圭嗣。君之學業，其考核載於書冊之眉者，與其詩古文，皆不以刊布。惟搜得朱子所輯孟子要略一書，國藩爲校刻行於世，修君志也。銘曰：

竝吾之世，江漢之濱。有志於學者，一人其體魄藏於此土，其魂氣之陟降，將游乎在天諸大儒之門。敢告三光，幸照護乎茲墳。

漢陽劉君家傳

余既銘劉君椒雲之墓，其兄子世墀復寓書抵余：「季父之行義，蒙甄敘大凡。其爲學之次第，不幸遺慶未成。世墀之愚，不可驟曉。其孤世圭尤幼。卽他日長大，終無以親尋先人甘苦。季父執友，莫篤先生。先生若哀吾昆弟，卽別爲家傳，鐫諸家牒，所以不死季父，而貺我劉宗，益厚無已。」蓋椒雲之學之自得中於者，有不可殫諸文字者矣。其致功之迹，國藩實親見之，而親討之。稱述以詔其諸子，吾之職也。始椒雲嘗治方輿家言，以尺紙圖一行省所隸之地，墨圍界畫，僅若牛毛。縣以圓圍，府以叉牙，交錯成圍，不爲

細字識別。晨起指誦曰：「此某縣也，於漢爲某縣，此某府某州也，於漢爲某郡國。」凡三四日而熟一紙。易他行省，亦如之。其於字書音韻及古文家之說，亦皆刺得大指。其後益及天官推算，日夜欲求明徹，銳甚。適會喪婦，勞患致疾，乃稍稍自惜，慨然有反本務要之思矣。竊嘗究觀夫聖人之道，如此其大也。而歷世令辟，與知言之君子，必奉程朱氏爲歸，豈私好相承以然哉？彼其躬行良不可及，而其釋經之書，合乎天下之公，而近於仲尼之本旨者，亦且獨多。誠不能違人心之同然，遽易一說以排之也。自乾隆中葉以來，世有所謂漢學云者，起自一二博聞之士，稽核名物，頗捨先賢之遺而補其闕。久之風氣日敝，學者漸以非毀宋儒爲能。至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字，一切變更舊訓，以與朱子相攻。難附和者，既不一察，而矯之者，惡其恣睢，因竝蔑其稽核之長，而授人以詬病之柄，皆有識者所深憫也。椒雲初從事於考據，卽已洞知二者之弊。既更憂患之餘，尤自斂抑，退然若無以辦於學術也者，默識而已矣。於是道光二十八年二月，棄其所官之國子監學正，決然歸去，以從政於門內。積其謹，以嚴父母之事，以達於凡事，無所不嚴。積其誠，以推及父母之所愛，若所不愛，無不感悅。其又不合則考之禮經，覈之當世之會典，以權度乎吾心。自然之則，必三善焉而後已。病中爲日記一編，記日之細故，自責絕痛。將卒，又爲遺令處分無憾。蓋用漢學家之能，綜核於倫常日用之地，以求一得當於朱子後之覽者，可以謂之篤志之君子邪？抑猶未邪？國藩

爲發其探術之意，既告其諸子，亦與異世承學者質證焉。

孟子要略敘跋

朱子所編孟子要略，自來志藝文者，皆不著於錄。朱氏經義考亦稱未見。寶應王白田氏爲朱子年譜，謂此書久亡佚矣。吾亡友漢陽劉某雲傳，始於金仁山孟子集注攷證內搜出，復還此書之舊。王氏勤一生以治朱子之業，號爲精核無倫，而不知要略一書，具載金氏書中，卽四庫館中諸臣於金氏集注攷證爲提要數百言，亦未嘗道及。此書蓋耳目所及，百密而不免一疏事之常也。觀金氏所記，則朱子當日編輯要略，別爲注解與集注，間有異同。（金氏於人皆有所不忍，章云『要略注，尙是舊說』）桃應問曰：『章云『要略注文微不同』。』今散失既久，不可復覩。某雲僅能排比次第，屬國藩校刻，以顯於世。抑猶未完之本，與然如許叔重五經異義，余隱文尊孟辨之類，皆湮晦數百年矣。一旦於他書中刺取掇零拾墜，遂復故物，則此書之出，安知不更有人焉。蒐得原注，以補今日之闕乎？天下甚大，來者無窮，必有能篤者。朱子之書，罔羅以彌遺恨者，是吾某雲地下之靈，禱祀以求之者也。

孟子之書，自漢唐以來，不列於學官。陸氏經典釋文亦不之及。而司馬光晁說之之倫，更相疑詆。至二程子始表章之，而朱子遂定爲『四書』。既薈萃諸家之說，爲孟子精義，又采其尤者，爲集注七卷，又割晰異同，爲或問十四卷，用力亦已勤矣。而茲又簡

擇爲要略五卷，好之如此，其篤也。蓋深造自得，則夫泳於心而味於口者，左右而逢其原，參伍錯綜，而各具條理。雖以國藩之蒙陋，讀之亦但見其首尾完具，而不復知衝決顛倒之爲病。則其卓然而當於人人之心，可知已。國藩既承亡友劉君遺令，爲之排定付刻，因頗仿近思錄之例，疏明分卷之大指，俾讀者一覽而得焉。大賢之旨趣，誠知非末學所可幸中，獨未知於吾亡友之意，合邪？否邪？死者不可復生，徒使予茫然四顧，而傷必也夫。會國藩又識。

陳仲鸞同年之父母七十壽序

天之生賢人也，大氏以剛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無以全其純固之天。卽幸而苟延，精理已銷，恆餘僅存，君子謂之免焉而已。國藩嘗采輯國朝諸儒言行本末，若孫夏峯、顧亭林、黃梨洲、王而農、梅勿庵之徒，皆碩德貞隱，年登耄耋，而皆秉剛直之性，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奪。故常全其至健之質，躋之大壽而神不衰。不似世俗孱懦，豎子依違濡忍，偷爲一切不可久長者也。同年生陳君仲鸞，與余交十餘年，每相與議論平生，慷慨不撓。或品第當世人倫，意所不可，睥睨譏切，無所復忌。同人或謂仲鸞居吏部曹司，身處卑冗，更事未深，宜其囂囂不謂。若移置要地，稍稍練習文法，亦且毀觚而爲圓矣。旣而仲鸞果以孝第入直軍機，而鸞直發憤，芒角森然，曾不減其曩者之舊。吾乃私怪生民剛直之性，其稟之有厚有

薄，未可以一概度量也。開輒與仲鸞語家世之詳，及太公太母之行，仲鸞爲余言：『封翁蔭召先生，生而伉爽，屢經艱險，履之如夷，遇人有心所不許，雖豪貴人，必唾棄之。卽心之所許，雖孤嫠卑賤，必引而翼之。愈窮阨，愈禮敬與鈞。自親族州閭，皆服其誠信。遠近紛難就之決，遣凡所論，斷久而輒應。封母高太恭人，祇順惇篤，尊尙節義，蓋皆有剛直之風，然後知仲鸞之激烈不阿，雖受性獸厚，亦其稟之庭闈者。歲漸月染，涵濡之久而不自知也。人固視乎所習，朝有嬗襲之老則，羣下相習於詭隨，家有骨鯁之長，則子弟相習於矩矱。倡而爲風，效而成俗，匪一身之爲利害也。今年八月，爲先生暨太宜人七十生日，年家之子，同官之良，咸稱觴仲鸞之邸第，作爲詩篇，以祝難老，屬國藩爲之序。余乃略述平昔與仲鸞言論大指，以著先生之節概。因推國初諸儒以剛直而享大年者，爲先生致善禱之誼，亦使世之君子聞之，而有所警焉。』

槐陰書屋圖記

吾師江陰季先生自名其寓舍曰：『槐陰補讀之室』，而屬人爲之圖。圖成於道光癸卯之夏時，先生方官內閣學士，職思簡易。曰：『補讀』云者，以爲績學不夙，任優而後補之謙退之詞也。是年冬，先生視學安徽三年，還朝，則已掌吏部，或攝戶部，又督漕於潞河，釐鹽於天津，蕩滌田賦積虧於兩浙。庶政倥傯，刻無暇晷，聞遂有巡撫山西之命。於是先生手圖而告國藩曰：『吾昔名吾

居室而圖之也，將以讀吾書也。今五、六年間，腐精於案牘，敝形神於車塵馬足，曩之不逮，竟不克補。則今之悔，又果可補於後日乎？子爲我記之，志吾疚焉。』國藩嘗覽古昔多聞之君子，其從事文學，多不在朝班，而在仕宦遠州之時。雖蘇軾黃庭堅之於詩，論者謂其汴京之作少遜，不敵其在在外者之殊絕。蓋屏居外郡，罕與接對，則其志專，而其神能孤往橫絕於無人之域。若處京師，浩穰之中，視聽旁午，甚囂而已矣。尙何精詣之有哉！我朝大儒林興，號爲邁古。然如睢州湯公儀、封張公、江陰楊公、高安朱公、臨桂陳公、合河孫公，數賢人者，大抵爲外吏之日多，宦京朝之日少。卽在京朝，其任職也專，其守法也簡，亦常有餘力。今六部科條之繁，既三倍於百年以前，而先生之所歷，或一身而兼數職，一歲而更數役，每夕丑初趨離宮待漏，盡午而後返。曹官白事，判牘莫夜不休。又以其閒，賓接生徒，宴會寮友，伺隙以求終一卷焉，而不可得。視數賢人者之處京朝時，勢固不侔矣。此先生所用無愧然也。今者先生持節山西，政成而神暇，盡發遺編，以補素願。蓋將與數賢人者角其實，而爭其光。而國藩竊竊高位，乃適蹈先生之所疚。往者不可償，來者不可必，故略述時事，令異世官朝籍者有考焉。

錢塘戴府君墓志銘

錢塘少司馬戴君，既葬，其親資政府君、王太夫人，六年未有

以聲諸幽，乃以命其友會國藩。國藩爲譜其系，述其行，紀其恩，遇因及其息，以識其葬。其系曰：周植湯後於宋，幽王時宋公諡戴。後遂以公族爲氏。聖與德，扶經闡教，襲爲通儒。傳至南唐，安爲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諡忠恭。子奢始居新安之隆阜。孫處居上溪口，仍世爲徽人。至明崇禎間，有一美者，仕浙江都指揮經歷。子孫遂爲錢塘人。會祖永萃，祖承徵，考佳瓊，兩世皆封朝議大夫。朝議君生四子：長道亨，鄉試爲舉人。次道立，議敘府同知。次道泰，府君諱道峻，字升甫，其季也。王太夫人考曰：通泗，贈奉直大夫。其門族自爲風氣，杭人甲乙目之。其行曰：府君綜治羣書，不以一流自域，不與橫目之民爭利，不與逆撓者校曲直。改葬長兄之墓，迎主於家，而時其祭。從父墓崩，易棺而遷葬。又葬其姊之夫，又葬其師之無主後者。少嗜碑碣，繼者古扇，聚以千計。老者古金，泉刀布幣，兼收博考。既寄於三者，乃冥於萬物，陶然自娛，不爲執必。凡譽毀窮通，有亡壹等齊之，終其身不以關於慮也。太夫人操作暇豫，而供具倍於衆手，御下無甚色，而僕婢肅然。嫁衣燬於火而無戚容。將死而無哀語。其恩遇曰：府君既補學官弟子，七試於鄉而七黜。以子熙貴，敕封儒林郎，誥封朝議大夫。既沒，而熙躋卿貳，國恩例資資政大夫。太夫人初封安人，繼贈恭人，亦例晉夫人。其息曰：男子三人，長卽熙，以翰林三直南書房，再視廣東學，累官至兵部右侍郎。次曰煦，府學生。明天官，算術。次曰壽，議敘府同知。女子四人，皆歸士族。孫十一人，有恆，府學生。以恆之恆，縣學生。可恆，如恆，果恆，其

恆，斯恆，所恆，自恆，爾恆。孫女三人，會孫三人，兆登，兆春，兆衡。會孫女一人，其葬曰：太夫人卒於道光十五年，四月十八日，年六十七。明年九月十七日，葬於西湖之三台山麓。越七歲，道光二十二年三月十七日，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三。卽以其年十二月十一日，穿太夫人之域而合葬。既固既處，永貞無紀。銘曰：
錢王湖濱有一士，十年內廷書畫史。會使嶺南萬里行，又坐樞府統九兵。是爲府君之令子，實奉老親葬於此。既葬六載，吾爲銘下，告誰何上日星。

跋衍聖公孔恭愨公墓志銘刻本

漢碑載乙瑛、韓勅、史晨，數人者，有功於孔林，甚鉅。而史君二碑，既載其請祠之章，又敘其饗禮之盛，其補牆垣，治澆井，種梓，守冢，諸績，至屢書不一書，功亦夥矣。此碑載恭愨公本以聖人之冑，而具有功孔林，又百倍於前哲。若更得善篆隸者，大書重刻，異世流傳，豈僅與史君輩比烈哉。

崇仁謝君墓志銘

君諱廷恩，字拜賡，姓謝氏。少則貧甚，讀書裁盡論語，遽去而之農。又之商，南入閩，西入蜀，逐物貴賤，轉徙常贏。嘗與鄧氏俱爲賈主計者，誤以金六百入君，君密歸其金，而戒主計者更易簿記。鄧氏由是厚德君。遠近布聞，人人爭欲相倚助矣。亦有天幸所居

恆獲累致巨萬，美輒散之。爲縣建義倉，構廩四十二間，貯穀萬六
百石，捐金凡千三百斤，建育嬰堂，捐金二千兩。家置宗祠，捐穀若
千斛。郡縣立羣祀廟，捐錢若干緡。學官於新進生，例取束修之資。
新進生或貧乏無所出，則又爲捐四百萬錢。君弱冠孤寒，蝸蝸赤
立，商賈所入，盡委義舉。苟利於人，不以絲毫自爲。顧計苟力所能
劬勞，百於人不辭也。自太守、縣令爭欲致君，君終不一私謁。邑有
大役，長官杖任，羣目相屬，君亦不以他人規我稍爲辟縮。蓋行之
五十載，靡財不可算，而君年亦七十矣。先是，崇仁有黃洲橋，屢修
屢毀，以資用浩博，莫敢大興。至是，君出任之，鑿石鑄金，堰水淘沙，
衆匠束手，叩君計畫，橋成。廣一丈九尺，袤四十七丈，費白金六萬
而強。以七十二歲而經始，四載而畢。畢工二載，而君卒。壽七十有
七。道光二十一年九月廿四日也。祖亮弼，考上許並贈中憲大夫。
君以急公聞於朝，議綬巡檢候選。又以子貴，贈中議大夫。配周氏，
劉氏，皆贈淑人。子蘭階，候選州同。蘭生，進士。工部郎中。蘭英，優貢。
生蘭堦，刑部員外郎。蘭贇，縣學生。女五人，男子十二人，女子九人。
以某年某月日，葬於某鄉某原。既葬之幾歲，蘭堦屬予爲銘，而追
事焉。銘曰：

民之豐約，有尸在天。彼富而吝，終或餒焉。貧而能施，積乃如
山。徒手十載，富埒周公。一毫匪義，神鑒厥衷。聚有神監，散有天視。
利濟宏多，人天駢喜。佔畢豈久，僅盡魯論。因心之矩，粲其經綸。光
儀既蟄，前世承福。載表徽猷，以愧儒服。

歲暮設奠告王考文

嗚呼！維我王考神馭徂賓。赴音來止，今越五旬。嗟我王考，令
德淵燦，體秉純剛，內含貞淑。往在戊歲，小子南旋，扶依驪戲，左右
五盤。亥年歸朝，載遠色笑。行履過差，辟咎無詔。十年京國，官繁私
牽。轉蓬浮徙，莫傍本根。吾皇錫類，褒封父祖。志養則虧，虛榮奚補？
三載寢疾，侍藥不躬。遂淪慈照，允蹈鞠凶。我父母，潛焉在疚。小
子雖頑，不懲罪悔。疇昔提耳，彝訪猶存。十墮一守，痛思難論。歲將
更始，時物遷變。敬薦庶羞，祇希優見。尚鑒！

謝子湘文集序

嗚呼！士生今世，欲有所撰述，以庶幾古作者之義，豈不難哉？
自束髮受書，則有事舉子帖括之業。有司者割截聖人之經語，以
試其能。偏全虛實，斷續鉤聯之際，銖有律，黍有程。而又雜試以詩
賦、經義、策論。其爲品目，固已不勝其繁矣。而一、二才桀之士，既挾
羣藝，以應有司之求，又別進慕乎古之能文者，以降其兼勝無已
之心。於是乎，目欲并視，耳欲四聽。做精而費，日終不能達於古人
之庭者，比比而是也。古之爲文者，其神專有所之，無有俗說庸言，
看其意趣，自有明以來，制義家之治古文，往往取左氏、司馬遷、班
固、韓愈之書，繩以舉業之法，爲之評注，以顯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
爲之鐵圍，以識別之。爲之評注，以顯之。讀者囿於其中，不復知點

團評乙之外，別有所謂屬文之法也者。雖勤劇一世，猶不能以自拔。故僕嘗謂末世學古之士，一厄於試藝之繁多，再厄於俗本評點之書，此天下之公患也。將不然哉？將不然哉？南豐謝君子湘，與予同歲舉於鄉，又同登於禮部。其羣藝見采於有司者，固已趨絕與人人異。自君之生，予嘗見聞而內敬之矣。既歿，而其弟出君所爲古文示予，又知其志之可敬也。蓋以流俗之墮於所謂一再厄者，而以君之所得較之，其爲踰越可勝量哉！於是爲序而歸之，因道其通患，以概夫末世承學之難焉。

正月八日王考生辰告文

嗚呼王考棄養，三月有奇。音容綽邈，豈復可追？疇昔笑聲，千山震裂。今則無聞，厚地藏熱。遊子遠官，萬里關山。葬不執紼，殮不憑棺。期服去位，古有行者。竊祿不歸，拘牽苟且。上春初吉，敬遇誕辰。敢蠲嘉旨，用薦苾芬。爰循國典，遂釋齊衰。在天靈爽，儻獲惠來。尙鑒。

書王雁汀前輩渤海圖說後

書孔氏疏云：『堯時青州當越海而有遼東。』杜氏通典云：『青州之界，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而胡氏渭曰：『漢武所開樂浪元菟二郡，乃古嶠夷之地。』嶠夷義和所宅，朝鮮箕子所封，皆應在青州域內，不僅遼東而已。據此數說，則禹

時青州踰海而兼營州之地。理若可信。齊召南氏所謂勢固自然者也。前明遼東都指揮使，隸於山東布政司。明初遼東士子尙附山東鄉試。厥後以渡海之艱，改附順天。而遼東各州衛隸於山東，則終明之世不改。蓋亦猶上古之青州兼轄營州云爾。我朝定宅燕京，與明代同，而遼左爲陪都重地，則與前明之二州二十五衛視同羈縻者，輕重迥別。故勃海之襟帶，旅順之門戶，視前世猶加慎焉。雁汀先生之意，欲於隍城石島之間，駐水師將領一員，登州、金州、南北兼巡，內以防盜匪之狙伏，外以懾夷人之闖入，可謂謀慮老成，操之有要者已。道光二十九年，御史趙東昕建登州設立水師之議，宣宗成皇帝下其事，令兵部軍機處會議。當事者以迹近更張，格而不行。國藩時承乏兵部，頗知旅順要隘，宜別置嚴鎮，而不知康熙年間有嵩祝請登州水師巡哨金州鐵山之說，亦遂附和，未遑他議。今觀先生圖說所載實錄各條，知國家機務尤大者，列聖廟謨，皆已籌及之。苟能推行而變通，則收功不可紀極也。故述前說以互證，亦以志余不學之恥焉。

養晦堂記

凡民有血氣之性，則常翹然而思，有以上人。惡卑而就高，惡貧而覲富，惡寂寂而思赫赫之名，此世人之恆情。而凡民之中，有君子人者，常終身幽默，闕然深退，彼豈生與人異性，誠見乎其大，而知衆人所爭者之不足深較也。蓋論語載：『齊景公有馬千

駟。曾不得與首陽餓萃繫論短長矣。余嘗卽其說推之，自秦漢以來，迄於今日，達官貴人，何可勝數？當其高據勢要，雍容進止，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無以異也。而其間又有功業文學，獵取浮名者，自以爲材智加人，萬萬及夫身沒觀之，彼與當日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營營而生，草草而死者，亦無以異也。然則今日之處高位而獲浮名者，自謂辭職而居顯，先氣足以自振矣。曾不知其與眼前之廝役，賤卒汚行賈豎之營營者，行將同歸於漸盡而毫毛無以少異，豈不哀哉？吾友劉君孟容，湛默而嚴恭，好道而寡欲，自其壯歲，則已泊然而外富貴矣。旣而察物觀變，又能外乎名譽，於是名其所居曰「養晦堂」，而以書抵國藩爲之記。昔周之末世，莊生閱天下之士，湛於勢利，泊於毀譽，故爲書戒人以闇默自藏，如所稱董梧、宜僚、壺子之倫，三致意焉。而揚雄亦稱「炎炎者滅，隆隆者絕，高明之家，鬼瞰其室。」君子之道，自得於中，而外無所求，飢凍不足於事者，而無怨，舉世不見是而無悶，自以爲晦天下之至光明也。若夫奔命於烜赫之途，一旦勢盡意索，求如尋常窮約之人而不可得，烏觀所謂高明者哉？余爲備陳所以，蓋堅孟容之志。後之君子，亦觀省焉！道光三十年，歲在庚戌，冬十月。

朱慎甫遺書序

瀏陽朱君文虬所爲書曰：『易圖正旨』者，一卷；曰『五子

見心錄』者，二卷；曰『從學雜記』一卷；『文集』一卷。嘉道之際，學者承乾隆季年之流風，襲爲一種破碎之學。辨物析名，梳文櫛字，刺經典一二字，解說或至數千萬言。繁稱雜引，遊行而不得所歸。張已伐物，專抵古人之隙，或取孔孟書中心性仁義之文，一切變更故訓，而別創一義。羣流和附，堅不可易。有宋諸儒周程張朱之書，爲世大詬。間有涉於其說者，則舉世相與笑唾辱，以爲彼博聞之不能，亦逃之性理空虛之域，以自蓋其鄙陋，不肖者而已矣。朱君自弱冠志學，則已棄舉子業，而惟有宋五子之求，斷絕衆源，歸命於一。自六經之奧，百氏雜家有有用之言，無不究索。其終折衷於五子。家貧負母渡湖，招徒授學，取其入以爲養。養則獨臚，身有饑色，或勸以稍易其途，從事於時世所謂辨物梳文櫛字之學者，足以傾駭耳目，植朋廣譽。君笑曰：『吾於科目且棄而背之矣，其又屑覲彼邪？』卒以不顧。日抱遺訓，以自鑄其躬，繩過無小，克敬以裕。闒然至死而不悔。嗚呼！君之於學，其可謂篤志而不牽於衆好者矣。惜其多有放佚，如大易粹言春秋本義三傳備說諸篇，今都不可見。其僅存者，又或闕殘，難令完整。其易圖正旨推闡九圖之義，與德清胡渭寶應王懋竑氏之論，不合。山居僻左，不及盡覘當世通人，成說小有岐異，未爲額也。予旣受讀終篇，因頗爲論定，以詒鄉人知觀感焉。

書周忠介公手札後

往余讀史正公集見其乙酉四月十九日遺書五通，又廿一日絕筆一紀。其言至深痛不可終讀。蓋視楊忠愍公獄中家書，猶或過之。乾隆四十二年我高宗皇帝命摹勒史公絕筆於揚州梅花嶺祠壁。而楊公手書亦於邇歲摹刻於京師松筠菴祠中。忠臣志士或鬱屈於一時，其精光終將大顯於世，不可得而闕也。門人潘生伯寅頃以周忠介公被逮時手札視余，乃與前楊後史若出一轍，雖號爲三仁，殆無愧色。世多疑明代誅鋤搢紳，而怪後來氣節之盛，以爲養士實厚使然。余謂氣節者，亦一二賢臣倡之，漸乃成爲風會，不盡關國家養士之薄厚也。當忠介吳中就逮之時，其駢首殉難之五人者，顏佩章等皆市人，周文元則與隸耳。彼豈嘗邀朝廷一日之養，養尙且慷慨赴義如彼，況乎士大夫有綱常風教之責者哉。

劉母譚孺人墓志銘

國藩不肖，幸得內交於當世之通才碩學，仁人君子，不爲不多。而莫夙於里中劉蓉孟容，諠亦莫隆焉。以是褻於人，人亦褻之。以謂兩人者，天下之至愛也。自余挂名朝籍，待罪六官，去父母之邦，十有四年。孟容之巾屨儀度，不可接於吾之目，其語笑不可際於吾之耳。僅以書問勞遺，然且闊絕，或望甚，私怨喁喁。咸豐二年六月，先太夫人棄養，孟容亦以五月二十八日喪母。國藩匍匐來歸，兩人者相遇於縣門，斬焉對泣，自傷老大，又離凶疚。而是時粵

中逆賊，方渡湖而北，聯巨艦數十里，旌旗蔽江，謠言雷動。其後遂破漢陽，陷武昌。明年又殘九江，掠安慶，入江甯揚州，而據之烽火。達於淮徐，天下震駭。國藩以天子命，治團練於長沙，挾孟容以俱出。苦語窮日夜，相與悲憤追憶，誠不意世變遽已。抵此，忠氣之積有自來也。五月辛亥，孟容將葬母於樂善里葛冲山之陽，乃不敢自致，謹致其太公之命曰：『四方多難，而陵谷有不可知。汝既獲私於會君，葬有日，宜從會君謀所以識於葬者。』遂督銘銘曰：

譚有淑妃，衛姜之姨，仍世不墮，名媛紹之。來室於劉，莫逮先姑。繼姑曰謝，投溫承愉，胡洪胡瑣，室事教我。未匱先防，有置無頗。夫子人傑，是名振宗。崎以平劑，如羽諸宮。廣資窮民，鄉亭大悅。身無華御，終年補綴。魚菽尸祭，蠲蠲必躬。孝婦篤敬，遂與天通。篤生五子，長其蓉也。徑晞淵濶，吾見亦寡。二仲並殤，化爲黃土。次葵，女審，驂駕如舞。三女婉婉，皆嫁士人。兩孫葩苗，玉立振振。長曰培基，幼者培屋。女孫惟四，不書誰某。乾隆辛亥，託生十月。六二春秋，返其大宅。受形之初，萬邦太和。畢命之歲，天地干戈。生死盛衰，難究難詳。感慨勸銘，以詔茫茫。

卷二

討粵匪檄

爲傳檄事：逆賊洪秀全、楊秀清，稱亂以來，於今五年矣。荼毒生靈數百餘萬，蹂躪州縣五千餘里。所過之境，船隻無論大小人

民無論貧富，一概搶掠罄盡，寸草不留。其擄入賊中者，剝取衣服，搜括銀錢，銀滿五兩而不獻賊者，即行斬首。男子日給米一合，驅之臨陣向前，驅之築城濬濠。婦人日給米一合，驅之登陴守夜。驅之運米挑煤，婦女而不肯解腳者，則立斬其足，以示衆婦。船戶而陰謀逃歸者，則倒擄其屍，以示衆船。粵匪自處於安富尊榮，而視我兩湖三江被脅之人，曾犬豕牛馬之不若。此其殘忍慘酷，凡有血氣者，未有聞之而不痛憾者也。自唐虞三代以來，歷世聖人，扶持名教，敦敎人倫，君臣父子上下尊卑，秩然如冠履，不可倒置。粵匪竊外夷之緒，崇天主之教，自其僞君僞相下逮兵卒賤役，皆以兄弟稱之，謂惟天可稱父。此外，凡民之父，皆兄弟也；凡民之母，皆姊妹也。農不能自耕以納賦，而謂田皆天王之田，商不能自賈以取息，而謂貨皆天王之貨。士不能誦孔子之經，而別有所謂耶穌之說，新約之書，舉中國數千年禮義人倫詩書典則，一旦掃地蕩盡。此豈獨我大清之變，乃開闢以來名教之奇變？我孔子孟子之所痛哭於九原，凡讀書識字者，又烏可袖手安坐，不思一爲之所也？自古生有功德，沒則爲神。王道治明，神道治幽。雖亂臣賊子窮凶極醜，亦往往敬畏神祇。李自成至曲阜，不犯聖廟，張獻忠至梓潼，亦祭文昌。粵匪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燬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汚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斯又鬼神所共憤怒，欲一雪此憾於冥冥之中者也。本部

堂奉天子命，統師二萬，水陸並進。誓將臥薪嘗膽，殄此凶逆，救我被擄之船隻，拔出被脅之民人，不特紆君父宵旰之勤勞，而且慰孔孟人倫之隱痛，不特爲百萬生靈報枉殺之仇，而且爲上下神祇雪被辱之憾。是用傳檄遠近，咸使聞知。倘有血性男子，號召義旅，助我征剿者，本部堂引爲心腹，酌給口糧。倘有抱道君子，痛天主教之橫行中原，赫然奮怒，以衛吾道者，本部堂禮之幕府，待以賓師。倘有仗義仁人，捐銀助餉者，千金以內，給予實收部照。千金以上，專摺奏請優敘。倘有久陷賊中，自拔來歸，殺其頭目，以城來降者，本部堂收之帳下，奏授官爵。倘有被脅經年，髮長數寸，臨陣棄械，徒手歸誠者，一概免死，資遣回籍。在昔漢唐元明之末，羣盜如毛，皆由主昏政亂，莫能削平。今天子憂勤惕厲，敬天恤民，田不加賦，戶不抽丁，以列聖深厚之仁，討暴虐無賴之賊。無論遲速，終歸滅亡，不待智者而明矣。若爾被脅之人，甘心從逆，抗拒天誅，大兵一壓，玉石俱焚，亦不能更爲分別也。本部堂德薄能鮮，獨仗『忠信』二字，爲行軍之本。上有日月，下有鬼神，明有浩浩長江之水，幽有前此殉難各忠臣烈士之魂，實鑒吾心，咸聽吾言。檄到如律令，無忽。

湘陰郭府君墓志銘

君諱家彪，字春坊，郭氏，湘陰人。生而溫約夷愉，與人無競。不苟爲和，亦不爲介。介蹕異之行，卒然投之事變，若不克辨，其是

非曲直也者。及夫羣疑劫劫。徐出一言折之。關開節解。風生冰釋。雖強辯者。常默然而內自詘也。曾祖遇傑。馳贈奉直大夫。祖熊。貢生。誥贈奉直大夫。考詮。世。縣學生。世父世遵。縣學廩膳生。世遵無子。以諸子家。噉爲嗣。早世。乃復以君爲嗣。家故饒贍。諸父豪宕。好施。或日費數十萬錢。無所惜。君亦夷然。不爲有亡顧慮。親故假貸。每盈其意。或他人相稱貸。君要一言爲質。及期責償於君。輒量償之。又急。則又旅歸之。歲中爲人理宿逋。率三四役。久之。往往不讎。則毀其約契。會歲大祲。家以中圯。君故夙於澹泊。豐約不以易其度。布衣糲食。蕭然自得。益務濟人。廣儲方藥。病者踵門求乞。手劑與之。自尋常草木。馬勃。牛溲。以至丹砂。鍾乳。千歲之苓。尙方之菝。諸奇珍物。可致與不可卒致。無所不蓄。蓋亦無所不施。其尤貧者。輔以羞餌。使人日再問焉。疾革。躬三問焉。君沒後。里人劉氏言之。涕泗交頤也。君生以乾隆五十九年八月廿四日。沒以道光庚戌二月十六日。春秋五十有七。配張安人。少君二歲。以道光己酉七月十六日。先君沒之七月而卒。春秋五十有四。張安人柔婉懿恭。既篤既靜。長沙舉人正旭之孫。永州府儒學訓導鵬振之子。自在其室。以逮爲婦。爲母。莫不訓式。始時家噉有婦吳氏。早寡而下急。姑張太安人性亦嚴厲。積不相善。張安人既嗣爲後。恭以事嚴姑。而卑以承如婦。先姑之意。以隆其奉。以推及於如婦。小姑。無所不隆。詘己之身。以薄其給。以達於己之子。若女若婦。無所不薄。上尉下薦。內外融融。閭里親族。無少長。皆歎以爲不可及。親其諸子貴。

盛皆領首歎以爲宜其歿也。哭之皆哀。有餘云。子嵩。燾道光丁未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咸豐三年。以救援江西功。聖恩特授編修。崑燾。道光甲辰恩科舉人。宗室官學教習。國子監助教。崑燾。縣學生。候選訓導。其季曰先樾。早殤。孫六人。咸豐二年。壬子歲三月十四日。嵩燾與其弟。奉君之喪。葬於湘西善化楊梅山之原。張安人附焉。又三年。歲在乙卯。國藩乃敘而銘之。銘曰：

我有執友。翰林郭君。至交金石。天下莫不聞。昔歲在戊。赴告親喪。徵我銘刻。用識幽藏。會幾須臾。歲星周半。大地戈鋌。東南塗炭。我以喪歸。墨經卽我。葬不極禮。蓋不協從。惟郭氏。阡在獄之麓。雲合峯環。龜著並穀。不肖之曠。郭宗之祥。詩於堅石。以奠茫茫。

誥封光祿大夫曾府君墓志

咸豐七年二月初四日。我顯考曾府君。卒於湘鄉里第。春秋六十有八。男國潢。國葆。謹視含殮。男國藩。降服。男國華。自江西瑞州軍營聞訃。男國荃。自吉安軍營聞訃。皆奔喪來歸。天子廣錫類之仁。賜銀四百兩。經理喪事。閏五月初三日癸未。卜葬於二十四都周壘。衡山內。從形家言。丙山壬向。去先世舊廬六里而強。去梁江新宅八里而近。國藩少長。至冠未。親側。讀書識字。皆我君口授。自竊祿登朝。去鄉十有四年。逮待罪。我行。違晨昏者又五年。府君之至言懿行。不可得而盡識。僕從季父。驥雲所泣問近事。而昆弟。子。姓。諸姑姊妹。亦稱述音容。往往而悉。其述府君侍先大父疾。

病，至難能矣！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大父病痿痺，動止不良。明年冬，疾益篤，暗不能言。即有所需，以頤使，以目求。即有苦，蹙額而已。府君朝夕奉事，常先意而得之。夜侍寢處，大父雅不欲煩，煩驚召，而他僕殊不稱意。前後洩益數，一夕六七起。府君時其將起，則進器承之，少閒，亦如之。聽於無聲，不失分寸。嚴寒大洩，則令他人移啓手足，而身翼讓之。或微沾污，輒滌除，易中衣，拂動甚微。終宵惕息，明且則季父入侍，奉事一如府君之法。久而諸孫、孫婦、內外、長幼，感化訓習，爭取垢汗襦袴，澣濯為樂。不知其有臭穢，或挽復與游。戲庭中，各有常程。大父病凡三載，有奇，府君未嘗得一安枕，愈久而彌敬。是時，府君年六十矣。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來，無以學業發名者。府君積苦力學，應有司之試，十有七，始得補縣學生員。不獲大施，則發憤教督諸子。國藩以進士入翰林，遷而為禮部侍郎。歷官吏部、兵部、刑部、工部、侍郎。遭逢兩朝，推恩盛典，褒封三世。曾祖諱竟希，誥贈光祿大夫，曾祖妣彭氏，誥贈一品夫人。祖諱玉屏，累贈光祿大夫，祖妣王氏，累贈一品夫人。府君諱麟書，字竹亭，誥封中憲大夫，疊晉榮祿大夫，光祿大夫，妣江氏，誥封一品夫人。小子非材，微府君厚澤，曷克成立，以蒙茲光顯。於是泣述一二，并列刻系屬，敬銘諸幽。若其懿德純行，宜傳不朽者，將以俟諸知言君子。銘曰：

西望新居，東望舊廬。此焉適中，羣山所都。我先人之靈，其尚安於斯而永於斯乎嗚呼！

男五人：國藩，配歐陽氏。國潢，監生，候選縣丞，配汪氏。國華，監生，即補同知，出繼叔父驥雲為嗣，配葛氏。妾歐陽氏。國荃，優貢生，同知職銜，配熊氏。國葆，縣學生，配鄧氏。

女四人：長適王鵬遠，次適王家儲，塔先卒。次適朱氏，先卒。塔朱麗春，季女殤。

孫八人：紀澤，二品廕生，配賀氏。紀梁，聘魏氏。紀鴻，聘郭氏。紀渠，聘朱氏。紀端，聘汪氏。紀官，聘歐陽氏。紀湘，聘易氏。紀淞，聘王氏。孫女九人。

先大夫以咸豐七年丁巳五月葬周壁冲。至九年己未八月十六日癸丑，改葬於二十九都台洲之貓面腦。自丁巳九月，男國荃復出治軍於吉安，至戊午六月，男國藩復出治軍於浙江，皆以墨經即戎而男國華降服期滿，從軍皖北，竟殉難於廬江之三河鎮。至己未五月，諸子服闋，而男國潢亦治團練於鄉。男國葆亦從軍於湖北。歲月不居，人事遷變，輒因改葬，補記一二，俾後有考焉。男國荃附記。

先妣江夫人，生於乾隆乙巳年十一月初三日申時。春秋六十有八，咸豐壬子年六月十二日卯時，沒於梁江新原。原厝宅後山內，己未八月同日，改葬於此。與先大夫其一塋域。國荃又記。

葛寅軒先生家傳

先生諱大賓，字興森，號寅軒，葛姓。先世自蘇州徙居湖南，遂

爲湘人。會祖世珍，祖生霞，父長添，世有隱德。先生幼而端重，動止異於常兒。長而益自檢制，終日危坐，言笑不妄，盛暑不袒，焚香把卷，默識恬吟，性耐劇飲，雖醉不亂，或久無酒，終亦不索。怡然若有以自得也。乾隆之末，海內文人以靡麗辯博相高，昆明錢南園侍御，獨以剛方立朝，視學湖南，以正誼篤行風楚之人，所取率多端士。先生既受知於錢公，補縣學生員，益折節自繩，跣步必衷於古訓，學徒游其門，則先教之以忠孝大節，下至飲食起居，出處語默，取與毫釐，各有法式。從則貞吉，違則恥辱，至不得齒於人聽者，往往汗下。常稱錢公及其師湘潭朱聲越之學行，以勉其門人。弟子弟子高第者，我先大夫竹亭公及陳君道，著籍最早。晚歲又得黃君星平、鄒君魯道，皆登甲科，知名於時。各秉師說，以教授鄉里，傳壘賡續，篤守矩矱，吾鄉風氣淳古，士人循循，不敢僭越禮法，以自放其亡等之欲。論者以爲淵源一本於先生，彼南面民上，司政教之柄，其流風餘韻，得比於一諸生，被人之深且久如此者，會幾人哉？先生四歲喪父，哀毀若成人。年十三，值父忌日，出主以祭，主動仆地，粉面剝落，脫去萬字，微露周字，蓋木工飾周姓廢主爲之者也。先生痛哭引咎，告墓易主，卜日乃祭。事寡母，左孺人也，鉅細必躬，疾必嘗藥。生徒有餽，必歸以獻。嘗隆冬獨坐，心動，急自館所馳歸，入門數呼母。母方與仲兄負暄後院，聞聲趨出，而屋後山忽頽壓，坐席破碎。里之人以謂先生誠孝之所感也。母沒，勺飲不入口者五日。既葬，衰服終其身，腰以下無復存寸縷。服闋，每祭必

泣盡哀，以爲常。兄弟五人，既分居矣，逋負纍纍，無以自存。先生則請於母，復同居如初。卽有所入，絲髮不以自私。兄弟沒，則庇其喪，無子爲之立後。羣從諸婦，各受職業，室以大和。道光二年，朝廷開孝廉方正之科，有司舉先生應詔。或勸之一詣京師，謁選。先生曰：『是可以躁求耶？』十二年壬辰十月二十九日，卒於家。春秋七十有一。配左氏，前卒。時先生年才三十有奇，終身不更娶。子二：長榮蔭，早沒，次榮館。孫三：封泰、先晉、封梁。孫女二人，其一歸吾弟國華，會孫鎮、鎮嶽、先晉、縣學生員。後其世父榮蔭先生命也。篤慎而好學，積善之報，殆將於是乎在。

前史官曾國藩曰：人之品類，至不齊也。唐代設科取士，名目繁多。宋司馬光請開十科以求賢，其目至爲賅簡。今世官人專出於進士之一途，蓋有科而無目矣。會典所著特科，有三曰：『博學鴻詞』，曰『經學』，曰『孝廉方正』。鴻博科再開，經學科一開，當時皆稱得人。孝廉方正之科，詔開六七次，而由之以踐歷顯仕者特少，或舉天下而無一人，赴部應試者，則何也？豈朝廷所以旌別此科，其法有未善與？抑有司者漫不矜慎，舉非其人，與以湘鄉言之，道光初元舉先生，咸豐初元舉羅君澤南，未可謂都非其人也。夫誠得其人，在上者固當思所以致之耳。彼膺斯舉者，豈汲汲哉？

湘鄉縣賓興堂記

自古開國之主以武功竄定禍亂，而繼體蒙業之君，恆以文德致太平。如漢如魏如宋如陳如拓拔魏如高齊如唐如明，其第二世，嗣爲帝者，皆諡曰『文』。我朝龍興遼瀋，太祖以神武肇基，其製造國書，右文布化，郊廟齋戒，諸大典多成於太宗文皇帝之世。蓋武以開之，文以守之。干戈方興，未遑雅教，非其志有未逮，亦其時會有不得兼者也。咸豐二年，粵賊洪楊之徒，既已踰嶺而北，山湖湘而犯江漢，長驅東下，入金陵而據之，遂北寇河朔，東躡瀛碣，西擾汾晉，中原糜沸。我湘鄉實始興義旅，轉戰於兩湖，江西，廣西，廣東，河南，安徽，諸行省，所在破敵，克城，聲威烜然，號曰『湘勇』。『湘勇』之名聞天下。一時宿將如羅忠節公，王壯武公，李君績賓兄弟，蕭君啓江，劉君騰鴻，趙君煥聯，蔣君益豐，及余弟國荃輩，皆以仁勇爲士卒所親，附歷久而不渝。蓋武功之懋，非他州縣所可望而及。秦漢稱山西出將，考之安定，天水，隴西，諸郡，曾不能敵今日之一縣，可謂盛矣。其官斯土者，則有朱侯孫詒，唐侯逢辰，黃侯醇熙，賴侯史直，又皆一時賢俊，有循良之績，與邦人士講求吏治將略，互相稱美。訴合無間，同明相照，同氣相求，何其翕應者與！咸豐癸丑，唐侯臨蒞茲邑，倡捐助餉，練勇防堵。越二年，申詳大憲，奏請增廣文武學額，聖恩加增，永爲定額。人爭頌唐侯之功，不衰。是年，天下士會試於禮部，湘鄉獨無人赴禮部應試。唐侯喟然曰：『湘鄉之武，非無文也。今或無一士與於春官之試，豈余之不德，不足以興文教歟！抑軍興久而生事，緦公車之欲北者，不足於資。』

賦於是捐金若干，買七都田六十三畝，爲貧興公費。又勸諭士民，捐買田宅若干，以子午卯酉年租入，爲會試旅費。寅申巳亥年租入，爲鄉試途費。辰戌丑未年租入，爲歲科試卷費。置賓興堂，擇廉正者經紀之。立條明約，既簡既堅，以期久遠。自唐世長吏設賓主，陳俎豆，備管絃，行鄉飲酒禮，歌鹿鳴之詩，以饒士，差具前古興賢之義。今猶略存其法，獨不得與計吏偕。士或起白屋，無所資藉，則刑廉捐義，煥爲一切。苟以集事無匱乏，枉吾尺以求一日之直。彼有所迫而然也。湘鄉山邑，多狷介自守之士。唐侯禮賢惠衆，所以愛士者甚重，則士之所以自待者，愈不得輕。入無仰事俯蕃之累，出無金盡裘敝可憐之色。搏心壹志，以道於君子之道，而委蛇以隱射乎有司者之程度，境裕而神暇，事半而功倍。然猶有失焉者，蓋什而不能以一二耳。方今大難削平，弓矢載蒙，湘中子弟，忠義之氣，雄毅不可遏抑之風，鬱而發之於文。道德之宏，文章之富，將必有震耀寰區，稱乎今日之武功，而又將倍焉蓰焉者。余雖衰鈍，尙庶幾拂左券於此，請以右券責之。

劉君季霞墓志銘

君諱蕃，字季霞，吾友劉蓉孟容之弟也。國藩治團練於長沙，提水師自巴陵至九江，及入江西，屯軍南康，孟容皆展轉相從。三年奔走，夷險共之。季霞常以其太公之命，省孟容於軍中，出則美意相迎，諷免其兄，歸則傳會吉語，慰安其父。咸豐四年三月，岳州

官軍失利，賊犯寧鄉。季霞聞關至長沙，存問孟容。孟容方以疾先歸。其六月，孟容將率舟師渡洞庭，而北。季霞復送至省垣。明年八月，又自其家二千里視孟容於南康。中途聞羅君澤南督師至義甯州，而西將掃蕩岳鄂之交，規復湖北。孟容亦分領湖右軍，從羅君俱西也。季霞與兄會於羊樓峒時，我師遠來，新有濠頭堡之敗，士氣初復，料簡糧仗，稍與休息。賊據蒲圻縣，得以其暇，益築堅壘，完守備。十月十七日，我師進營白石舖，以蒲圻南門地險而逼，不利仰攻。乃繞道出公安，抵城西，駐軍鐵山。湖北巡撫胡君雲翼以師來會。二十一日辛亥，分四路進攻。賊扼險立柵，穿壘數重，鎗礮環擊不可近。閒出悍賊，揚旗跳盪。自辰至午，相持不決。軍勢少卻，季霞從兄督戰，進曰：『事急矣，賊將乘我。』遂棄所乘馬，獨步而前。賊遽奔之，季霞發鎗斃二賊，又鞭卒之少退者。一賊伏下田，發鎗中傷季霞仆地。孟容昇其弟歸營，而自麾衆禦之。短兵確鬪，驍將銳卒，傷亡數十人。賊亦大創。我軍乘間舉火，燔其木柵，煙燄衝天，五壘齊破。是夕，遂破蒲圻縣，克之。孟容還營視其弟，創在臍旁，氣息僅屬。撫之大慟。季霞徐曰：『兄勿爾命也。』語訖而絕。春秋二十有五。事聞諭旨，追贈知縣，照知縣例賜卹。季霞事兄，致嚴以順，而風韻各異。孟容於士類，揚清激濁，而季霞不置臧否。孟容稍立崖岸，別白是非，鮮所假借。而季霞脫去畦封，賤無一語款誠相接，其臭如蘭，以是人樂近之。劉氏世居湘鄉之四十都，近歲兵事方殷，有司分都團練。季霞部勒鄉人，獨嚴整，喪歸自蒲圻，族之

少長遠近之耆德，學徒與歸者團結之丁壯，會葬送死哭者至數千人。如喪親戚。然後知其得衆，宿將不及也。咸豐八年，口月口日，甲子，葬於樂善里之王湖嶺。配孔氏，國子監學錄廣璠之女生。女一人，無子，以孟容子培屋爲嗣。銘曰：

母弟溫甫哀詞

咸豐五年十月，賊目偽翼王石達開引其黨，自湖北通城竄入江西，別有廣東匪徒曰周培春、葛耀明、關志江者，自湖南茶陵州竄入，與石逆相聚於新昌縣。周培春等投歸石逆部下，願爲前驅。石逆授之偽職，將軍、總制、軍師、旅帥之類。兩逆黨者，合併爲一。江西亂民從之如歸。贛水以西，望風瓦解。十一月初十日，攻陷瑞州府，明日陷臨江。晦日，袁州繼陷，遂圍吉安。明年正月二十五日，陷之。余檄副將周鳳山，率九江之師入援。二月十八日，軍敗於樟樹鎮，而撫州建昌兩府，以是月之季，相踵淪沒。國藩躬率水陸諸軍，自湖口入援，而南康又沒於賊矣。九江自爲賊據，如故。凡江西土地棄之賊中者，爲府八，爲州若縣若廳五十有奇。天動地岌，人心惶惶。訛言一夕數驚，或奔走奪門相踐死。楚軍困於江西道閉。

不得通鄉書。則募死士，蠟丸隱語，乞援於楚。賊亦益布金錢，購民間捕索楚人致密書者，殺而榜諸衢。前後死者百輩，無得脫免。吾弟國華、溫甫，自湖中間關走武昌，乞師以拯江西。於是與劉騰鴻、時衡、吳坤修、竹莊、普承堯、欽堂，率五千人以行。而巡撫胡公奏請

以溫甫統領軍事，出入賊地，盛暑禦兵。凡攻克咸甯、蒲圻、崇陽、通城、新昌、上高、六縣。以六月三十日，銳師翔於瑞州。由是江西湖南始得通問。而溫甫亦積勞致疾矣。七月十六日，棹小舟，昇疾至南昌。兄弟相見，深夜愴愴，喜極而悲，涕泣如雨。弟疾寢劇，治之多方不效。至九月，乃瘞，復還瑞州營次。瑞州故有南北兩城，蜀水貫其

中。劉騰鴻軍其南，溫甫與普承堯軍其西北。賊於東隅通外，援市易如故。七年正月，予率吳坤修之師自奉新至東路，始合長圍。掘塹周三十里。溫甫則大喜：「吾攻此城，久不舉，今茲事其集乎！」不幸，遭先君子大故，兄弟匍匐奔喪入里門。宗族鄉黨爭來相弔，亦頗相慶慰。國藩得拔其不肖之軀，復有生還之一日，溫甫力也。

溫甫既出嗣叔父，以咸豐八年二月降服，期滿復出。抵李君續賓、迪菴軍中。李君與溫甫爲婚姻，益相與講求戎政，晨夕諮議。是時，九江新破，强悍深根之寇，一掃刮絕。李君威名聞天下，又克麻城、

躡黃安，喋血皖中。連下太湖、潛山、桐城、舒城、四縣，席全盛之勢。人自以無前師，銳甚。溫甫獨以爲常勝之家，氣將竭矣，難可深恃。

時時與李君深語，悚切以警其下，亦以書告予。吁哉！竟以十月十日軍敗，從李君殉難。廬江之三河鎮，嗚呼痛哉！曩吾弟以新集之

師，千里赴援，摧江西十萬之賊，而無所頓。今以皖北百勝之軍，良將勁卒，四海所仰望者，而豈覆之，而吾弟適丁其厄，豈所謂耶？常勝之不足深恃，吾弟之智既及之矣。而不肯退師，以圖全寧。以十三夜被陷，而吾弟與李君以初十之夕，俱命同殉。又不

少待，以圖脫免。豈所謂知命者耶？遂綴詞哭之，詞曰：橫簾我祖，山立絕倫。有蓄不施，篤生哲人。我君爲長，魯國一儒。仲父早世，有季不孤。恭惟先德，稼穡詩書。小子無狀，席此慶餘。

粲粲諸弟，雁行以隨。吾詩有云：午君最奇，挾藝千人，百不一售。彼麤穢者，乃居吾右。抑塞不伸，發狂大叫。難以嘲詼，萬花齊笑。世不

吾與，吾不世許。自謂吾虎，世棄如鼠。相舛相背，逝將去女。一朝奮發，仗劍東行。提師五千，往從阿兄。何堅不破，何勁不摧。躍入章門，無害無災。墮篋鼓角，號令風雷。昊天不弔，鮮民銜哀。見星西奔，三

子歸來。弟後季父，降服以禮。匪歲告闕，靡念苞杞。出陪戎幄，匪辛伊李。既克潯陽，雄師北邁。剡潛剡桐，羣舒是嘒。豈謂一蹶，震驚兩

戒。李旣山頹，弟乃梁壞。覆我湘人，君子六千。命耶數耶，何辜於天！我奉簡書，馳驅嶺嶺。江北江南，夢魂環繞。卹勳抵昏，西悲達曉。莽莽舒廬，羣凶所窟。積骸成岳，孰辨弟骨。骨不可收，魂不可招。崢嶸廢壘，雪清風颯。生也何雄，死也何苦。我質負弟，始恨終古。予於道光甲辰，寄諸弟詩，有句云：「辰君平正，午君奇，屈指老沉真白眉。」辰君謂弟澄侯，生庚辰歲；午君謂溫甫，生壬午歲。老沉卽沉甫也。

歐陽生文集序

乾隆之末桐城姚姬傳先生爾善爲古文辭，慕效其鄉先輩方望溪侍郎之所爲，而受法於劉君大槐及其世父編修君範。三子旣通儒碩望，姚先生治其術益精。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猶前世所稱「江西詩派」者也。姚先生晚而主鍾山書院講席，門下簪籍者，上元有管同，異之梅曾亮，伯言，桐城有方東樹，植之，姚瑩，石甫，四人者，稱爲高第弟子，各以所得傳授徒友，往往不絕。在桐城者，有戴鈞衡存莊，事植之久，尤精力過絕人，自以爲守其邑先正之法，禮之後進，義無所讓也。其不列弟子籍，同時服膺，有新城魯仕驥，黎非，宜興吳德旋，仲倫，黎非之甥，爲陳用光，碩士碩士旣師其舅，又親受業姚先生之門。鄉人化之多好文章，碩士之羣從，有陳學受，蘇叔，陳溥，廣敷，而南豐又有吳嘉賓，子序，皆承黎非之風，私淑於姚先生。由是江西建昌有桐城之學，仲倫與永福呂璜，月滄，交友月滄之鄉人有臨桂朱琦伯，韓龍啓，瑞翰，臣馬平，王錫振，定甫，皆步趨吳氏，呂氏，而益求廣其術於梅伯言。由是桐城宗派流衍於廣西矣。昔者國藩嘗怪姚先生典試湖南，而吾鄉出其門者，未聞相從以學文爲事。旣而得巴陵吳敏樹南屏，稱述其術篤好而不厭。而武陵楊彝珍，性農善化，孫鼎臣，芝房，湘陰郭嵩燾，伯琛，掖浦舒燾，伯魯，亦以姚氏文家正軌，違此則又何

求最後得湘潭歐陽生，生吾友歐陽兆熊小岑之子，而受法於巴陵吳君，湘陰郭君，亦師事新城二陳。其漸染者多，其志趨嗜好舉天下之美，無以易乎桐城姚氏者也。當乾隆中葉，海內魁儒畸士，崇尚鴻博，繁稱旁證，考核一字，累數千言不能休。別立幟志，名曰「漢學」。深摺有宋諸子義理之說，以爲不足復存。其爲文尤無雜寡要。姚先生獨排衆義，以爲義理考據，詞章三者不可偏廢。必義理爲質，而後文有所附，考據有所歸。一編之內，惟此尤兢兢。當時孤立無助，傳之五、六十年，近世學子稍稍誦其文，承用其說。道之廢興，亦各有時，其命也歟哉！自洪楊倡亂，東南荼毒，鍾山石城，昔時姚先生撰杖都講之所，今爲大羊窟宅，深固而不可拔。桐城淪爲異域，旣克而復失，戴鈞衡全家殉難，身亦歐血死矣。余來建昌，聞新城南豐兵燹之餘，百物蕩盡，田荒不治，蓬蒿沒人。一二文士轉徙無所，而廣西用兵九載，羣盜猶洶洶，驟不可爬梳。龍君翰臣，夕物故，獨吾鄉少安。二三君子，尙得優游文學，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轍。而舒燾前卒，歐陽生亦以瘞死。老者牽於人事，或遭亂不得竟其學，小者或中道天殂。四方多故，求如姚先生之聰明，早達太平壽考，從容以躋於古之作者，卒不可得。然則業之成否，又得謂之非命也耶？歐陽生，名勳，字子和，泐於咸豐五年三月，年二十有幾。其文若詩，清瀟喜往復，亦時有亂離之慨。莊周云：「逃空虛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而况昆弟親戚之警欬其側者乎？余之不聞桐城諸老之警欬也，久矣。觀生之爲，則豈直足音而已故爲

之序，以塞小岑之悲，亦以見文章與世變相因俾，後之人得以考覽焉。

聖哲畫像記

國藩志學不早，中歲側身朝列，竊窺陳編，稍涉先聖、昔賢、魁儒、長者之緒，驚緩多病，百無一成。軍旅馳驅，益以蕪廢。喪亂未平，而吾年將五十矣。往者，吾讀班固藝文志及馬氏經籍考，見其所列書目，叢雜猥多，作者姓氏，至於不可勝數。或昭昭於日月，或溷沒而無聞，及爲文淵閣直閣校理，每歲二月，侍從宣宗皇帝入閣，得觀四庫全書，其富過於前代所藏遠甚，而存目之書，數十萬卷，尚不在此列。嗚呼！何其多也。雖有生知之姿，累世不能竟其業，況其下焉者乎？故書籍之浩浩，箸述者之衆若江海，然非一人之腹所能盡飲也。要在慎擇焉而已。余既自度其不逮，乃擇古今聖哲三十餘人，命兒子紀澤圖其遺像，都爲一卷，藏之家塾。後嗣有志讀書，取足於此，不必廣心博覽，而斯文之傳，莫大乎是矣。昔在漢世，若武梁祠、魯靈光殿，皆圖畫偉人事蹟，而列女傳亦有畫像，感發興起，由來已舊。習其器矣，進而索其神，通其微，合其莫心，誠求之仁，遠乎哉！——國藩記。

堯舜禹湯，史臣記言而已。至文王拘幽，始立文字，演周易，周孔代興，六經炳著，師道備矣。秦漢以來，孟子蓋與莊荀並稱。至唐韓氏獨尊異之，而宋之賢者，以爲可躋之尼山之次，崇其書以配

論語後之論者，莫之能易也。茲以亞於三聖人後云。左氏傳經，多述二周典禮，而好稱引奇誕，文辭爛然，浮於質矣。

太史公稱莊子之書皆寓言。吾觀子長所爲史記，寓言亦居十之六七。班氏閱識孤懷，不逮子長遠甚。然經世之典，六藝之旨，文字之源，幽明之情，狀粲然大備。豈與夫斗筭者爭得失於一先生之前，姝姝而自悅者哉？

諸葛公當擾攘之世，被服儒者，從容中道。陸敬輿事多疑之主，馭難馴之將，燭之以至明，將之以至誠，譬若御驚馬，登峻坂，縱橫險阻，而不失其馳，何其神也。范希文、司馬君實，遭時差隆，然堅卓誠信，各有孤詣，其以道自持，蔚成風俗，意量亦遠矣。昔劉向稱董仲舒王佐之才，伊呂無以加，管晏之屬殆不能及。而劉歆以爲董子師友所漸，會不能幾乎游夏。以予觀四賢者，雖未逮乎伊呂，固將賢於董子，惜乎不得如劉向父子而論定耳。

自朱子表章周子、二程子、張子，以爲上接孔孟之傳。後世君相師儒，篤守其說，莫之或易。乾隆中，閩儒輩起，訓詁博辨，度越昔賢，別立微志，號曰『漢學』。擯有宋五子之術，以謂不得獨尊。而篤信五子者，亦屏棄漢學，以爲破碎害道，斷斷焉，而未有已。吾觀五子立言，其大者多合於洙泗，何可議也。其訓釋諸經，小有不當，固當取近世經說以輔翼之，又可屏棄羣言，以自隘乎斯二者，亦俱譏焉。

西漢文章，如子雲相如之雄偉，此天地遒勁之氣，得於陽與剛之美者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劉向、匡衡之淵懿，此天地溫厚之氣，得於陰與柔之美者也。此天地之仁氣也。東漢以還，淹雅無慙於古，而風骨少隕矣。韓柳有作，盡取揚馬之雄奇萬變，而內之於薄物小篇之中，豈不詭哉！歐陽氏、曾氏，皆法韓公而體質於匡劉，爲近文章之變，莫可窮詰，要之不出此二途，雖百世可知也。

余鈔古今詩，自魏晉至國朝，得十九家。蓋詩之爲道廣矣，嗜好趨向，各視其性之所近。猶庶羞百味，羅列鼎俎，但取適吾口者，嚼之得飽而已。必窮盡天下之佳肴，辯嘗而後供一饌，是大惑也。必強天下之舌，盡效吾之所嗜，是大愚也。莊子有言：『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余於十九家中，又篤守夫四人者焉：唐之李杜，宋之蘇黃，好之者十有七八，非之者亦且二三。余懼蹈莊子不解不靈之譏，則取足於是，終身焉已耳。

司馬子長網羅舊聞，貫串三古，而八書頗病其略。班氏志較詳矣，而斷代爲書，無以觀其會通。欲周覽經世之大法，必自杜氏通典始矣。馬端臨通考，杜氏伯仲之間。鄭志非其倫也。百年以來，學者講求形聲，故訓，專治說文，多宗許鄭，少談杜馬，吾以許鄭考先王制作之源，杜馬辨後世因革之要，其於實事求是一也。

先王之道，所謂修己治人，經緯萬彙者，何歸乎？亦曰禮而已矣。秦漢書策，漢代諸儒之所掇拾，鄭康成之所以卓絕，皆以禮也。杜君嘯通典言禮者十居其六，其識已跨越八代矣。有宋張子、朱

子之所討論，馬貴與王伯厚之所纂輯，莫不以禮爲兢兢。我朝學者，以顧亭林爲宗。國史儒林傳，褒然冠首。吾讀其書，言及禮俗教化，則毅然有守先待後，舍我其誰之志。何其壯也！厥後，張蒿菴作中庸論，及江慎修戴東原輩，尤以禮爲先務。而秦尙書惠田遂纂五禮通考，舉天下古今幽明萬事，而一經之以禮，可謂體大而思精矣。吾圖畫國朝先正遺像，首顧先生，次秦文恭公，亦豈無微旨哉！桐城姚鼐、高郵王念孫、懷祖，其學皆不純於禮。然姚先生持論閎通，國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啓之也。王氏父子集小學訓詁之大成，復乎不可幾已，故以殿焉。

姚姬傳氏言學問之途有三曰：『義理』曰：『詞章』曰：『考據』。戴東原氏亦以爲言。如文、周、孔、孟之聖，左、莊、馬、班之才，誠不可以一方體論矣。至若葛陸、范、馬、在聖門，則以德行而兼政事也；周、程、張、朱，在聖門，則德行之科也；皆義理也。韓、柳、歐、曾、李、蘇、黃，在聖門，則言語之科也；所謂詞章者也。許、鄭、杜、馬、顧、秦、姚、王，在聖門，則文學之科也。顧、秦、於杜、馬爲近，姚、王、於許、鄭爲近，皆考據也。此三十二子者，師其一人，讀其一書，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若又有陋於此，而求益於外，譬若掘井九仞，而不及泉，則以一井爲隘，而必廣掘數十百井，身老力疲，而卒無見泉之一日，其庸有當乎？

自浮屠氏言因果禍福，而爲善獲報之說，深中於人心，牢固而不可破。士方其咕嗶咿唔，則期報於科第祿仕，或少讀古書，窺著作之林，則責報於遐邇之譽，後世之名。纂述未及終編，輒冀得

一二有力之口，騰播人人之耳，以償吾勞也。朝耕而暮穫，一施而十報，譬若沽酒，市脯，喧聒以責之。貸者又取倍稱之息焉。祿利之不遂，則微倖於沒世不可知之名。甚者至謂孔子生不得位，沒而俎豆之報隆於堯舜。鬱鬱者以相證慰，何其陋歟！今夫三家之市，利析錙銖，或百錢逋負，怨及孫子。若通閭貿易，環貨山積，動逾千金，則百錢之有無，有不暇計較者矣。商富大賈，黃金百萬，公私流衍，則數十百緡之費，有不暇計較者矣。均是人也，所操者大，猶有不暇計其小者；況天之所操尤大，而於世人豪末之善，口耳分寸之學，而一一謀所以報之，不亦勞哉！商之貨殖同，時同，而或贏，或細射策者之所業同，而或中，或罷。爲學著書之深淺同，而或傳，或否，或名，或不名，亦皆有命焉，非可強而幾也。古之君子，蓋無日不憂，無日不樂。道之不明，已之不免爲鄉入，一息之或懈，憂也。居易以俟命，下學而上達，仰不愧而俯不作，樂也。自文王周孔三聖人以下，至於王氏，莫不憂以終身，樂以終身，無所於祈，何所爲報，已則自晦，何有於名，惟莊周、司馬遷、柳宗元三人者，傷悼不遇，怨怍形於簡冊，其於聖賢自得之樂，稍違異矣。然彼自惜不世之才，非夫無實而汲汲時名者比也。苟汲汲於名，則去三十二子也遠矣。將適燕晉而南其轅，其於術不益疏哉。

文周孔孟班馬左莊葛陸范馬周程朱張韓柳歐曾李杜蘇黃許鄭杜馬顧秦姚王三十二人，俎豆馨香，臨之在上，質之在旁。

桃源縣學教諭孫君墓表

君諱葆恬，字劭吾，孫氏，善化人。祖繩武，歲貢生。考先振，舉人，直隸隆平縣知縣。隆平君無子，有兄曰先捷，縣學附生。晚而生君，乃兼以後。隆平君禮律所稱「一子承二祧」者也。君生貴重，兩翁絕憐之，不欲苦以學業。君曲承歡意，進則奉壻疾趨，嬉游無度，退則顯顯自救，鑽仰羣書。本末交修，既治且篤。年十七，補諸生。中式嘉慶己卯科舉人。於是贈翁始知君之學之勤，人之所不見也。道光六年，以大挑，選桃源縣學教諭。始至學官，弟子或丙夜踏門，曰：「願有謁也。」君訶禁立絕。諸生相戒惕息，不敢近。君稍稍引進，矜其不能，有某生才而無檢，提學使者將除其名。君召而敷之，曰：「若以惡聞於一縣，今當痛自艾，掃地自新，則生蹈故，則否。」生頓首謝，不敢負學使者亦竟不黜生。又有數十人，以錢糧浮收，訴縣令於上官，刻碑縣門，頗劫持之，冀薄斂以寬民力。縣令大怒，將名捕致之法。君從容開說，仆碑弛獄。久之，壹解。縣令邵君以事罰富人錢二十萬，輸於學宮，陰以乞君，君別藏之。及以憂去官，召諸生使具狀出錢予之，貫則朽矣。在桃源九年，大計卓異，例以知縣赴部謁選。君曰：「今日令長，豈得行其志者？吾上有老親，又奚爲於選人？」道光二十一年四月，某甲子，卒。官春秋四十有八。卒後三年，之君子鼎臣（芝房）以道光乙巳科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君以覃恩，晉贈儒林郎。又二年，次子頤臣以丁未科進士，改

兵部主事。又三年，今上即位，管贈奉直大夫。明年，子觀，臣中式咸豐辛亥科舉人。又明年，以宣宗升耐恩，管贈中憲大夫。是時粵匪洪楊諸逆方犯湖南，聯巨艦，浮江而東，荆揚鼎沸。芝房及其兩弟，歸自京師。又二年，頤臣觀，臣相繼淪逝。又明年，咸豐丁巳，十二月某甲子，君之配桂太恭人卒，死喪頻仍，家稍替矣。太恭人，孝恭任淑，處變不驚，鎮守有卒，譁戕其長官。濱沅州縣，洵洵東徙，避亂流賊，有自通城竄長沙者，家人亦鳥徙避之。太恭人晏然守靜，不爲訛言震駭，卒以無事。方從官桃源學署，贈翁縣學君實在養。每晨興，君布席，太恭人進饌，贈翁年幾九十，與子婦爲辭讓者，再太恭人執玉賓賓，恆有嬰兒之色。見之者，不知其娶婦生孫，子已登科也。太恭人之沒，後君十有六載。咸豐九年二月，某甲子，芝房奉母合葬於赤江先塋。先事屬友人曾國藩表其墓，國藩因循未卽爲，而芝房不幸死矣。始君以樸學沖襟，未竟其施，士林惜之。又頤臣觀，臣以才子早世，又益惜之。至芝房秉父之訓，立朝有風節，著書稟稟近古矣。復以憂死，每加惜焉。君子小人，知與不知，所共悼痛者也。且所謂天者，何也？高高者，與人世迥絕，其好惡固當大異於人，不可究詰耶？抑食報有時，遲之又久，而後大定耶？以君之積善教子，芝房之所成立，如此卓卓，而猶不克顯，則將來所謂大定焉者，又可必其盡如人意，而詐之無已乎？於是爲鑿諸石，揭諸墓道，以俟夫異時觀化人者取驗焉。

畢君殉難碎記

自楚軍之興，忠武公塔齊布實始以勇名天下。楚人黠悍者，率低首塔公，亦豔稱雲南畢君。塔公每臨敵，負鎗挾弓，矢又令二卒樹長矛，執曳馬繩，竿以從，其爲器也。四畢君每臨敵，負鎗腰五十矢，又令卒手蛇矛，持八尺刀以從，其爲器也。亦四塔公躍馬馳，隕人追從，從輒返鞭之。畢君怒馬，直穿賊陣，戒後者無得妄從，我人亦自不敢從也。畢君名金科，字應侯，雲南臨沅人。以征開化苗匪功，敕藍翎外委，署臨沅鎮標外委。咸豐四年，隨副將王國才赴湖北軍營，破賊於天門丁司橋，累敕至花翎都司。十一月，國藩檄令隨塔公攻圍九江。明年正月，賊犯武昌，王國才回軍援鄂，畢君遂爲塔公所留。其後塔公物故，畢以驍勇冠潯軍。逆酋石達開之寇江西也，連陷瑞州，臨江等八府數十州縣。畢君所至，常陷陣克捷，旋爲他部牽率失利，終不得獨錄其功。自九江奉檄而南，以五年十二月，遂賊於樟樹鎮。明年二月，軍敗失之。自南昌而東，以六年五月，破賊於饒州之章田渡。六月，郡城陷，失之。畢君自痛爲他部所累，益發憤，募死士再入饒州，誓衆曰：「今日上岸破賊，不捷，吾不復歸舟矣。」一鼓而克復府城。饒之耆黎婦孺，見聞者，與不見聞者，皆曰：「畢君功也。」由是賞加「呼爾察」。巴圖魯名號，補臨沅鎮都司，升用游擊。名譽大振，而忌君者，日以次骨飛謀薦謗，迭相污染。君提千餘人，當四戰之地，索餉不至，又惡忌者出已

上，中夜鬱鬱不自得，常思立奇功以自旌異。會徽池之賊大至。歲暮，士有飢色，有司者責君：『能破景德鎮，軍食可圖也。』君以正月二日出師，初四日驟攻景德鎮，入市乃無一賊，別挈十人，搜剿後街，賊蜂起，從卒亡七人，傷三人。君縱橫擊刺，踐血而出。最後以噴筒環攻君於王家洲，隕焉。年二十五歲耳。閱十有八日，前從傷卒三人者，收得遺屍。又三載，咸豐九年予弟國荃破賊景德鎮，憑弔畢，君殉難之所，而壯士則既死矣。功名之際，有天有人，在己者獨足恃哉！於是伐石以表遺蹟，擊之銘語，俾行路歌之，以永饑人之思銘曰：

橫目蚩蚩，同出一治。衆雌無雄，誰是健者？塔公首出，次乃畢君。軀幹雖小，陳安之倫。匹馬研陣，萬夫莫當。人心之賊，一矢或傷。內畏媚嫉，外偏強寇。進退靡依，忍尤叢詬。鬱極思伸，矯首飛天。徒飛無翼，或墜於淵。淵則有底，憤則無已。萬代千齡，哀此壯士！

孫芝房侍講芻論序

咸豐九年三月，善化孫芝房侍講鼎臣，以書抵余建昌軍中，寄所爲芻論屬爲裁定。凡二十五篇，曰論治者六，論鹽者三，論漕者三，論弊者二，論兵者三，通論唐以來大政者七，論明賦餉者一。其首章追溯今日之亂源，深咎近世漢學家言用私意分別門戶，其語絕痛。明年四月，復得芝房書，則疾革告別之詞，而芝房以三月死矣。既爲位而哭，且以書告仁和邵君懿辰，於是爲敘諸簡首，

而歸諸其孤。

蓋古之學者，無所謂經世之術也。學禮焉而已，周禮一經，自體國經野，以至酒漿、廩市、冢卜、籍、囊、天鳥、蠱蟲，各有專官，察及纖悉。吾讀杜元凱春秋釋例，數邱明之發，凡仲尼之權衡，萬變大率乘周之舊典。故曰：『周禮盡在魯矣。』自司馬氏作史，猥以禮書與封禪、平準並列，班范而下，相沿不察。唐杜佑纂通典，言禮者居其泰半，始得先生經世之遺意。有宋張子朱子益崇闡之，聖清膺命，巨儒輩出，顧亭林氏著書以扶植禮教爲己任，江慎修氏纂禮書綱目，洪纖畢舉。而秦樹澧氏遂修五禮通考，自天文、地理、軍政、官制、都萃其中，旁綜九流，細破無內。國藩私獨宗之，惜其食貨稍缺，嘗欲集鹽、漕、賦、稅、國用之經，別爲一編，傳於秦書之次，非徒廣已於不可呼畔岸之域，先聖制禮之體之無不賅，固如是也。以世之多故，握槩之不可以苟未及事事，而齒髮固已衰矣。往者漢陽劉傳瑩某雲，實究心漢學者之說，而疾其單辭碎義，輕率宋賢間嘗語余：『學以反求諸心而已，泛博胡爲？至有事於身，與家、與國，則當一一詳核焉，而求其是。考諸室，而市可行，驗諸獨，而衆可從。』又曰：『禮非考據不明，學非心得不成。』國藩則大踐之，以爲知言者徒也。未幾某雲卽世，臨絕爲先令，處分後事，壹秉古禮。國藩既銘其墓，又爲家傳，顧道漢學得失，主客之宜，藏諸劉氏之廡。君子之言也，平則致和，激則召爭，辭氣之輕重，積久則移易，世風黨仇訟爭，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釀晚

明之禍，則少過矣。近者漢學之說，誠非無蔽，必謂其致粵賊之亂，則少過矣。芻論所考諸大政，蓋與顧氏江氏秦氏之指爲近。彼數子者，固漢學家所奉以爲歸者也。而芝房首篇譏之已甚。其果有剖及毫釐千里者耶？抑將憤夫一二鉅人長德，曲學阿世，激極而一鳴耶？芝房之志，大而銳進也，與某雲同。其卒也，寄書抵余，以告永訣，亦與某雲同。其自芻論外，別有詩十卷，文十一卷，河防紀略四卷，著書之多，與某雲異，而其博觀而慎取則同。其嫉夫以漢學標榜也亦同，而立言少異。余故稍附評論，以明不忍死友之義，亦以見二子者之不竟其志，非僅余之私痛也。

林君殉難碑記

嗚呼！自余倡率楚師，轉戰荆揚二州之域，其間相從死事者，不可勝道。或貞白無他，誓不相背棄，而慷慨一瞑，志不得少伸，名不傳於當世，愛之而莫能收焉者，尤可悲也。林君源恩，字秀三，四川遂州人。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順天鄉試舉人。咸豐元年，選湖南平江縣知縣。二年，粵賊洪楊之屬圍長沙。其冬，瀏陽匪徒爲亂。明年春，通城匪徒爲亂。三縣者，皆與平江壤接。君詰姦守隘，如防禦水，截然不得蟄溢。江忠烈公才君之爲，既保奏以同知直隸州補用，又以書播告士友。道林君堪軍旅也。會國藩治舟師，檄君募平江勇五百人，以從。四年三月，賊自鄂中南犯，君禦之平江。九嶺果大捷。同官有忌君者，功不得殺，又別據他事中之。君悒悒內

不能堪，而口獨重滯。嘗憤憤欲一延辨，宿戒設辭甚具。至則爲衆所喋害，卒不得發，或反引咎自責。是歲十月，追隨國藩於九江軍次。造次欲有所申理，亦不竟白也。明年春，檄君治湘軍糧臺，歸自廣信。又治塔軍門忠武公糧臺，又佐理鄱湖水師營務。十一月，又擢理陸軍於廬山之麓姑塘之南。而江西巡撫文公聞君賢，飛檄調至南昌，付以所新募之平江營者。君在廬山與一二武人爲侍，折節內交，武人益不孫。嫚辭侵侮，或稱書生，跬步嬰毆，焉知戰事。君既痛其穢，又口重滯，卒無以折之。獨夜歎曰：「丈夫豈死強寇耳，終不返顧矣。」及至南昌，領新軍，乃稍自喜。是時，劇賊石達開犯江西，連陷八府五十餘州縣。六年丙辰三月，李元度（次青）率師自湖口南來，君與鄧輔綸（彌之）自南昌而東，兩軍會於撫州。疊戰皆捷，人心始定。賊亦糾合列郡醜類，更番搦戰。我軍輒卻之。又至，又大創之。疲極，不得休息。秋九月，分軍出攻崇仁。宜黃適會援賊大至，君竟以十七日戰敗死之。始君嘗誡其下曰：「好相保，吾與若共命於茲也。」至是，衆知君不屈，相從死者三百餘人。君歿二歲，咸豐八年四月，官軍克復撫州。又明年，國藩師次於此，弔君殉難之所，尋逝者之白骨，邈然其不可復識矣。於是爲立石，以表遺蹟，綴以銘詩，以告於不知紀極之世之一二君子，以達余之耿耿。銘曰：

胡古胡今，強吞弱伏。倭者刀楸，訥者魚肉。天使賊深，武夫悍激。訥者避之，負牆屏息。忽入戰場，萬馬辟易。天固難料，理固難推。

災祥顯晦，孰執其機。昔聞人述，言出君口，我不知戰。但知無走，平生久要，臨難不苟。大信不盟，堅可鏤金。澆俗所侮，鬼神所歛。精魂遠矣，北斗帝鄉。遺骨莫辨，蔓草茫茫。有欲求之，環此石旁。

湖口縣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八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浙江，道出湖口。廣東惠潮嘉道彭君雪琴，方庖局鳩工，建昭忠祠於石鐘山。祀楚軍水師之死者，告余具疏上聞。八月，疏入報，可。明年七月，國藩將有事於四川，再過湖口。則祠工已畢，祀營官蕭節愍公捷三，以下若干人。後檄祀勇丁若干人。其東爲浣香別墅，前曰聽濤眺雨之軒，後曰芸芍齋。齋後傳以小亭，曰且閒亭。亭下有小池，度梁而南，穿石洞，東出，曰梅塢。迤西少陟山，曰鎖江亭。其西絕高，曰觀音閣。閣外曰魁星樓，僧徒居之。又西曰坡仙樓，刻蘇氏石鐘山記。其上憑高望遠，吐納萬景。一草一石，煥然增新矣。當楚軍水師之初立也，造舟始於衡陽，大戰始於湘潭。其後克岳州，下武昌，大破田家鎮。今福建提督楊君厚庵，與雪琴暨諸君子喋血於狂風巨浪之中，燔逆舟以萬計，轉戰無前，可謂至順。其後官軍深入彭蠡之內，賊乘水洄，大塞湖口，遏我舟使不得出。於是水師有外江內湖之分。內者守江西，外者援湖北。驍然若割肝膽，而判爲楚越。終古不得合。并至咸豐七年九月，攻克湖口，兩軍復合。蓋相持三年之久，死傷數千人之多，僅乃舉之。方其戰爭之際，礮震肉飛，血瀑石壁，士飢將困，

窘若拘囚，羣疑衆侮，積淚漲江，以求奪此一關而不可得，何其苦也。及夫祠成之後，裸薦鼓鐘，士女瞻拜。名花異卉，旖旎歌瑤。江色湖光，呼吸萬里。曠然若不復知兵革之未息者，又何樂也。時乎安樂，雖賢者不能作無事之顰蹙，時乎困苦，雖達者不能作違衆之驕欣。人心之喜戚，夫豈不以境哉。吾因是而思，夫豪傑用兵，或敝一生之力，擲千萬人之性命，以爭尺寸之土，不得則鬱鬱以死者，甯皆憂斯民哉。亦將以境有所迫，而勢有所劫者然也。若夫喜戚一主於己，不遷於境，雖處富貴賤貧，死生成敗，而不移易，非君子人者，而能庶幾乎余昔久困彭蠡之內，蓋幾幾不能自克。感彭君新構此祠，有登臨覽觀之美，粗爲發其凡焉。

武昌張府君墓表

君諱以誥，字鏡安，號經圃，湖北武昌人。生而祇慎鞠躬，容儀几几。與人無疏戚，必先遂其所好，而後己以聽之。所遇和順，則曰彼實有我，余非能善此；不順，或有曲蘊隱抑，則曰我之咎也。彼何罪，即非禮相加，尤不肖，益泊然避之。即嚴事我，尤卑賤，尤擊折，與之鈞等。遠近從之者，泊未嘗見其有所舐觸拂戾也。會祖斯錕，祖維滄，國子監生。考本用歲貢生，廣濟縣學訓導。訓導君既以能文鳴於時，生二子，長曰以謨，成嘉慶戊辰進士；君以少子，承父兄之業，折節力學，尤善爲制舉之文。每構一篇，日營四海，精繇九天之上，不可得而究也。徐而洗心冥默，若無可言。往往鑿險鉤深，歸諸

平淡無有寃聲曼色。坐是屢擯於有司。君亦不少變，以求速化；其爲之益勤。自七經孟子下逮有宋諸儒者之說，莫不鑽研。以是澤其文，訓其徒友，亦以是行之於宗族鄉黨。里有貧不能舉婚喪者，別差等周之。宿負逋租，無多寡壹錫之。乞人有強暴者，羣乞擁之山中，將推殺之。一人寤曰：此張某墓地也。張公長者，無以訟事汚累長者，相與徙之他所。主者果大困。於是識者歎君之德，感及頑族矣。道光四年八月望日，以疾卒。春秋六十有三。配余孺人。子二：善繡，縣學生。善準，歲貢生。孫成照，縣學生。裕銘，裕鈞，縣學廩生。裕鑽，裕釗，道光丙午舉人。諸子孫皆以文行紹其家學。而裕釗賢而能古文，日昌大不可量。君以道光十七年三月壬辰，葬於大冶縣杉木橋東之張家山，凡二十二歲。咸豐七年裕釗致父之命，乞余表其墓。自制科以四書文取士，強天下不齊之人，一切就瑣瑣者之繩尺，其道固已隘矣。近世有司，乃竝無所謂繩，無所謂尺，若閉目以探庾中之豆，白黑大小，惟其所值。士之蓄德而不苟於文者，將焉往而不黜哉！余爲述一二，以彰君之懿行，亦深譏當世君子有衡文取士之責者，尙知警焉。

翰林院庶吉士遵義府學教授莫君

墓表

君諱與儔，字猶人，一字傑夫，貴州獨山人。先世居江南上元縣，有名先者明宏治時，從征都勻，苗因留守家焉。三傳至如爵累

官游擊，君高祖也。祖嘉能，考強州學附生，兩世皆以君貴，敕封文林郎，翰林院庶吉士。妣皆封孺人。君少隨兄與班讀書，已發，聞兄沒，持期服，不與有司之試。旋以州學廩生，中嘉慶三年舉人，明年己未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爲紀文達公及洪編修亮吉所器異。六年散館，改知縣，署四川茂州事。徙鹽源縣，知縣。縣俗富人好買無征之田，貧人鬻產，售九存一，仍輸全賦，久輒逃亡。君按籍責賦，富人而貰其隱占之罪。河西有甯遠子稅所，府隸橫征。君上言：『稅所非經病民，得裁去。』木裏喇嗎，左所有山，產銀銅。郡守徇奸民之求，請布政司符縣開礦。君持不可，上狀以爲：『木裏喇嗎去鹽源且二千里，朝廷特羈縻之，非真利其土也。彼土收糧不足於食，朝定開廠，暮聚萬人，運夫倍之。不幸鑿鑿寡耗，衆散爲盜，非土司受其殃，則吾蜀承其敝。且奸民所呈地圖，開礦去左所經堂甚遠。今得左所人訊之，銅礦得十分二，銀者即經堂山也。貪小利，賈大釁，事誠不便。』大吏聽君狀，檄君往左所覆勘。春暮，鏹雪而行。至則鑛山者果在其經堂右。其衆嚴兵以待。既瞻君貌，又聆溫語，乃皆解甲羅拜。『謝使君幸愛我居，世世不敢忘。』行事，縣令入土司境，戶率錢二百五十，雜市雞豚百物。居有供，行有餽。君盡卻其物，又懸之禁。比還，老幼遮道獻酒。其酋項克珠進銅佛爲壽，填咽苦不得前。由是舉治行卓異，政以大成。充甲子科鄰試同考官。以父憂去職。服闋，母張太孺人年七十餘矣，遂以終養。請凡事母十有四年，入則牽衣索褻，聽於無聲；出則生徒雲從，多文而栗。

既除母喪，吏部檄之復起。君北行，至襄陽，歎曰：『吾壯也，猶不能枉道事人，今能老而詭隨耶？』立歸請改教職，選邇義府學教授。邇義之人習聞君名，則爭奏就而受業。學舍如蠶房，又不足，乃僦居半城市，且募進諸生，而詔之學，以盡其下焉者而已。上焉者聽其自至可也。程朱氏之論，窮神達化，乃不越灑掃應對，日用之常。至六藝故訓，則國朝專經大師，實邁近古。其稱易惠氏書閔氏詩陳氏禮江氏說文，詰釋有段氏王氏父子，蓋未嘗隔三宿不言，言之未嘗不津津聽者雖愚滯，未嘗不怡如旱苗之得膏雨也。久之，門人鄭珍與其第五子友芝遂通許鄭之學，充然西南碩儒矣。道光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二日卒，官春秋七十有九，將絕，戒曰：『貧不能歸葬，葬吾邇義可也。』其明年十二月二日葬縣東青山田山。配唐氏，繼陶李氏，子九人，長希芝，殤。次方芝，州學增生，秀芝，友芝，辛卯科舉人，庭芝，拔貢生，瑤芝，生芝，州學附生，祥芝，湖南候補縣丞，女七人，孫十一人，曾孫五人。君所為書，有二南近說四卷，仁本事韻二卷，詩文雜稿，為族子攜至廣西，佚去。友芝掇輯，編為四卷。友芝又別記君言行為過庭碎錄十二卷。既葬十有八年，友芝以書抵國藩，乞為文表其墓。當乾隆之季，海內矜言考據，宗尙實事求是之說，號曰漢學。嘉慶四年仁宗親政，大興朱文。正儀徵阮文達以巨儒為會試總裁，是科進士如姚文田（秋農）王引之（伯中）張惠言（皋聞）郝懿行（蘭皋）皆以樸學播聞中，外科日得人，可云極盛。君於是時寂寂無所知名，及君出而為吏，

恩信行於異域。退而教授，儒術興於偏僻。校其所得，與夫同年生之炳炳者，孰為多寡？言易遽定也。余為表章一二士之孤行，而憂無和者，可自壯也。

何君殉難碑記

嗚呼！軍興十載，士大夫君子橫死者多矣。獨吾友何君丹畦，尤深痛不忍聞。自近古以來，未有行善獲禍如是之烈者也。豈不悲哉？君以咸豐四年五月，由翰林院侍講上書房行走，出為安徽徽甯池太廣兵備道。時則安慶暨濱江府縣淪沒賊中。廬州新立行省，亦陷於賊。副都御史袁公軍臨淮，提督和公巡撫福公軍廬州。君當之官，不克南渡。袁公欲資君以兵，西會楚師。福公亦具疏留君江北，檄君募勇出征。公私匱乏，沮傷百端。最後得二百餘人，率之以西至霍山，徵集潰兵團勇三千餘人。推誠獎勵，遂以十月二日大破捻匪李兆受於城東，追至麻埠。又五日，至流波碛，檄商城固始團練堵其北，金家寨團丁禦其東，而自率所部遏其西。捻黨洶懼，李兆受與馬超江相等繼投誠，挺散脅從，遠近大說。環三四縣，皆輸豬雞糗糧金錢之屬，聲終宵不絕。先是大府帥檄君救援廬江，檄未至，而城先陷。至是，率被劾革職之命，軍士懷不能平。雖百姓亦惘惘也。方楚師之出岳州而東也，克武昌，下黃州，被田家鎮，水陸電邁，席卷千里。其後塔齊布羅澤南兩軍由黃梅南渡，以圍九江。賊循北岸而上，復陷蕲黃竄武漢。自長淮以南，天柱內

外，所在峯屯。君以孤軍流離，西與楚師不相聞，東與廬州大府隔絕。朝不謀夕，嚙指誓衆。五年正月，進攻蘄水，克之。又分軍克復英山，又殲劇賊田金爵。大府帥以君西征有效，疏令留駐英山。君出師至是，凡八閱月，僅支見銀三百兩。士卒及民團相從者，增至三千人。又益以李兆受新降之衆，無以爲食，居無帳幕，雨無薪，村郭無居民，遠近無援，傷亡無以爲卹。始什人賦麵一斤，繼而削減半之。既又半之，而賊來益盛，日提飢卒轉戰，不得休。五月十二日，軍敗，徒行泥淖中，鄉民或哀而進食。君雖強自振厲，然憊甚，癯瘠發體，氣亦少餒矣。李兆受者，故反側持兩端，感君忠勤，不忍遽背負。絕糧既久，怪君無以活之意，望甚。又同時降人馬超、江爲匪徒，所殺怨官，不能捕誅以抵罪也。則大戚，議爲超江復仇，設位受弔，捻黨畢集。於是安徽河南兩省，皆以兆受復叛入告，而縣令亦懸賞購兆受頭千金。兆受益不自安，匍伏詣君，自陳無他。君撫慰稍稍綏定矣。會大府帥有密書抵君，教以圖窮叛賊，毋後人發。爲兆受所得，遂陽爲置酒高會，而伏兵戕君於英山之小南門。遺骸殘燬，同遇難者四十七人。咸豐五年十一月初三日也。君諱桂珍，字丹畦，雲南師宗人。道光甲午科舉人，戊戌進士，翰林院編修。丙午，提督貴州學政。旋督侍講，入直上書房。數抗疏陳軍事得失，推本君德。又采朱子眞西山大學之說，傳以己意，引申條例，手繕成帙，隨疏奏進。君之意，嘗以爲聖人者，無不可爲，功無不可就，獨患人不克，不能竭其心與力之所竟耳。及君出而蒞事，飢餓經年，而百

戰不息。儻所謂自克者耶！竭吾心與力而不遺者耶！卒其獲禍如是之烈，而或不免身後之餘責。然則爲善者，何適而不懼哉！咸豐十年國藩屯軍江北，詢君患難馳驅之所，乃立石英山，綴以銘詞。俾來者有考焉。銘曰：

飢寒逼身，難顧廉恥。聖主不能安其民，慈母不能撫其子。沉於揭竿烏合之徒，亡命歸誠之始。候順忽逆，朝人暮豕。封豕負塗，積疑張弧。鋸牙鉤爪，噉我閔儒。赤舌燒城，死有餘議。羣毀所歸，天地易位。悠悠之口，難可遮勝。我銘諸石，少待其定。上訊三光，下訊無竟。

經史百家雜鈔題語

姚姬傳氏之纂古文辭，分爲十三類，余稍更易爲十一類。曰：論箸曰詞賦曰序跋曰詔令曰奏議曰書牘曰哀祭曰傳誌曰雜記九者，余與姚氏同焉者也。曰贈序姚氏所有，而余無焉者也。曰敘記曰典志，余所有，而姚氏無焉者也。曰頌贊曰箴銘，姚氏所有，余以附入詞賦之下編。曰碑誌，姚氏所有，余以附入傳誌之下編。論次微有異同，大體不甚相遠。後之君子，以參觀焉。

村塾古文有選左傳者，識者或譏之。近世一二知文之士，纂錄古文，不復上及六經，以云尊經也。然溯『古文』所以立名之始，乃由屏棄六朝駢儷之文，而返之於三代兩漢。今舍經而降，以相求是，猶言孝者敬其父祖，而忘其高曾，言忠者曰：『我家臣耳。』

焉敢知國？』將可乎哉？余鈔纂此編，每類必以六經冠其端，涓涓之水以海爲歸，無所於讓也。姚姬傳氏撰次古文，不載史傳，其說以爲『史多不可勝錄也。』然吾觀其奏議類中錄漢書至三十八首，詔令類中錄漢書三十四首，果能屏諸史而不錄乎？余今所論次采輯史傳稍多，命之曰『經史百家雜鈔』云。

經史百家簡編序

自六籍燔於秦火，漢世掇拾殘遺，徵諸儒能通其讀者，支分節解，於是有章句之學。劉向父子勸書秘閣，刊正脫誤，稽合同異，於是有校讐之學。梁世劉勰鍾嶸之徒，品藻詩文，褒貶前哲，其後或以丹黃識別高下，於是有評點之學。三者皆文人所有事也。前明以四書經藝取士，我朝因之，科場有勾股點句之例。蓋猶古者章句之遺意。試官評定甲乙，用硃墨旌別其旁，名曰『圈點』。後人不察，輒仿其法，以塗抹古書。大圈密點，狼籍行間。故章句者，古人治經之盛業也，而今專以施之時文。圈點者，科場時文之陋習也，而今反以施之古書。末流之遷變，何可勝道！惟校讐之學，我朝獨爲卓絕。乾嘉間巨儒輩出，講求音聲故訓，校勘疑誤，冰解的破，度越前世矣。咸豐十年，余選經史百家之文，都爲一集，又擇其尤者四十八首，錄爲簡本，以貽余弟沅甫。沅甫重寫一冊，請余勘定，乃稍以己意，分別節次句絕，而章乙之間，亦釐正其謬誤。評騭其精華，雅與鄭並奏，而得與失參見。將使一家昆弟子姪，啓發證明，

不復要塗人而強同也。

箴言書院記

國藩以道光戊戌通籍於朝，湘人官京師者，多同時輩流。其射策先朝，耆年宿望，凋散略盡。而少詹事益陽胡雲閣先生獨爲老師祭酒，鄉之人就而考德稽疑，如幽得燭，衆以無隕。而蒞闕潤之，亦以編修，趾美名父，迴翔館閣。今兵部侍郎，湖北巡撫，海內稱爲官保，胡公者是也。少詹君晚而纂弟子箴言十四卷，國藩嘗嘗受而讀之，自灑掃應對，以暨天地經綸，百家學術，靡不畢具。甄錄古人嘉言，衷以己意，辭淺而指深，要使學者自幼而端，所習隨其材之小大，薰勸漸摩，徐底於成而已。竊嘗究觀夫天之生斯人也，上智者不常，下愚者亦不常，擾擾萬衆，大率皆中材耳。中材者，導之東而東，導之西而西，習於善而善，習於惡而惡。其始，瞠焉無所知識，未幾，而聘者欲逐衆好，漸長漸貫，而成自然，由一二人以達於通都，漸流漸廣，而成風俗。風之爲物，控之若無有，鱗之若易靡，及其既成，發大木，拔大屋，一動而萬里，應窮天人之力，而莫之能禦。先王鑒於此，欲民生蚤慎所習，於是設爲學校以教之，琴瑟鼓鐘，以習其耳，俎豆登降，以習其目，詩書諷誦，以習其口，射御投壺，以習其筋力，書升以作其能，而郊遂以作其恥。故其高材，則道足濟天下，而智周萬彙。其次，亦尚不失爲圭璧自飭之士。賈生有言：『習與正人居之，不能毋正，猶生長於齊，不能不齊言也。』其不

然歟！侍郎自開府湖北以來，即以移風易俗爲己任。自部曲之長，郡縣之吏，暨百執事，片善微長，不敢自襮，而褒許隨之。曰：『爾之發見者微，而善端宏大，不可量也。』或有過差，方圖蓋覆，譴亦及之。曰：『此猶小愆，過是誅，罰重矣。』與其新，不苛其舊，表其獨，不遺其同。上下兢兢，日有課，月有舉，當世推湖北人才極盛。侍郎則曰：『吾先人箴言中育才之法如此，吾詎能繼述，直什一耳。』咸豐十年，侍郎治鄂六載矣，功成而化洽，又以『一湖之隔，吾教成於北，而反遺吾父母之邦，其謂我何？』於是建箴言書院，將萃益陽人士，而大淑之。置良田以廩生徒，儲典籍以饋孤陋，寬其塗轍，而嚴其教條。崇實而黜華，賤通而尙介。循是不廢，豈惟一邑之幸，卽漢之十三家法，宋之洛閩淵源，於是乎在。後有名世者出，觀於胡氏父子，仍世育才，肫肫之意，與余小子慎其所習之說，可以興矣。

鄧湘臯先生墓表

先生新化鄧氏，諱顯鶴，字子立。晚歲學成，遠近稱爲『湘臯先生』。先生自甫授科名，卽已厭薄仕進，愜然有志於古之作者。與同里歐陽紹洛（礪東）以詩相厲。客游燕齊，淮陽嶺南，所至悲愉抑塞，一寓於詩。覷幽刺怪，遏之使平。終歲顛顛，誓不履近人之藩，而又恥不逮古人。每有篇什，輒就礪東，與相違覆，引繩落斧，剖晰毫釐。書問三反，或終不得當。交嘲互訟，神囚形瘁，已而窻極

得通，則又互慰大歡。以爲解此者，天下之至豪也。先生以嘉慶九年甲子科舉於鄉。道光六年大挑二等，官甯鄉縣訓導。凡十有三年，引疾歸。其遺外時榮，而有事筭述，與礪東略同。然礪東持律矜嚴，體勢稍褊。先生則波瀾益壯，跌宕昭彰。礪東矜宇自峻，與人少可。先生則闡揚先達，獎寵後進，知之惟恐不盡，傳播之惟恐不博。且久用是，門庭日廣，而寡述亦獨多。詩歌所不能表者，益爲古文辭，以彰顯之。其於湖南文獻，搜討尤勤，如飢渴之於食飲，如有大禮隨，其後驅迫而爲之者，以爲洞庭以南，服嶺以北，旁薄清絕，屈原賈誼，傷心之地也。通人志士，仍世相望，而文字放佚，湮鬱不宜。君子懼焉，於是搜訪濱資郡縣名流佳什，輯『資江著舊集』六十卷。東起灘源，西接黔中，北匯於江，全省之方輿略備。鉅製零章，甄采略盡。爲『沉湘著舊集』二百卷，徧求周聖楷（楚寶）一書，匡謬拾遺，爲楚寶增輯考異四十五卷，繪鄉邨經緯圖，以昭地事。詳述永明播越之臣，以旌忠烈。爲寶慶府志百五十七卷，武岡州志三十四卷，衡陽王夫之明季遺老國史儒林傳列於冊首，而邦人罕能舉其姓名。乃旁求遺書，得五十餘種，爲校刻者百八十卷。瀏陽歐陽文公全集久佚流，俗本編次失倫，爲覆審補輯若干卷。大儒周子權守邵州，錄其微言，副以傳譜之屬，爲周子遺書若干卷。所至釐定祀典，褒崇節烈，爲召伯祠，從祀諸人錄一卷，朱子五忠祠傳略考證一卷，五忠祠續傳一卷，明季湖南殉節諸人傳略二卷。嗚呼！可謂勤矣。蓋千秋者，人與人相續而成焉者也。惟衆

人甘與草木者伍，腐而腐耳，自稍有智識，即不能無冀於不朽之名。智尤大者，所冀尤遠焉。人能宏道，無如命何？或碌碌而有聲，或瓌材而蒙詬，或佳惡同，位同而顯晦迥別，或覃思孤詣，而終古無人省錄。彼各有幸，不幸，於來者何與？先生乃舉湖南之人學子，薄技微長，一一掇拾而光大之，將非長逝者之所託命耶？何其厚也！先生生於乾隆四十二年十二月十六日，卒於咸豐元年閏八月二十五日。春秋七十有五。曾祖元臣，祖勝遠，父長智。妻曹氏，仁厚淑慎，里黨欽之。妾何氏，子二琳，廩貢生，候選訓導。前卒。孫道光，丁酉科拔貢生，癸卯科舉人。父歿後一月，以毀終。女子子三人：孫四光，翻光，細光，絳光，組。曾孫大程，自先生以名儒篤行，其家羣從子，姓皆孝友力學。兄子瑤，尤賢而能文章。先生之書，其不係於湖南文獻者，又有南邨草堂詩鈔二十四卷，文鈔二十卷，易述八卷，毛詩表二卷，校勘玉篇、廣韻、札記二卷，自訂年譜二卷。瑤皆敬謹奉藏，其未刻者，皆寫定，可傳於世。先生內行完粹，教澤在人。瑤所為行狀甚詳，茲故不著。獨著其治詩之精，與其有功於鄉先哲者，揭於墓道，以式鄉邦，而訊異世。

湖北按察使趙君神道碑

君諱仁基，字厚子，號悔廬，武進趙氏。五世祖恭毅公申喬，戶部尙書，清正有大節，為世名臣。恭毅次子鳳詔，官太原知府者，君高祖也。曾祖諱校，廩膳生員，舉孝廉方正。祖匯增，監生。考鍾書，舉

人，豐縣訓導。兩世皆以君貴，贈朝議大夫。妣楊氏，惲氏，皆贈恭人。君少而端視矩行，恆言無誑。年十三，居王考之喪，哀禮周至，父老驚歎。毗陵故文獻之邦，名儒相望。君出而從訓導，君於豐縣，趨庭問業，歸而造請里巷耆宿，若李君兆洛、陸君繼輅、吳君育、周君儀、晡輩，咸從捧手，稽經講藝，穆然如笙磬之克諧。其學既大進，譽望亦翕翕日隆。以試於有司，則連蹇而不得一當久之。嘉慶丙子，乃北上，應順天鄉試，未歸，而遭母惲恭人之喪。又五年，再試順天，未歸，而又遭父訓導君之喪。君性篤孝，兩丁大故，不克親視含殮，平生以為至痛。又以壯年喪元配高淑人，復喪繼配錢淑人，復喪其長子鑄，客遊湖北，子身浮寄，塊然若委枯枝於大澤，廢興不復厝意。蓋自道光五年舉於鄉，六年以進士官知縣，而君年且近四十。人世紛華之念，洗除盡矣。初仕為江西宜春縣，旋補崇仁縣知縣，調安徽涇縣知縣。既又署懷甯縣事，所至判決滯獄，感格凶頑，齋禱於深室，而四境時雨立應。道光十三年，捕獲桃源掘河奸民陳端，優詔褒勉，賞戴花翎，以直隸州升用。明年，補滁州知州，召見於硬殿，宣宗嘉之，歸任滁州。六安州，甫歷數月，即升平陽府知府。在晉數月，又升江西南贛兵備道。君感荷恩知，益思有以自靖。名捕椎埋，盜鑄，鹽梟大猾，躬追而擒治之。禁止鴉片，約堅條明，是時天子方中嚴詔，拒絕西洋，而英吉利窺天津，陷定海，割香港，寇廣東省城。君綜理南安糧臺，晨夜憂勞，自傷無裨於時，而海氛日棘，往往被酒泣下，或力疾繞室旁皇。適奉升湖北按察使之命，閏十八

日而卒，實道光二十一年六月十九日也。春秋五十有三。君既再失偶，最後娶方淑人子熙文，某官，烈文某官。女三人，適增生李嶽生，候選主事周騰虎，烏程縣知縣陳鍾英。孫六人，咸豐六年七月某甲子，葬於荆溪之東山。所著書有江水論一卷，雜文一卷，歌詩曰，幽棲集，登樓集等者，凡七卷。和陶詩一卷，詞一卷。君中懷淡定，中歲頻遭憂戚，泊然不知窮通得喪之於已何與。自詩篇外，若無一足關其慮，自獎誘後進外，若無一堪自愉樂者。論者疑其超曠忘世，及海上事起，乃獨鬱鬱不能終日。豈有大志者，常頽然不易測耶？抑中年悲感，晚節一觸，而不自克耶？匪可詳已。銘曰：

季弟事恆墓志銘

達人離垢，遺棄萬事。聖人忘身，不忘拯世。迹若相反，義乃相成。趙公落落，衷道而行。積困始亨，將大厥施。方駕而稅，誰實尸之？有子克家，志克行俯。天右勞臣，永錫來許。

同治元年十一月十八日，丙寅，我季弟歿於金陵軍中。逾月，喪過安慶國藩設次，哭奠如禮。遣之反葬。弟名國葆，字季洪，後更名貞幹，字事恆。少則落落，自將脫去町畦，視人世毀譽，及書史褒譏，微惡不甚厝意，不隨衆爲疑信。時或詰難參伍，大破羣惑。嘗應

縣試及學政試，再冠其曹。已而厭薄舉業，不肯竟學。咸豐三年，國藩奉詔討賊，召募水陸諸軍。季弟挈六百人以從。提督楊載福，侍郎彭玉麟，始皆客季弟所爲僚佐。季亟薦此二人爲英毅非常器。

已願下之。四年三月，岳州兵敗。季又亟白：諸將無罪，已願獨坐之。其後，楊彭二人果以水師雄視東南，而諸將亦次第登用，擢取高官大名。獨季弟黯黜歸去，築室紫田山中，柴門絕人，身與世若兩不相收。八年十月，母弟國華戰歿三河，季則大慟，誓出殺賊，以報兄仇。而雪前恥。鄂帥胡文忠公方廣求將材，命季分領千人，自黃州建旆而東。十年正月，連克太湖潛山，三月始與叔弟國荃會師，以圍安慶。十一年八月，克之。明年爲今皇帝元年，弟以正月師次三山。三山者，宣池羣賊四萃之區，軍入援絕，寇十倍我，乃以計招降三縣義民之陷賊者，喚咻而厲使之，得四千人，編伍約法，用破魯港，克繁昌，下南陵，蕪湖，而國荃亦以是時克東西梁山，徇和州，當塗，奪采石。兄弟復會師，進薄金陵之雨花臺。江東久虐於兵，疹疫繁興，將士物故相屬。弟病，亦屢瀕於危，定議假歸，疾養適以援賊大至，強起戰守。四十六日，賊退而疾甚，不可復治矣。季弟初以功，敍儒學訓導，加國子監學正銜。克復安慶，晉秩同知，賞戴花翎。厥後連克繁昌等三縣，天子雖以國藩前有辭賞之奏，猶特賜『迅勇』巴圖魯名號。至大破援賊，晉階知府。命下而弟不及見矣。事聞，遂追贈按察使，照軍營病故例議卹。詔書謂朝廷早欲擢用，特以國藩懇辭，留以有待。嗚呼！聖主之於臣家，恩寵不訾。獨惜國家欲大用吾弟，與吾弟欲得當以報國，兩相須於微莫之中，而卒不克少待，以竟厥志。嗚呼！茲所謂命焉者，非耶？季弟生以道光八年九月二十日，春秋三十有五。曾祖諱竟希，妣彭氏。祖諱玉屏。

妣王氏。父諱麟書，妣江氏。三代皆封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配鄧氏。先弟十月卒，兄弟五人，自仲氏國潢外，四人者皆從事戎行。季無子，以國潢子紀渠嗣。同治二年某月某日甲子，葬於某里某山之陽。輒敘次事狀，繫以銘語，以寫吾哀。銘曰：

智足以定危亂，而名譽不並於時賢。忠足以結主知，而褒寵不逮於生前。仁足以周部曲，而妻孥不獲食其德。識足以祛羣疑，而文采不能伸其說。嗚呼！予季缺憾孔多，天乎人乎，歸咎誰同？矢堅貞而無怨，儻彌久而不磨。

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

節母蔡氏，生三歲而室於歐陽，事玉光府君。家微也。姑劉孺人，端嚴巨欸，無所假借。節一朝之食，分之二日，併三人之事，責之一手。舉家事，精齷劇易，壹委節母，不以何問他人。節每則先雞鳴而興，豫其未至，後斗轉而息，補其闕遺。箕拘無塵，井汲無濡。半米寸薪，必珍必戒。諸娣姒次第入門，節母躬其難者，讓其易者。自親舍及業私室，衣垢則澣之，綻裂則補綴。初不問其所自來。羣從子女，寒則衣之，飢則慈以甘資。就溷浴爲之潔除。羣從或忘其母，而母節母，節母亦忘其非己出也。乾隆三十年乙酉，舅席珍府君卒。明年，玉光以毀死，劉孺人大戚。節母於時年二十有八，長子惟本甫三歲，少者成材未期耳。入則泣血柴立，茹蘗自盟；出則抱子奉姑，怡聲疊壘。益屏去華飾，先姑意之未發而從事。約其口與體，以

及其孤子女，無所不約，勤其力以率其妯娌，與其子姓，傭奴各有專職。土無寸曠，人無晷暇。俛拾仰取，賓祭有經。豬雞肥碩，蔬果怒生。方節母事姑之初，歲入穀二十石，逮姑之暮年，穀近千石。惟本讀書屬文，試於郡縣，有聲矣。年二十七歲而卒。婦蔡氏亦以節著。節婦，蔡氏少歸歐陽，惟本，節母之冢婦也。乾隆四十三年，戊戌，歲大饑，節婦將嫁，其父輔世，貧不能具禮，宗族或助之結襦之資，凡得錢三千有奇。父爲裝遺之。節婦陰返其錢置釋糧中，而繫鑰匙得端。父歸而室無見糧，引鑰則錢在焉。泣曰：「孝哉吾女，留此以活我也。」惟本沒時，節婦亦二十八歲。由是捐棄萬事，壹從節母，求所以事祖姑劉孺人之法。黎明，劉孺人興，節母執筭侍左。節婦自右約之。及盥，節母奉水，節婦奉漿。及食，婦具饌，母侑之。及寢，三世聯牀，聽於無聲。劉孺人即怒，節母負牆竦懼，節婦從容改爲，以適厥指。卽寤病，婦煮藥，母管而後進。夜則番宿，遞侍，衣不解帶。一夕，節母起，墮牀折脅二骨。節婦號泣，就援之。母戒屏息，無令劉孺人得聞知也。劉孺人晚而喪明，手足痿痺，挽獲輿，日游庭中。節母肩前，節婦肩後。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刳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骨者竟無恙。其後二十餘年，盜入室，刳母衣，刃傷節婦指及肘。創甚，亦不醫，而竟無恙。論者以爲孝徵，神或相之云。道光九年，節母沒，實年九十有六。二十三年，節婦沒，實八十有三。其前五年，歲在己亥，均旌表節孝如例。

前史官曾國藩曰：節婦之孫，女子四人，次二者，歸於我外舅。

繡田先生篤行君子也，數爲余誦述兩世之事狀。余昔官禮部，見各行省題旌婦女，凡烈婦殉夫者，別具一疏。高宗皇帝常下詔非之，不予旌表，以爲行不貴苟難也。然末俗士論往往以矯激卓絕之行爲難觀，歐陽姑婦之節，亦似庸行，無殊絕者。而純孝兢兢，事姑至六十年，五十年之久而不渝，天下之至難，敦踰是哉！

修治金陵城垣缺口碑記

道光三十年，廣西賊首洪秀全等作亂，咸豐三年二月十日，陷我金陵，據爲僞都。官軍圍攻，八年不克。十年閏三月，師潰，賊勢益張，有衆三百萬，擾亂十有六省。同治元年五月，浙江巡撫臣曾國荃率師進攻金陵。三年六月十六日，於鍾山之麓用地道克之。是歲十月，修治缺口工竣，鑿石以識其處。——銘曰：
窮天下力，復此金湯。苦哉將士，來者勿忘！

鳴原堂論文序

棠棣爲燕兄弟之詩，小宛爲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而皆以脊令起興。蓋脊令之性最急，其用情最切，故棠棣以喻急難之誼，而小宛以喻征邁努力之忱。余久困兵間，沅浦兩弟之從軍，其初皆因急難而來。沅浦堅忍果擊，遂成大功。余用是獲免於戾。因與沅弟常以暇逸相誠，期於夙興夜寐，無忝所生。爰取兩詩脊令之旨，名其堂曰『鳴原堂』云。

王船山遺書序

王船山先生遺書，同治四年十月刻竣，凡三百二十二卷。國藩校閱者，禮記章句四十九卷，張子正蒙注九卷，讀通鑑論三十卷，宋論十五卷，四書易詩春秋諸經稗疏考異十四卷。訂正謬脫百七十餘事，軍中鮮暇，不克細紳全編，乃爲序曰：——昔仲尼好語求仁，而雅言執禮。孟氏亦仁禮並稱。蓋聖王所以平物我之情，而息天下之爭，內之莫大於仁，外之莫急於禮。自孔孟在時，老莊已鄙棄禮教，楊墨之指不同，而同於賊仁。厥後衆流歧出，載籍焚燒，微言中絕，人紀紊焉。漢儒撿拾遺經，小戴氏乃作記以存禮於什一，又千餘年，宋儒遠承墜緒，橫渠張氏乃作正蒙以討論爲仁之方。船山先生注正蒙數萬言，注禮記數十萬言，幽以究民物之同原，顯以綱維萬事，弭世亂於未形。其於古昔明體達用，盈科後進之旨，往往近之。先生名夫之字而農，以崇禎十五年舉於鄉。目親是時，朝政刻覈無親，而士大夫又馳騫聲氣，東林復社之徒，樹黨伐仇，頽俗日敝。故其書中黜申韓之術，嫉朋黨之風，長言三歎，而未有已。既一仕桂藩，爲行人司，知事終不可爲，乃匿跡永郴，衡邵之間，終老於湘西之石船山。聖清大定，訪求隱逸，鴻博之士次第登進，雖顧亭林李二曲輩，貞微聘尙不絕於廬。獨先生深閼固藏，邈焉無與。平生痛詆黨人標榜之習，不欲身隱而文著來反唇之訕笑。用是其身長遷，其名寂寂，其學亦竟不顯於世。荒

山敵榻終歲孳孳以求所謂育物之仁經邦之禮窮探極論千變而不離其宗曠百世不見知而無所於悔先生沒後巨儒迭興或攻良知捷獲之說或辨易圖之鑿或詳考名物訓詁音韻正詩集傳之疏或修補三禮時享之儀號爲卓絕先生皆已發之於前與後賢若符合契雖其箸述太繁醇駁互見然固可謂博文約禮命世獨立之君子已道光十九年先生裔孫世全始刊刻百五十卷新化鄧顯鶴（湘臬）實主其事湘潭歐陽兆熊（曉晴）贊成之咸豐四年寇犯湘潭板毀於火同治初元吾弟國荃乃謀重刻而增益百七十二卷仍以歐陽君董其役南匯張文虎（嘯山）儀徵劉毓崧（伯山）等分任校讐庠局於安慶蒞事於金陵先生之書於是備備後之學者有能秉心敬恕綜貫本末將亦不釋乎此也

閩浙總督季公墓志銘

公諱芝昌字雲書號仙九姓季氏道光之末咸豐之初公以正卿內知樞密外督封疆朝廷亟以大事相屬而公矜然自以爲不足海內賢士亦第宗其文章而若忘其政事之美公於文裁量完密宮徵鏘鳴當世歎爲臺閣夷憚之音而又忘其營度之苦至其身世備歷諸艱則知者尤少也季氏世家江陰公會祖諱情祖諱熙歲貢生吳葉窮約至孝諱麟字晴郊者始以拔貢舉人官鉅鹿縣知縣嘉慶十四年公侍王父從鉅鹿君於官所又迎婦於衛

輝婦翁爲王蘇（儕嶠）以翰林出守大郡兩家皆科第名宦政聲溢於河朔寔寔光大矣無何歲貢君卒於鉅鹿鉅鹿君坐不身捕妖民褫職遣戍新疆踰年沒於戍所公所生長子旣殤又殤一女又殤次子而鉅鹿君有官誦薄責益急籍家產輸之官親知不相省錄胥吏侵侮殆無人理厥後以道光元年舉順天鄉試三年考取國子監學正學錄薄宦京師生事日細蓋至十二年成一甲三名進士而公之困厄餘二十載矣既以魏科改翰林院編修明平散館則大爲宣宗所寢御書魁字於卷之傳別而大臣亦自登公首選旋又以大考翰詹列高等簡授山東學政任滿還京充戊戌會試同考官明年己亥大考復列高等奉使江西主考浙江學政累遷至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由是舉朝慕公遇合之隆臺省眷宿交口稱公詩賦以諷勉後進儕輩歛衽皆以爲不及高才未達皆傳鈔而模範之雖天子亦以君臣文字契合爲足樂也公在浙江丁母憂道光二十三年服闋入都與考試差畢翼日召對宣宗嘉歎公文以謂「他人竭蹶喘汗有不能到汝則沛乎有餘譬之於射汝穿楊百中矣」畢語大笑公且感且悚退而以「不失鶴」名其齋是歲擢禮部吏部侍郎督學安徽公益兢兢恐無以育才厚俗上負主知二十六年受代還朝明年充會試知貢舉殿試讀卷官經筵講官衡文之事無役不從四方學徒翰林新進輻輳迭門請業而上察公忠謹廉介可任艱鉅不復欲以校文角藝相屬蓋科目取士既久至爭聲律一字之得失而置軍國於不問

宣宗晚歲遠覽唐季明末之陋卹焉，思有以易之，亦預憂治安之不可深恃也。道光二十八年，命公爲倉場侍郎，是冬命偕定郡王載銓查辦長蘆鹽務，及天津所屬倉庫。二十九年，命偕大學士耆英查詢東南兩河冗員浮費。又命公馳赴浙江釐剔鹽務，清查倉庫。凡政有奸弊叢雜，輒屬公梳抉而廓清之。公晝夜稽覈不輟，揚盡得要領，而於人無所乖迕。使浙未返，有詔簡授山西巡撫。甫至晉，又內召爲軍機大臣。三十年，宣宗升遐，與諸王大臣受遺詔輔政。文宗繼序，益欲以艱大付公。會廣西軍興，南服不靖，遂命公總督閩浙，公鉤校官書，發舊牘，與新事雜治，廢寢忘食。未幾，疾作。陳請開缺，勿許。咸豐二年，病益劇，屢疏乞退。溫旨慰留。最後十一月，詔許回籍調理。三年正月，返蘇之常熟家焉。三月，金陵淪陷，賊乃日熾。公聞之，大痛自以朝廷重臣，出蒞海疆，不能濟弱扶傾，副聖主倚畀之意，而時事糜爛，又不克力疾強起，以效尺寸。往往獨夜悲泣，或爲詩歌，以鳴積鬱。至咸豐六年，而得偏痺之症。十年，蘇常失陷，挈家北渡，又聞九月淀園之變，益憂憤內傷，不復可支矣。是歲十一月三十日，薨於通州，春秋七十。自公之貴，三代皆贈光祿大夫，如公官。會祖妣趙氏，祖妣趙氏，妣史氏，皆贈一品夫人。妻王夫人，妾郭恭人，皆前卒。妾吳氏，公沒後，自裁以殉。旌表如例。子念貽，道光庚戌進士，翰林院編修，加四品卿銜。女二人，長適翰林院編修陳彝，次適鉅野縣知縣張彭年。孫綸全（邦楨）曾孫厚，厚基，厚鏞。公卒時，渴葬通州城東。同治四年八月十八日，始卜

葬於江陰長山南麓。當公在閩引疾，方怪宏才若彼，重任如此，何遽謙讓勇退？及歸田數載，而憂國乃更甚於當官之時。而當世之自以爲能負荷非常者，覆輒相屬，乃不忍聞。然後知君子欲然之抱，誠不易量度哉！嗚呼！是可銘已。銘曰：

兩社貞卜，實啓季宗。世闕休德，集於我公。十韜一襪，積塞乃通。發爲宏篇，藻火笙鏞。輪軒四出，使節落旆。宴索章句，盡拔其豪。際幹不采，何埴不陶。天子曰咨，時有屯蹇。道有平頗，著在前典。良臣幹之，天迴斗轉。歛此鴻文，謀奠乾坤。入筮天樞，出帥海濱。鋤奸詰，萬緒交紛。每況彌恭，若虛若無。讓賢避位，長往江湖。心摧形瘁，與世同靡。我貢春官，出公門下。斯鑄斯鏞，或躍於冶。岱宗云頽，有隕如瀉。紀續理幽，用詔來者。

仁利邵君墓志銘

位西，仁和邵氏，諱懿辰。與國藩交二十餘年矣。咸豐十年二月，賊入杭州，五日而復。七月，位西訪余，余亦率軍次，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陷賊中，賊退，乃挈家東徙紹興。老母考終，繼得盡禮。欲乞師以援兩浙，不果，遂別去。明年十一月，杭州再陷，位西妻之余，恭人二子，順年，順國，轉徙滬上。余聞而迎致之安慶。順年語余以城破時，盡室饑困，其父應家人出避，圖延宗祀，亦詭詞自稱將出，遂泣別，不復相聞。國藩心知位西烈士也，必不苟免。其家固知之，以無定問，不敢發喪。同治三年二月，杭州克復，順年奔哭，周詢，具得三

日不食，罵賊遇害狀，實以十一年十二月朔日，殉難。於是始除次執喪，赴告遠近。浙江巡撫上其事，天子下詔褒卹，然後知親在則避，親沒則死。賢者遭難，如其不荀也。位西之學，初以安溪李文貞公桐城方侍郎爲則，擯斥近世漢學家言爲文章，務先義理，不事絳色繁聲，旁徵雜引，以追時好。厥後以舉人仕京師，爲內閣中書刑部員外郎，入直軍機處，與上元梅曾亮（伯言）臨桂朱琦（伯韓）數輩游處，博覽國故朝章，其文益奧美盤折，亦頗采異已說以自廣。詢訪高才秀士，折節造請，交譽互證，酣恣而不厭，狎習而彌虔。然位西性故戇直，往往面折人短，以謂書籍所無，公何得漫爾不應，再糾焉，猶不獲。三諫焉，無間新故疏戚，貴賤時否，一切蹙類相繩，人不能堪。終以此取戾於世。大學士琦善公在獄，嘗發十九事難之。大學士賽尙阿公，視師廣西，手疏七不可諍之。諸公貴人病其附直，由是齟齬，不得安其位。咸豐四年，坐濟甯防河無效，吏議鐫職。位西罷既歸，則大潭思經籍，纂尙書通義，孝經通義詩古文若干卷，飢餓圍城之中，猶著禮經通論，誦聲鏘然，徹於巷外。爾後僅得禮經一卷，文三十餘首，刻之淮安，蓋不能什之一二。餘則散佚矣。位西之會祖王父寶勤，王父又曾父宗毅，本生父鳳儀，世著清德。有兄懿藩，早喪無子，以順年後之。有女二人，順年歸自杭州，未得父尸，大痛邁疾。同治四年六月十三日，沒於金陵。余恭人少，而割股療親，晚而事姑有聲。既痛其夫，又悲其子，七十二年亦卒。嗚呼！傷已國藩，於是命順國與其婿鄭興儀具位。

西衣冠，葬之西湖二龍山，以余恭人及順年附。順度之妻伊氏前死賊中，至是亦以衣冠附葬。銘曰：

城有時而爲湖，海有時而成田。物固有非常之變，烏可以常理測彼昊天善不必福久矣。曾不自夫子而始然。愍東南之大戾，仁聖與螻螻而同捐，筭述盡其蕩盪，僅弔煨燼之殘編。文之精者不復存，織者又未必果傳。獨其耿耿不磨之志，與日星而長懸。魂無遠而不之，魄則依妻子以全。庶上爲神祇所許，而下爲百世學者之所憐。

江忠烈公神道碑

公諱忠源，號岷樵，新甯江氏。曾祖登佐，太學生。祖獻鵬，父上景歲貢生。母陳太夫人，生子四，公其長也。少而豁朗英時，以縣學附生，選爲道光十七年丁酉科拔貢生。旋中是科鄉舉。久客京師，以大挑得教職，與會國藩、陳源克、郭嵩燾、馮卓懷、數輩友善。嘗從容語國藩：『新甯有青蓮教匪，亂端兆矣。』既歸，二年而復至京。余戲詰公：『青蓮會匪竟如何？久無驗也。』公具道家居時，陰戒所親，無得染彼教團。結丁壯，密繕兵仗，事發有以禦之。逮再歸，而果有雷再浩之變。公部署夙定，一戰破焚其巢，誘賊黨縛再浩磔之。湖廣總督上其功，賞戴藍翎，以知縣用。公入都謁選，又語國藩：『前事雖定，而大吏姑息，不肯痛誅餘黨，難猶未已。』踰年而復有李沅發之變，又踰年而廣西羣盜竄起。洪秀全、楊秀清之徒出，大

亂作矣。公爲縣令浙江歲餘。咸豐元年，丁家艱歸。大學士賽尙阿公督師廣西，馳疏調公赴粵。既至，則大爲副都統烏蘭泰公所賓敬。事無巨細，必再諮而後行人。無疏戚，貴賤必察公意嚮而薄厚之。敍公之勞，請擢同知直隸州，換戴花翎。公亦竭誠贊畫，募楚勇五百人助戰。湖南鄉勇出境討賊，自此始也。烏公慷慨負氣，與提督向公榮積有違言。公以書曉譬烏公，禮下之已甚，莫感動向公。卒不能得。逮圍賊於永安，復代爲一書，抵向公，力諫圍師缺隅之說，請合圍而盡殲之，又不能得。因引疾歸。歸而永安賊出，大敗官軍，遂至桂林。公開警募勇，倍道准援，將終佐烏公以平嶺表。未至而烏公陣沒，自是獨領一隊。賊中往往指目李家軍矣。既解廣西之圍，旋大捷於簞衣渡。賊不得掠舟而北，衝永以安。賊攻長沙，公與力爭。南門天心閣築堅壘，據要害，長沙以完。賊之渡洞庭而東也，實惟咸豐二年十月之杪。旌旗帆檣蔽江而下，公痛時事之益壞，怨吾謀之不見納，悵然不復欲東。巡撫張公亮基亦奏公留守湖南。是冬，破賊目晏仲武於巴陵，剿平徵義堂會匪於瀏陽。明年春，署湖北按察使，翦叛民劉立簡於通城，膊陳北斗於崇陽。皆以疲卒千餘，搨寇數萬。天子褒歎，由是有一幫辦江南軍務之命。公拜疏將赴金陵，中途聞廣濟宋關佑爲亂，移師討之。事甫定，而朝廷諭令公速救鳳陽。不數日而江西巡撫檄公速援南昌。公曰：「金陵鳳陽雖有朝命，然殘破之區，效遲而事易。江西雖無朝命，然完善之土，禍急而事難。吾當先其難者。」遂挈師由九江踰四

百里，森入南昌。翌日賊至，則設施略備，上下恃以無恐。賊晝夜環攻，闕地十道，分擾旁郡，以眩我謀，終不得窮公方略。凡九十餘日而圍解。上嘉公功，賞二品頂戴，賜翎管，班指諸物。厥後，田家鎮牛利，公上疏自劾，詔旨雖許鑄四級，然旋有安徽巡撫之命，又詔公「楚皖一體，當相緩急爲去留，不必拘於成命。」蓋聖主倚公鑒差足自保，廬州新立行省，危在旦夕，法宜經營淮南，以分吳楚賊勢。遂拜鄂自鄂之皖，饋雨而行，將卒終歲奔命，道病，公亦病。至六安病甚，六安吏民遮道請留，不許。昇疾，竟達廬州，部分未定，而歸大至。公設策應敵，一如守長沙南昌時，而城無見糧，藥鉛罄竭。元從之士不滿千人，諸軍屯四十里外，觀望莫救。公弟忠潛自楚來援，爲賊所梗，咫尺不得通問。公病益困，不食數日矣。城陷，發憤投水死。咸豐三年十二月十七日也。春秋四十有二。越八日，募人入賊中，負公尸以出。事聞，天子震悼，追贈總督，賜祭葬，命廬州及湖南江西皆立專祠。襄公三代如其官。予諡忠烈。咸豐五年，劉公長佑開闢歸公喪新甯。六年某月，葬於某里。某山公弟三人，仲即忠潛，以兵事積功至道員，歷官安徽四川布政使。次忠濟，戰功最偉。殉難岳州。予諡壯節。次忠淑，縣學附生，保綏知府。夫人陳氏無子，以弟子孝椿爲嗣。妾楊氏，公既沒而生子孝棠。國藩昔與公以學行相切磋，文宗御極，薦公以應求賢之詔。公嘗疏請三省造船，練習水師。又嘗寓書於國藩，堅囑廣置礮船，肅清江面，以弭巨禍。其

後國藩專力水軍，幸而有成，從公謀也。自公之薨，忠潛等數乞余文表公墓道，大義相許，神人共鑑，余其敢讓。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或邂逅及難，而倖廁忠義之林，何可勝道。當公赴江西之急，有詔令至金陵，及赴廬州之急，有詔且留楚中，宜可少安，以惜有用之身。而公必蹈危地，甘死如飴，但求無疚於神明，豈所謂咬然不欺者耶。嗚呼！忠已余既揭其用兵始末，乃竝述他行義聲之銘詩，用告異世治國聞者。銘曰：

儒文俠武，道不竝張。命世英哲，乃兼厥長。惟公之興，頹俗實匡。明明如月，肝膽芬芳。有師鄧君，有友鄒子。臥病長安，朝夕在視。亦有會生，燕南旅死。謀稟三喪，反葬萬里。兩以躬致，義泣鬼神。近古之俠，孰與比倫。作宰吳越，風教露養。秀水振饑，翼民以長。蘇其枯槁，衣以文襪。儒吏之風，竝時無兩。蘊此兩美，風雷入懷。砰然變化，陰闔陽開。宜哉大難，重奠九垓。半駕而稅，天乎人哉。楚師東征，倏逾十秋。三十萬人，金甲纒絀。死者半之，白骨嵩邱。人懷忠憤，如報私仇。千磨百折，有進無休。終殫元惡，盡復名城。天河盪穢，海宇再清。公躬其始，不觀其成。九原可作，慰以茲銘。

張君樹程墓志銘

君諱善準，字樹程，號平泉，晚更自號愚公。武昌張氏。考諱以誥，國藩嘗表其墓，既詳其世矣。君孕育前徽，出入造次，不離古先之訓。既補縣學生員，以制舉之文，震耀於時。主學政者，每嗟賞之。

舉以為羣士式。君顧不以自意，獨有志於樸學之塗。篤好浚儀王氏困學紀聞，昆山顧氏日知錄二書，刪取其要，別為一編，手寫數通，亟釋而不厭，博覽而彌深。前所謂舉業者，漸高簡而不諧於衆，遂為歲貢生以終。與之遊者，但見其於科目仕宦，窮通得喪，豐約毀譽，泊乎未有以干其慮也。及聞時政安危，賢不肖進退當否，乃憂之樂之，如其家事，則相與忱焉起敬。粵賊之起，賢人君子往往殉難，或闔門同盡。君聞輒悼痛，語及卓行奇節，則法然竝下，如喪周親。一夕，篝燈讀書，忽甚悲失聲，舉家驚起趨視。君方手一編，顧曰：『有傳胡巡撫祭李帥文至者，余讀之不覺哀而一號耳。』胡巡撫者，益陽胡文忠公林翼，李帥者，湘鄉李忠武公績寶。時方戰浚三河，天下所共傷也。自是兵事利鈍，家人相戒不敢以聞。閩里過從，相與遣懷望治，道吉語以忘憂。君一接以恭謹，遇者長怡聲酬對，如恐傷之，自敬以下。褒能獎善，溫溫致敬，終不以有故而加慢。姻好或有患難疾疢，早夜省視，匍匐護持，時其有無而周濟焉。人咸謂君為慈惠之師，緩急可倚杖矣。然君性實剛介，嫉惡如讐，深恨昏墨之吏，賢士人居家者財利，與賈豎競錙銖者，以謂天下大亂，端由此輩。意不快，則昌言誅責，唾而斥之。或以書抵友朋，其語絕痛。又嘗戒其子裕釗：『汝才薄，慎無求仕。苟仕，慎無為身家謀，居民上而贖貨，是穿窬也，神不福矣。』聞者凜凜，然後知君之德，不得僅以仁厚名也。同治三年十二月十日，卒於家。春秋六十有九。所著有史學提要續編六卷，妻金氏，秉禮習勞，儉而澤物。子

二人長裕，次即裕，舉人，積學能文。女子二人，孫幾人。某某某年月日，葬君於某縣某山，裕劍來徵銘，銘曰：

訥訥哲人，斯須繩矩。遇事激發，剛亦不吐。勵恤忠良，有涕如雨。譏貶姦貪，有舌如斧。能好能惡，是謂至仁。邈然物外，未侵一塵。樊口之南，重湖之濱。藏骨黃壤，垂範千春！

衡陽彭氏譜序

吾少時讀家譜，曾子十五世孫據以關內侯，避王莽之亂，南遷爲南州諸會之祖。私怪據事蹟不見於他書，舊譜於何取徵？後讀歐陽文忠公集，見其答曾子固書，亦以關內侯據爲疑，引史例以諷之。乃知吾曾氏本據爲始遷之祖，相沿且千歲，由來舊矣。歐陽公譜牒之學，號爲精密，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於巨族，旣推其本源出於某帝某王，又歷敘漢世名賢，如琅邪王氏，已稱出周靈王子晉之後，而又敘王際王駿之系，蘭陵蕭氏，已稱出帝譽之後，而又敘蕭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絕，如屈伸指而數庭樹，略無參稽猶豫之辭，公嘗譏司馬遷不能闕疑，後人又譏歐陽氏不善闕疑，所謂目能見千里，而不能自見其睫也。君子慎度身世，信諸心，則蒙大難，決大計，而不懼，未信諸心，則雖垣途而不肯輕試。其於臨文亦若是焉可耳。衡陽彭雪琴侍郎，以請生從戒，十有三載，蕭清長江，克名城以百計，瘡巨瘡於金陵，當其提挈飢軍，出入鋒鏑，誓不與此賊同戴三光，天下稱爲烈士。及夫勳勞日著，朝廷授爲

安徽巡撫，授爲漕運總督，皆屢疏固辭不拜。退然若漆雕之內不自信，卒不輕於一試，又何慎也！同治四五年間，東南大定，侍郎與其宗長老修訂彭氏家譜，彭氏本貫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曰聲揚者，始遷於衡。其後八傳，曰步南者，肇修譜牒。我朝康熙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贈光祿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纂，族之材俊子弟，奮迹師中，積功累伐，珥貂相望，簪紱雲興，皆著於錄。彭氏日益光大矣！其系表斷自聲揚公，凡前世達人，暨同姓異望之顯者，別爲一編，不與本宗相淆，蓋源流乎闕疑之誼云。國藩之先世，亦自江西遷居衡陽，至明季更遷湘鄉，而祠廟今尙在衡。與彭氏擊柝相聞，墟煙相接。曩者不揆陋陋，管慨然欲重訂家譜，述其可知者，而差其可疑者，區爲別錄，不求盡合於歐會大儒，但求懌於吾心。久困兵閒，未遑執簡，感侍郎急於先務，故爲之序，以答其請，因抒余之夙懷。

大潛山房詩題語

山谷學杜公七律，專以單行之氣，運於偶句之中。東坡學太白，則以長古之氣，運於律句之中。樊川七律，亦有一種單行票姚之氣。余嘗謂小杜蘇黃皆豪士，而有俠客之風者。省三所爲七律，亦往往以單行之氣，差於牧之爲近。蓋得之天事者多，若能就斯塗而益闢之，參以山谷之倔強，而去其生澀，雖不足以悅時目，然固詩中不可不歷之境也。省三用兵，亦能橫厲捷出，不主故常。二

十從戎，三十而擁疆寄，聲施爛然，爲時名將。惟所向有功，未遭挫折，蔑視此虜之意多，臨事而懼之念少。若加以悚惕戒慎，豪俠而具歛退氣象，尤可貴耳。余覽其詩卷既畢，因題數語，以勸勉之。

卷四

金陵軍營官紳昭忠祠記

嗚呼，軍興以來，死事者多矣。而金陵尤爲忠義之所萃云。咸豐二年十二月，賊陷武昌，漢陽掠取巨舟萬數。三年正月，蔽江東下，連陷九江、安慶、蕪湖各城，遂毀金甯墟爲僞都。城中官紳與駐防之軍民，竝及於難。當是時，天子已命向榮爲欽差大臣，自湖北逐賊而東。至則城陷已逾旬日，又繼陷鎮江、揚州、兩府。而都統琦善亦以欽差大臣由河南進至揚州。自是後，廣西元從諸軍駐金陵者，號爲江南大營。北來新集諸軍，駐揚州者，號爲江北大營。鎮江別屯一軍，則金陵分兵駐之，與揚州之師相爲犄角。未幾，揚州之賊，分支北竄河南直隸。金陵之賊分支，西竄江西湖北，而鎮江之賊，破我營壘，別有粵人爲亂，攻陷上海。其冬，北軍克復揚州。儀徵羣賊移據瓜洲。四年，督師琦公卒，托明阿接統北軍。五年，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克復上海，移師圍攻鎮江。六年春，南路賊陷甯國、北路賊復陷揚州。托明阿罷職，德興阿接統北軍，旋克揚州。其夏，巡撫吉公戰沒於高資，金陵大營亦陷。督師向公退守丹陽，已而病卒。朝廷命和春爲欽差大臣，而命張國樑爲總統。七年冬，南軍

克復鎮江，北軍同日克瓜洲。八年，南軍築長圍，以困金陵之賊。北軍大挫於浦口，賊陷江浦，天長、儀徵、揚州六合。張國樑北援揚州。克之。九年，德興阿劾罷，江北不復置帥，以江南大帥兼轄。十年正月，張國樑克九洲洲。二月，皖南羣賊攻陷杭州，江南遣張玉良援杭。克之。三月，賊破建平，東壩、溧陽、羣萃金陵，擊陷大營。我師潰奔常州。蘇州繼陷。是後，馮子材等堅守鎮江，都興阿等堅守揚州。數年無恙。蓋自咸豐癸丑，以迄庚申，耳目衆著之事，大略如此。其餘南軍攻取旁近郡縣，若太平、蕪湖、丹陽、溧水、溧陽、高淳、句容、屢克屢陷，不常其得失。或北援揚州，江浦警報朝聞，南師夕渡。而城外賊壘、濱江要隘，亦無月不事攻戰。擲千百性命，以爭尺寸之土。當時中外盛稱江南勁旅，聲威出北軍上遠甚。諸路告急，金陵往往分兵四出援勦，其致敗亦終以此。始至之秋，卽遣虎嵩林馳援上海。旣又遣和春赴援廬州。甯國失守，則遣鄧紹良自浙援之。數年，鄧君戰亡，又遣鄭魁士繼之。賊圍衢州，則遣周天受等援浙。賊入延建，又濟師以援閩。近者數百里，遠者二千里，孤軍轉鬪，累月不歸。餽餉乖時，忍饑赴敵。膏塗原野，莫相收卹。而金陵之賊見我軍遠征者多，居守者少，營壘空虛，炊煙日減，晝夜謀所以覆我者。咸豐六年，大營失陷，正坐壘闕兵單之故。最後十年之役，則長圍已成，汎地愈廣。我軍分兵救浙，不能遽返。而自浙回竄之賊，皖南、江北之賊，十道竝進，乃一發而不可禦。將士方冀合圍之後，犂穴擒渠，策勳有期。不意倉皇潰敗，有如沙飛河決，蕩析南奔，死亡不

可勝數。其僅有存者，張玉良收集餘燼，以攻嘉興，以守杭州。至明年，杭城再陷，而金陵大營八萬人者，蕩然無復留遺矣。當諸將屯駐秣陵，向公榮張公國樑最負重望。其餘智者竭謀，勇者殫力，亦豈不切齒圖功，思得當以報國。事會未至，窮天下之力，而無如何。彼六七僞王者，各挾數十萬之衆，代興迭盛，橫行一時。而上游沿江千里，亦足轉輸盜糧。及賊勢將衰，諸酋次第僵斃，而廣封駿豎至百餘王之多，權分而勢益散。長江既清，賊糧漸匱。厥後楚軍圍金陵兩載而告克。非前者果拙而後者果工也。時未可爲，則聖哲亦終無成時可爲，則事半而功倍也。皆天也。既克三載，同治六年之冬，乃建昭忠祠於蓮花第五橋，祀先後死事者同堂而異室。其中一室，祀三年二月江甯初陷時守城殉難之員。其東一室，祀三年至十年城外大營傷亡之員。其西一室，祀城內及江甯七屬紳士而外郡紳士死於此者，亦與焉。又東一室，祀金陵將領出援各路，死於甯國及浙江等處者。又西一室，祀鎮江及揚州死事之員。鎮江本金陵所分之軍，揚州亦與金陵一體。其後又歸南軍兼轄故也。工既竣，粗爲記其梗概。至於歷年戰爭，良將猛士之勞，攻牢保危之策，將其於國史，茲不復備述云。

丁卯四月求降雨澤告辭

自客歲之仲秋，歷冬春而孟夏，閱八月而不雨，嗟羣生之凋謝，哀江南之黎庶，困兵燹以十霜。邑何民而不孥，野何土而不荒。

慶中興於甲子，甫得脫乎兵戎，悉做賦而北伐，又杼柚之屢空。逮丙寅之夏未，高郵羅乎災凶，運隄愴其潰決，沒六縣於波中，漲泗沂與淮湖潞千里爲澤國。飽人肉於蛟魚，烏薦下而爭食。嗟赤子其何辜，實百官之不職。會水患之未平，又旱災之相逼。麥有秋而失望，稻有種而不入。千村聚而皇皇，老幼環而悲泣。痛蚩蚩者無罪，罪乃在於疆臣。羌無德而竊位，上干怒乎百神。或屋漏之隱隱，或稅政之不仁。將舉錯之失當，抑冤獄之未申。宜躬被乎酷罰，胡移禍於吾民。爰致齋而惕厲，叩蒼昊而陳詞。審余身之有咎，甘百死而不辭。爲斯民而請命，冀歲事之無虧。沛甘霖而薄降，膏百穀以蕃滋。萬彙蔚而回春，農民忻而相告。今不慮乎旱饑，後無傷乎秋澇。感神惠之孔時，終傾誠而圖報。

靈谷龍神廟碑記

龍於古不列祀典。國有大水，智者不崇，或有旱暵，圭璧祈禳，亦不及之。漢世儒者，以龍能興雲致雨，乃別四時方色爲象，土禺繪纘，有禱輒應。其後五龍九龍之堂，浸作祀事興矣。國家褒崇龍祀，祭式祝號，一準王儀。自京師黑龍潭暨各行省，皆立廟虔奉。甘澤時降，人蒙其蔭。金陵省治之東，有泉曰「八功德水」，出於鍾山之陽，靈谷之寺。舊有龍神祠，屢獲嘉應。泊兵興詞燬，壇宇蕩然無存。同治六年，自春徂夏，數月不雨。崇禱之術，既窮。國藩乃與布政司李君宗義、督糧道王君大經、鹽巡道龐君際雲，先後求諸靈。

谷之神。四祈而四效，旋叩而立應。最後，甘霖滂沛，垢壤膏流，稿苗勃興，嘉蔬蔚蔚。陂澤旁匯，魚鼈詠泳。歲仍有秋，民用康樂。於是乃相與重構斯廟，以報賽而妥靈。勞瘁堅致，勳望無華，取足嚴祿。獻之儀，酌質文之衷而已。蓋金陵自六代以來，號爲名都。梵宇琳宮，震耀今古。勳威甲第，湧殿飛臺。往往數千百年，遺構尙存。獨至粵賊洪楊之亂，掃地剷除，無復一椽片瓦之留遺。卽靈谷寺，屢興屢廢，亦無似此次之漸盡者。今龍神廟，矗立基緒，而全寺之踵修，名蹟之興復，不知更待何年。易稱龍爲乾德，萬物資始，厥施甚普。自今以往，意者百工雲興，日新月盛，將盡還承平之舊乎。斯固守土之吏所寤寐誠求者也。

新甯劉君墓碑銘

君諱時，華字廷材，號寶泉。先世自江西徙湖南之新甯。曾祖有義，祖儒，禹府學增生。父世貴，太學生。家貧爲商賈，化居以自給。君生有至性，不忍其父久勞市廛，乃跪請曰：『大人宜少休，兄學且有成，弟弱兒願代父勞而服買矣。』遂遊資於江漢之間，量物度時，廣取而節用。後人而往，先人而歸。家用阜康，親以大悅。父病在視終宵，醫者言瘵，鹹可生，淡則死。君輒以手承瘵，嘗之，味淡，因大哭。父沒，母亦前卒，則推其所以事父者，以事繼母。歸自武昌，繼母不憚，長跪自陳，遲歸之咎。繼母病，服勞達旦，營治藥物，必自其手，不自他人。繼母沒，則推其所以事親者，以事長兄，而蓄季弟。兄

病，調護年餘；兄卒，弟後卒，則又推恩以恤其孳，以鞠其孤子。厥後兩家孤兒皆成立，兩族皆旌表於朝。壽皆七十八十，涕泣頌君之德，不取忘云。新甯山邑也，僻在楚南，黔粵之交，巨嶺層巒，穹窿雜襲，鬱攢而不得少舒。自古未聞偉人傑士出於其間，亦乏甲乙科第。居民治生織畝，有唐魏之風，獨君與江太公一峯，輕財好義，不屑於自殖。江君之子，諡忠烈者，仕至安徽巡撫，而君之子蔭渠，今爲直隸總督，並有勳伐，爲時名臣。蓋褊陋之俗一變，而山川之氣昌矣。當君初賈異縣，頗求饒益，以娛親心。既而經紀有方，智足以擴其業，利足以仁其三族。所得資財，隨手散去，豈以濟物爲功，息耗都不營省。鄉里除道成梁，捐金錢，惟恐不贖。施藥療疾，惟恐不周。嘗遇益陽大水，買小舟拯百人，藁葬數百人。新甯大饑，餓鄰里親舊，粟日半升，全活無算。又嘗修育嬰堂，建忠義節孝祠，皆縣中前此所無。自君創之，城東北有義塚，歲歲常以冬春培其阨塋，而植其仆碑。城南有義塾，器物缺乏，常於君家取給焉。人或謂君歲入幾何，施諸人者什七，而自謀不及什三，後將難繼。何不頗買田宅爲子孫稍立基業，君笑謂：『家有薄田，自足供疏食，焉用多爲。吾以人情爲田，以培養士類爲種耕，不計年穫，不計世庸，詎知留貽子孫者，不更大乎。』逮君沒，而門內鼎興。君子四人，長名長佑，卽蔭渠也，以拔貢生，歷官廣西巡撫。兩廣總督，直隸總督，加兵部尙書銜。次長佐，某官；次長仲，長健，某官。孫某某，曾孫永祚，永祺，天子褒長佑功，贈君暨君之祖父皆爲光祿大夫。君配鄭氏，暨祖妣

某氏，妣李氏，曾氏，皆爲一品夫人。蓋君言於是果驗。爲善之報，抑何捷也。鄭太夫人恭儉寬仁，悉秉夫教。媳婦娣姒，寡居，敬之終身，有恩紀。君卒，以道光三十年六月十四日，壽六十有一。太夫人先三日卒，壽五十有九。是歲十二月，某甲子，合葬新甯西鄉楊溪村之鸞嶺。昔道光丁未，戊申間，江忠烈公嘗爲余稱道蔭渠之賢，兼述其世德。及蔭渠入京，聞親之訃，求余文銘其墓。展轉兵閒，久疏文字，越今十有七年，始得表而銘之。銘曰：

舉世奔利，獨行抱義。庸庸庸言，感格天地。外救飢溺，內撫諸孤。仁心難慊，百憂一愉。孰云不顯，在幽彌馨。孰云無報，如影隨形。神觀在室，奇福在庭。郎君崛起，爲國干城。削平寇亂，鼎祭鐘銘。自天錫寵，褒榮先隲。夫彝之南，萬山環拱。我表其阡，來者欽竦。

戶部員外郎彭君墓表

君諱永思，號兩峯，世居湖南長沙。少而峻整，自將忱恂。纒粟吶，如不能語。事至，則剖析毫釐，枝分縷解，辨窮萬變，而斷以片言。長老往往驚異，以爲吏才，天所授也。年三十二，以嘉慶五年庚申舉於鄉。十四年己巳，成進士，即用知縣。明年署雲南嵩明州。知州斷獄八百，民譽翔洽。徙補楚雄縣。楚雄故附郭劇邑，君至，一以治嵩明者治之。訟牒入，立判紙尾，期以某日質訊。出則聽民遮道自言，停輿研鞫。前者辭窮，後者大畏。或就逆旅，操筆定讞。且判且詰，決遣如神。尤善爲離參之法。離參者，如欲知豆價，則先以麥問

甲，次以稻問乙，次以梁問丙，離其事，異其人，而旁參之，然後進退以定豆價，百不失一。君用此術多奇，中他人效之，亦不能得民情僞也。大吏以君既政成，常使兼聽鄰縣之訟。大姚有薛繼賢者，殺人獄成，省中覆覈，則詭辭翻異。問官數易，爰書數十易，終不能決。君訊之七晝夜，卒以參鞫其子，乃得情實，論決如律。某官解餉銀至省，發封則失銀，而得數石。以獄屬君，君察石有蟲齧痕，非道途閒物，因問輦運之卒，甯覺馱負左右欵乎？頗憶欵側，始何日乎？卒對某日過某店，始覺右欵。君自省返楚，雄挾此獄與卒，與石俱行。途中雜采羣石較之，皆不類。至某店得石，與蟲齧者類。一鞫而伏，遂抵旅店主人於法。五侯神者，不知所起淫祀也。土民與江西客商爭祀，搆訟數十年。君以贖祭宿獄，終無已時。令昇神像至縣庭，取筆判入子曰：爾像不滅，訟端不絕。立飭吏卒碎而毀之，兩造相顧愕眙而散。蓋君之明而能斷，類如此。嘉慶十七年，大姚令上變，告烏龍口有衆數千，嘯聚爲亂。郡守夜召君問策，君立與區畫，草數書抵旁縣，戒勿輕動。遣數人僞與賊暱者，風使解散，而潛發輕兵掩捕，擒七十人。罪數人，而事定。於是遠近又歎君才堪濟變也。在滇六年，凡三署大姚，四署廣通，兩署南安州，再爲鄉試同考官。上官方以治行卓異薦君，而君以父命，不樂久爲吏，遂援例改就京職，官戶部員外郎，貴州司行走，兼管廣東司，議蠲逋賦釐定，睦政多所匡贊。道光二年丁家艱，歸。自是山居二十載，養母教子，收族，振貧，祭田義渡，凡諸善舉，皇然如有失而急圖之。陶然與販夫

農父相狎，自忘其為宰官之身。人亦忘之，亦愈敬之。道光二十二年八月二十一日，以疾卒。春秋七十有四。曾祖從美，祖必化，馳贈奉直大夫，考勝桂，誥封奉政大夫，以五世同堂，獲旌於朝。祖妣氏范，妣氏黃，皆封宜人。君之配黃恭人，以賢孝特為舅姑所倚。嘗一從夫雲南官舍，而未及從宦京師。凡綜理彭氏家政七十餘年，教始皆終，內外秩秩，室靡棄物，里無違言。如婦有先亡者，叔早逝者，撫其諸子女，公早寡者，撫其孤甥，曲有恩紀。齒逾八十，猶簪鏡紡績不倦。同治元年閏八月二日告終，蓋九十有六矣。子申甫，道光乙未科舉人，候選通判。婦陶氏，安化文毅公女也。女三，皆適士人。孫樹森，同治甲子科舉人。孫四志，本序本，豐本，字本，孫友，十二。申甫以道光壬寅九月某甲子葬君於長沙之文家段蓮花台。同治壬戌閏八月某甲子，葬恭人於木魚山墳壙相望，約二百步而近。屬國藩表其墓，於是敘述大節，而綴以銘。銘曰：

流水不腐，古傳斯語。賢侯之明，積勤所補。壽母之壽，本諸勞苦。居上而逸，天所不許。降福者久，宰天者人。治獄陰德，恆大厥門。科名庶績，有子有孫。更千萬，長裕後昆。

金陵湘軍陸師昭忠祠記

同治三年六月，既望，大軍克復金陵。國藩至自安慶，犒勞士卒。見吾弟國荃面顏頰頰，諸將枯瘠，神色非人。蓋盛暑攻戰，晝夜暴露城下，半月而未息。余既驚痛而撫慰之，乃徧行營壘，周視所

開地道，徧覽戰爭之遺蹟。彭君毓橘，劉君連捷，蕭君孚泗，朱君南桂，相與前導，而指示曰：『某所，某將盡命處也。某所，賊困我之地也。』諸君所不備述，吾弟又太息而縷述之。弟之言曰：『吾圍此城，壯士多以攻堅而死。賊於城外，環築堅壘數十。大者略與城埒，攬以小營，障以長塢，鑿石如鐵，掘塹如川，牢不可拔。我軍以元年五月初，始克江甯鎮，三汊河，大勝關，各壘。二年五月，李臣典等克雨花臺及南門各壘，劉連捷等會同水師，克九洲，中關，下關各壘。其江東橋之壘，則陳湜等於八月克之。上方門，高橋門，七壘，橋，土山，方山各壘，則蕭慶衍，蕭孚泗於九月克之。是時朱南桂亦克博望鎮，趙三元等亦克中和橋，秣陵關。至十月，克解溪，隆都湖墅，而東南剗削略盡。三年正月，彭毓橘，黃潤昌等乃克鍾山高壘，賊所署為天保城者也。每破一壘，將士須臾隕命，率常數百人。回首有餘慟焉。其穿地道以圖大城者，凡南門一穴，朝陽至，側阜門三十三穴，篝火而入。地崖崩而窟塞，則縱橫聚葬於其中。賊或穿隧以迎我，薰以毒煙，灌以沸湯，則趨者粹脫，而熬者就殲。最後神策門之役，城陷矣，而功不成。龍膊之役，功成矣，而死傷亦多。於是歎攻堅之難，而逝者之可憫也。』毓橘之言曰：『我軍薄雨花臺，未幾疾疫大行，兄病而弟染，朝笑而夕僵。十幕而五不常，一夫暴斃，數人送葬。比其反，而半殍於途。近縣之藥既罄，乃巨艦連檣，徵藥於皖鄂諸省。當是時也，羣醫旁午，而偽王李秀成等大至，援賊三十萬圍我營者數重。我軍力疾禦之，一夕築小壘無數，障

糧道以屬之江。賊益番休迭進，蝟傳環攻。累箱實土，以作楫楫。挾西洋，開花礮自空下擊，子落則石裂鐵飛。多掘地道，屢陷營壁。凡苦守四十五日。至冬初而圍解，軍士物故殆五千人。會有天幸，九帥獨免於病。目不交睫者月餘，而勤劬如故。雖鎗傷輔頰，血漬重襟，猶能裹創巡營，用是轉危而爲安。靖毅公則病後過勞，竟以不起。九帥者，軍中舊呼國荃之稱。靖毅者，吾季弟貞幹諱也。連捷之言曰：『季酋解圍去後，率衆渡江，連陷江浦、和州、含山、巢縣，皆我軍新取之城，得而復失。九帥乃分兵守西梁山，遣連捷與彭毓橘、輩救援江北。旣解石澗、埠之圍，破運漕銅城、閣之賊，遂借水師連收四城。江北大定，劇賊益衰。然我衆死者，亦不可勝數也。』南桂之言曰：『方金陵官軍圍困之際，同時鮑超之軍亦困於甯國，水師亦困於金柱關。金柱關者，水陽江及羣湖所自出，蕪湖之藩衛也。九帥乃分兵守東梁山，而遣南桂與朱洪章、羅洪元輩力扼此關，夾河而與之上下，亂流而相攻，卯而戰，酉而不休。水營捷，陸營或挫。一夕數起，一餐屢輟。凡七閱月而事稍定，百里內外白骨相望。時間私祭夜泣之聲，天下之至慘也。』於是國荃與諸將並進稱曰：『此軍經營安慶，剪伐沿江諸城，凋喪尙少，獨至金陵而死於攻，死於守，死於疾疫，死於北援巢和，南援蕪湖，太平乃籌計而不能終。今存者，幸荷國恩，封賞進秩，而沒者抱憾無窮，雞鳴山下有賊造府第一區，若奏建昭忠祠，春秋致祭，庶以慰忠魂，而塞吾悲耳。』國藩具疏上聞，制曰：『可。』黃君潤昌爰董其事，取有

冊可稽者，造神主一萬一千六百三十有奇，無冊者姑闕焉。甫歷三載，楹棟枉桡，牆宇敝墜。同治六年省中僚友集議，廓而新之。基扁固護，籩豆有嚴。國藩乃追敍所聞於諸君者，而系以詩章，用備樂歌詩曰：

人無貴賤，天壽賢愚，終歸於死，萬古同塗。死而得所，身殄魂愉。六朝舊京，逆豎所都。濯征十載，莫竟天誅。嗟我湘人，銳師東討。非祕非奇，忠義是寶。下誓同袍，上盟有昊。昊天藐藐，成務實難。祚我百順，阨我千艱。狂寇所噬，刈人如菅。沴厲乘之，積憾若山。偉哉多士，表險一節。萬死靡他，心堅屈鐵。鑿彼巧偷，守茲貞拙。縷血所藏，后土長熱。卒收名城，獲醜擒王。寵賁冥漠，千覆馨香。新廟孔赫，彝學將將。天子之錫，烈士之光。

書儀禮釋官後

侍郎胡君季臨，重刻其曾祖王父樸齋先生所纂儀禮釋官。寄示國藩，屬爲識於簡端。余嘗從皇清經解中得讀此書，繼識崖略。先生治禮，崇信鄭氏，而於鄭說之歧誤者，亦不苟爲附和。如燕禮，宜以「膳宰」爲主人，而辨注釋爲「宰夫」者之非。「司宮」即周禮之宮人，而指注比於「小宰」者之失，左右正，即僕從之官，若書之左右攜僕，詩之膳夫左右，而證注中稱樂正，僕人正者之謬。特牲士有私臣，而歎注謂士無臣者之疏，其說旣允矣。至於曲證旁通，往往卽一事而洞見本原，先王之制禮也，因人之愛而爲之文。

飾以達其仁。因人之敬而立之等威，以昭其義。雖百變而不越。此兩端先生以爲士喪既夕二篇所言，旬人管人夏祝商祝家人卜人隸人，遂匠之屬，皆公家之臣來執事者也。又以爲諸侯之官，其爵必降等於天子。聖人別嫌明微之意，寓乎其間。使周之諸侯遜而守之，何至有僭越而置六卿，稱縣公者。由前之說，則臣下之喪君既臨其小殮，又遣官助其百役。有若家人骨肉，愴惻纏綿。由後之說，則侯國之百職庶司，不敢毫髮僭擬於天王，恩誼之篤如彼。名分之嚴若此。此皆禮之精意，祖仁本義，又非僅考核詳審而已。儀禮一經，前明以來，幾成絕學。我朝鉅儒輩出，精詣鴻編，迭相映蔚。而徽州一郡，尤盛自婺源江氏永峴起爲禮經大師。而同邑汪氏絨休甯戴氏震亦皆博洽爲世所宗。其後歙縣金氏榜凌氏廷堪，度有夔述，無前前修，先生世居績溪，與諸儒地相比，時相接，其入國史儒林傳，列於江氏汪氏之次，而哲孫培壘，又能紹其家學，箸儀禮正義蒼萃羣言，衷於至當。徽州爲朱子父母之邦，典章文物，固宜非他郡所敢望。而胡氏德傳禮教，故家文獻，縣延無替，亦足使篤古之士，低徊而興慕也。

湘鄉昭忠祠記

咸豐二年十月，粵賊圍攻湖南省城，既解嚴，巡撫張公亮基檄調湘鄉團丁千人，至長沙備防守。羅忠節公澤南，王壯武公鑫等以諸生率千人者以往。維時國藩方以母憂歸里，奉命治團練

於長沙，因奏言團練保衛鄉里，法當由本團釀金養之，不食於官，緩急終不可恃。不若募團丁爲官勇，糧餉取諸公家，請就現調之千人，略仿戚元敬氏成法，束伍練技，以備不時之衛。由是吾邑團卒號曰「湘勇」。三年春，平土寇於衡山，破逆黨於桂東。其夏，粵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二千，楚勇千人，羅忠節公輩率之，東援初戰失利，營官謝邦翰、易良幹等殉難。湘勇之越境勦賊，將領之力戰捐軀，實始於此。余謂而悼之，議立忠義祠於縣城，祀湘人與於南昌之難者。其冬，余奉命籌備舟師，乃募湘勇水陸萬人，明年率之東討岳州之役，陸兵敗挫，雖旋有湘潭之捷，而湘士中燬既而整軍再出，羅公暨李忠武公績賓率湘勇以從。於是大雋於岳州，克武漢，下斬黃破田家鎮，復江西弋陽信州甯州，又以其間由江還鄂，掃蕩枝縣，再克武昌省會。咸豐五六年間，羅李湘勇之名震天下。而王壯武公與劉武烈公騰鴻、蕭壯果公啓江、暨巡撫蔣公益澧，皆提湘勇，征戰湖北、江西、廣西、廣東等省，所在有聲。然羅公王公劉公，遂以六七年間，先後徂謝。而將士傷亡者，滋益多。前所議建之忠義祠，規制隘庳，不足以嚴典祀。咸豐八年秋，國藩乃與李公具疏會奏，請立昭忠祠於湘鄉，令有司春秋致祭。天子許之。吾邑軍士沒有餘榮，已未幾，而舒城三河之難作，李公殉節，部下死者殆六千人。國藩私憂，以謂湘中士氣恐不復振。其後李公之弟勇毅公續宣，重輯部曲，轉戰皖北。張忠毅公運蘭，及唐總戎義訓，輩之師，轉戰皖南。而吾弟國萃遂以湘士克復安慶金陵。

兩省。蔣公暨楊公昌濬，亦用湘人平浙江，伐福建。張忠毅公亦戰沒於閩。東南數省，莫不有湘軍之旌旗，中外皆歎異焉。其西北諸道，則提督劉君松山，追逐擒兇於河南，山東直隸，征叛回於陝西，甘肅而按察使陳君澆防守山西，其西南諸道，則蕭壯果公率師入蜀，而巡撫劉公蓉屢平蜀寇，總督劉公嶽昭暨諸湘軍，又自蜀而南入黔，西入滇。一縣之人，征伐徧於十八行省，近古未嘗有也。當其負羽遠征，乖離骨肉，或苦戰而投命，或邂逅而戕生，殘骸暴於荒原，凶問遲而不審，老母寡婦，望祭宵哭，可謂極人世之至悲。然而前者覆亡，後者繼往，蹈百死而不辭，困阨無所遇而不悔者，何哉？豈皆迫於生事，遂風靡而不返與？亦由前此死義數君子者，爲之倡，忠誠所感，氣機鼓動，而不能自己也。君子之道，莫大乎以忠誠爲天下倡，世之亂也，上下縱於亡等之欲，姦僞相吞，變詐相角，自圖其安，而予人以至危，畏難避害，曾不肯捐絲粟之力，以拯天下。得忠誠者起而矯之，克己而愛人，去僞而崇拙，躬履諸艱，而不責人以同患，浩然捐生，如遠游之還鄉，而無所顧怍。由是衆人效其所爲，亦皆以苟活爲羞，以避事爲恥，嗚呼！吾鄉數君子所以鼓舞羣倫，歷九州而戡大亂，非拙且誠者之效與？亦豈始事時所及料哉？今海宇瀾安，昭忠詞落成有年，而邑中壯士效命疆場者，尙不乏人。能常葆此拙且誠者，出而濟世，入而表里羣材之興也，不可量矣。又豈僅以武節彪炳寰區也乎！

羅忠節公神道碑銘

公諱澤南，字仲嶽，號羅山，湘鄉羅氏。咸豐四、五年間，公以諸生提兵破賊，屢建大勳，朝野歎仰，以爲名將，而不知其平生志事，裕於學者久矣。公之學，其大者，以爲天地萬物，本吾一體，量不用於六合，澤不被於匹夫，虧辱莫大焉。凜降衷之大原，思主靜以研幾，於是乎宗張子而著西銘講義一卷，宗周子而著人極衍義一卷。幼儀不慎，則居敬無基，異說不辨，則謬以千里。於是乎宗朱子而著小學韻語一卷，姚江學辨二卷，嚴義利之閑，窮陰陽之變，旁及州域形勢，百家述作，靡不研討。於是乎有讀孟子劄記二卷，周易本義衍言若干卷，皇輿要覽若干卷，詩文集八卷。其爲說雖多，而其本躬修以保四海，未嘗不同歸也。始公家世貧甚，曾祖王父日阮，王父拱詩，皆以公貴，贈通奉大夫。父嘉旦，公沒後，賞加頭品頂戴。曾祖母蕭氏，王母賀氏，母蕭氏，皆贈夫人。公少就學，王父屢典衣市米，節縮於家，專餉於塾。年十九，即藉課徒，取貲自給。喪其母，又喪其兄，旋喪王父。十年之中，連遭期功之戚，十有一嘗以試罷，徒步夜歸，家人以歲饑不能具食，妻以連哭三子喪明。公益自刻厲，不憂門庭多故，而憂所學不能拔俗而入聖。不恥生事，之艱，而恥無術以濟天下。其後年逾三十，乃補學官附生。逾四十，乃以稟生舉孝廉方正。假館四方。窮年汲汲，與其徒講論濂洛關閩之緒，瘖口焦思。大暢厥旨，未幾兵事起，湘中書生多拯大難，立勳

名，大率公弟子也。咸豐二年，粵賊攻圍長沙，縣令召公練鄉勇，以備不虞。省城解圍，明年春，巡撫張公亮基檄公帶勇至長沙。維時國藩奉命督治團練，因與公講求東伍技擊之法，晨夕訓練，擊土寇於桂東，第逆黨於衡山。其夏，賊圍江西省城，乃益募湘勇二千，輔以新甯之勇，鎮守之兵，檄公赴援南昌。湘軍越境討賊，自此始矣。既解南昌之圍，復破賊於安福，歸及衡州，殲土匪於永興。四年春，湖北之賊大舉南侵，官軍失利於岳陽，克捷於湘潭。提督塔齊布公追賊至岳州，余檄公與李公續賓佐之。公扼大橋，以遏其衝。凡七戰，而羣賊潰。岳州平，乘勝逐北，連復三縣。將攻武昌，公手一圖，就余決策。師出兩路，以塔公進洪山一路，而自請攻花園一路。當其堅者，如其策，果克武昌。漢陽兩城賊既東奔，追及於興國，大陣於田家鎮。公提卒二千，禦數十倍之寇，燧之江濱，墜石墜崖，死者萬計。而水師亦斷橫江鐵鎖，燔賊舟數千。當是時，公名震天下。前此累功保至道員花翎，至是有甯紹台道之命，加按察使銜。既而引兵北渡，克廣濟，黃梅賞「葉普鏗額」，巴圖魯名號。又引兵南渡，攻圍九江，進規湖口，賊堅守不可遽下。適會水師分兵入宮亭湖，江上之軍不利，而湖北諸軍屢敗，賊自黃梅長驅西上，武昌再陷。公太息深憂，歎世變之未已也，益討部衆而申儆之。或解說周易，以自遣。云：「特別賊陷饒州，弋陽。公入江西，援勦大戰弋陽，克之。賊陷廣信，又戰信州，克之。又以其間收復德興、景德，鎮東路甫定，而義甯復陷。公軍渡湖漢而西，至則示形杭口，而暗進婺源，屯

高峯以瞰敵，設三伏以要之。四戰而賊大燬。義甯既克，有詔加布政使銜。公以書抵國藩，具論吳楚形勢，欲取九江、湖口，法當先圖武昌，欲取武昌，法當先清岳鄂之交。於是馳疏以公回援武漢。朝廷嘉焉，遂略通城，克崇陽，挫勦於漢頭堡，大捷於蒲圻，將達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歡迎勞問，凡事咨而後行。城外賊壘，鏟除略盡。殄滅有怒矣。公以霧中搏戰，中鎗子，傷創甚。咸豐六年三月初八日，卒於軍。春秋五十。事聞，天子震悼，照巡撫例賜卹。二子皆賞給舉人。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忠節。公在軍四載，論數省安危，皆視爲一家骨肉之事。與其所注西銘之指相符。其臨陣審固乃發，亦本主靜察幾之說而行。軍好相度山川脈絡，又其講求輿圖之效。君子是以知公之功所蓄積者夙也。非天幸也。配張氏，誥封夫人。妾周氏，子兆作，配胡氏。兆升，配曾氏。國藩第三女也。余與公以學行相勸，又相從於金革中，之以婚姻。迺披其大節，銘諸墓道。銘曰：

漸車之淵，積潦縱橫。崇朝卽涸，卷勢收聲。大江西來，其源萬里。澤溥寰區，不矜厥美。無本者竭，有本者昌。繼公淵默，所蓄孔長。洞徹天人，潛晞往聖。一物未康，終虧吾性。提師苦戰，荆揚二州。斧彼凶豎，爲民復讐。矯矯學徒，相從征討。朝出鏖兵，暮歸講道。洛閩之術，近世所捐。姚江事業，或邁前賢。公愼其趨，既辨其詭。仍立豎功，一雪斯恥。大本內植，偉績外充。茲調豪傑，百世可宗。

日慎齋詩草序

李生春甫，余癸卯典試蜀中所得士也。時生方少，貌玉立，文似韓、慕廬，脩然塵蓋之表。心賞之，勸以讀書，希古而別。而生侍老親疾，累年不應禮部試。丁未爲百韻詩貽余，余賦詩報之，曰：「不見李生今四載，我有情懷浩如海。」又曰：「女曹報國好身手，似我蹉跎已老醜。」思之抑助之也。庚戌春正月，生入都來見，遂成進士官翰林。余大喜。壬子夏，散館，改官刑部。余重惜之，生怙怙不自得。予持節江西，生詩以送行，有惘然若失意。既聞以同知之任，

滇中會天下多故，久不得生消息。不數年間，生官知府，奉使徵餉，遇賊不屈死矣。余大慟，淚如雨下。其門人韓西勛孝廉，以生滇中詩集並毀於賊。搜羅散佚，得十之五。由吳春海太史寄余，屬爲序。余何言烏虛！天賦生以穎異之資，復予生以清華之選。其待生不可謂不厚，乃乍予之，而乍奪之，使之鬱伊無繆，激而爲一官萬里之行。夫以生之才，中外皆可自效，使天益其年，以富其學，其建樹當可想見。卽其詩之所詣，當不僅若此。然死者人所不免，犯敵捐軀，與老死隲下，其輕重固自有別。而絕不意生之死之慘毒如是！且並其詩殉之，亦零落無存，而僅僅掇拾於風霜兵燹之餘也。悲夫！回憶癸卯識生後，以詩倡禱，而今已矣。莊叟曰：「身非女，有此天地之委形也。」生旣浩然長往矣，何有於身後之名？然則余爲生悲，竝悲及生之詩，亦達士之所笑也。雖然，莊論達矣，而亦未盡也。如生忠魂英魄，歷劫不化，當如睢陽爲厲以殺賊，非泯泯以沒者。況夫朝廷恤之，門人思之，有增秩之文，有延世之賞，有遺集之

刻，以永其傳，均有身盡而我不與之俱盡者。在生亦可以含笑九京也夫！

苗先麓墓志銘

君諱夔，字先麓，蕭甯苗氏。自幼讀書，卽異常童。不好爲科舉文藝，而竊嗜六書形聲之學。讀許氏說文，若有夙悟，精研而力索，滯解而趣昭。已又得顧處士炎武音學五書，慕之彌篤。曰：「此終身矣。」年二十餘，卽纂毛詩韻訂，繼又纂廣韻一書，投徒窮鄉。制藝試帖之屬，不中有司程度，學子稍稍引去。君益冥心孤往，子焉寡儔。聞之河間城外，得漢時君子館，輒又得開元瓦於獻王墓旁，私獨欣喜，以爲神者餉我，以慰寂寞。久之，道光十年，縣令王君聞而敬異，聘君主講翼經書院。明年，爲學史沈侍郎維鎬所知，舉辛卯科優貢生。高郵大儒王氏念孫父子聞君之說，禮先於君，遂與暢論音學源流。由是譽望日隆，督學使者爭欲致之幕下，與共衡校。初隨編修汪君振基，衡文山西，繼隨祁交端公篋藻，衡文江蘇。所至甄拔宿儒，周覽山水，又以其暇，編摩課述，從事於其所。謂聲韻之學，道光二十一年，祁公還京師，乃釀金刻君所纂說文聲訂若干卷，說文聲讀表七卷，毛詩韻訂十卷，建首字讀一卷。君以爲許叔重遺書，多有爲後人妄刪或附益者，乃訂正說文聲類八百餘事。顧氏音學所立古音表十部，宏綱已具，然猶病其太密而戈麻既雜西音，不應別立一部。於是併耕清及蒸，登於東冬部。

併歌戈於支脂部定以七部隸括羣經之韻書出識者歎其精審又數年侍讀馮君譽驥視學山東國藩薦君借往役未畢而先歸於是君亦齒衰而倦游矣道光之末京師講小學者卿貳則祁公及元和吳公鍾駿庶僚則道州何紹基（子貞）平定張穆（石舟）晉江陳慶鏞（頌南）武陵胡焯（光伯）光澤何秋濤（願船）君既習於祁公又與諸君傾抱寫誠契合無間子貞嘗命工圖已及石舟及君三人貌衰笠而處田間蓋三人者皆同年優貢又皆有逸士之風謂宜與負耒者伍也君既泊然無營暇則徒步造訪諸君與辨論前世音學暨近人江戴段孔諸家部分之多寡意指之得失褒譏亭決窮日夜不倦間亦過余劇談君歸自山東余從容問「東士亦有擊究說文者乎有得見吾子箸述者乎」曰「有之何以知之」曰「吾書中有自稱夔按云者東人稱引及焉」曾不知夔之爲誰氏名也則相與拊掌大笑君徐又曰「吾家有僮僕昨者日晏吾責豎子何不具食僮輒報以「錢物罄矣欲以何具」吾柔聲謝之僮乃不遜竟去吾今方躬治鑿耳」則又相與大笑蓋君處困約有以自怡如此他日君又語余曰「吾窮於世久矣甘之若飴死無所恨獨平生箸書尙有數種未及刊刻不能無耿耿於懷」自余咸豐初出京展轉兵間至同治七年重入都門昔之與君遊者十人蓋八九死君之嗣子玉璞來告君以咸豐七年五月初七日逝矣春秋七十有五抱君所箸書曰「說文聲韻考」者曰「集韻經存」者曰「韻補正」者

曰「經韻鈎沈」者述君遺命謂當送國藩觀覽且以銘墓之文相屬君且死戒其子必葬我棠書叢中其子乃擇君生平尤嗜之書納諸棺中以徇嗚呼斯亦篤古之徵已銘曰
視以多歧而夢聽以雜奏而擊技之精者不能兩工苦思專壹可與天通課形而得聲勸異而得同黜陟百氏惟許君是崇胡學之旁達而遇之不豐抱此孤賞永奠幽宮

李忠武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寶字迪庵湘鄉李氏湘軍之興威震海內創之者羅忠節公澤南大之者公也咸豐三年賊圍江西省城國藩募湘勇三千往援公隨忠節公以行初至失利右營主者戰沒公代領其衆自是忠節公將中營公將右營所向有功在江西克復太和安福歸至湖南克復永興明年粵賊犯岳州忠武公塔齊布率師禦之余檄忠節公與公助之所部僅千人耳賊衆數十倍塔公控其東湘軍扼其西盛暑鏖兵出奇制勝凡兩旬而岳州平轉戰而北連下三城八月進攻武昌漢陽克之十月大戰於田家鎮破之田家鎮者江流盤折逼隘之處其南岸爲半壁山峭壁斗絕賊以鐵鎖橫江萬舟翔集氣銳甚公手刃怯卒三人士皆殊死戰連破賊壘而水師亦乘機斷鐵鎖焚賊舟好事者至崖崖以紀績公前以累功保至直隸州知州至是記名以知府用賞給「擊勇」巴圖魯名號旋有安慶府之命矣先是湖南水師中江而下陸師趨江

之南岸。湖北陸師趨江之北岸。南軍屢捷，羣寇蜂屯北岸。於是公輩引兵北渡，掃蕩廣濟、黃梅之賊。既又南渡，會攻九江郡城之賊。城堅不可遽下，又議分兵先勦湖口、梅家洲之賊。無何，累攻不克。水師失利，北軍擄敗。金陵逆渠益縱羣凶西上，武昌、漢陽再陷。南軍孤立潯陽。國藩以爲大戚，公亦深憂之。痛世變之際有屆也。五年二月，信州告警，公與忠節公自潯馳援，迭克廣信府城及弋陽等四縣。東路甫定，遂建西援武昌之議。大捷於義甯，小挫於通山。下崇陽，略通城，躡羊樓峒，擣蒲圻，援咸甯，次第戡定。乃以十一月杪，師次武昌，巡撫胡文忠公林翼大喜，事無鉅細，唯忠節公與公言是聽。忠節挈持大綱，其戰守機宜，胥公主之。公含宏淵默，大讓無形。稠人廣坐，終日不發一言。遇賊則以人當其脆，而已當其堅。糧仗則予人以善者，而已取其穢者。士卒歸心，遠近慕悅。咸豐六年三月，忠節公中鎗不起。公接統全軍，衆志愈厲。剷平城外悍賊之壘，卻劇寇石達開來援之衆。周城掘塹，引江水入湖，困以長圍。十一月，再克武昌、漢陽。天子偉其功，賞加布政使銜，記名以按察使用。未幾，提兵而東，再薄九江。九江賊酋林啓榮者，堅忍得衆，內與小池口、湖口、梅家洲諸城首尾相掣，外與皖廬之賊互爲聲援。公旣掘長塹以圍潯，又分軍援勦江北舟載奇兵，夜襲湖口之背。遲明，水師至，而陸軍伏發，立克兩城。事聞，拜浙江布政使。明年四月，卒克九江，殄滅無遺。天下快之。賞穿黃馬褂，加巡撫銜。公每建一功，晉一秩，數省官民歡抃稱道，若寵榮之在躬。或歌誦戰狀以

爲樂。傳播中外，浙人仕京朝者，疏請敕公東兵以救浙難。而胡文忠公以皖中糜爛，請留公軍圍皖，而固鄂。天子許之。公乃整旅入皖，踰月，連下潛山、太湖、桐城、舒城、四縣。師次三河，毀賊九壘。而逆酋陳玉成等，四面來援，截我糧路。我軍銳氣日蹙，師少而半潰。公力戰終日，自度事不可爲，夜半怒馬陷陣，死之。咸豐八年十月初十日也。諸將堅守營壘，又三日而俱敗。又六日，而桐城守兵亦敗。前後死者殆六千人，無苟活者。疏入，文宗震悼，手詔曰：『惜我良將不克，令終尙冀其忠靈不昧，他年生申甫以佐予也。』追贈總督。湖北江西安徽湖南立祠，予諡忠武。賞騎都尉兼一雲騎尉世職。公之先人世有令德，曾宗本桂，祖詩白，皆以公貴。贈榮祿大夫，父登勝，公沒後特恩加封光祿大夫。曾祖妣張氏，賀氏，王氏，祖妣戴氏，母蕭氏，皆封一品夫人。公端凝敦篤，愛人不尙美言，而意溢於色。色餘於辭。雖他軍之將士逃難之流民，皆歸之若父兄。聞其死，哭之皆慟，至不忍聞。同治二年，朝廷遣官賜祭，三年，克復金陵，推恩有功之臣，賞二等輕車都尉世職。配謝夫人，子三，其二殤亡。光久欽賜舉人，引見，賞六部員外郎。又以兼襲二世職，併爲男爵。孫二人，某某。咸豐九年葬公於湘鄉四十三都黃牯沖星子山之陽。同治八年某月某日，改葬某鄉某山。丐余文其墓道之碑。余旣

鑿殺戰績，乃兼述其懿德，而系以銘。銘曰：

器有洪纖，因材而就。次者學成，大者天授。嶽嶽李公，表裏完好。匪琢匪追，動合大道。羅公講學，遠紹洛閩。公分其緒，攜衣恂恂。

出而禦寇，戎馬艱辛。入而問道，克己求仁。誰侮誰尤，責躬獨厚。胸
湧衆流，曾不出口。負重含汗，浩如山藪。險趨人先，利居衆後。豈無
贏財，不阜我私。不忍已飽，而人獨飢。分餉諸軍，蘇槁噓飢。返自潯
陽，少憩武昌。將請於朝，親覲還湘。王事有嚴，離局匪遑。斯願不遂，
茹涕闇傷。遣將分兵，助我東征。擇良而予，出以至誠。四分五割，精
銳星散。自攜部曲，疲羸居半。損己濟物，近古無倫。終焉師燬，以仁
隕身。行類大愚，乃動鬼神。公功久著，爛若三辰。德或不顯，考此銘
文。

李勇毅公神道碑銘

公諱續，宜字克讓，號希庵。兄弟五人，忠武公諱續，賓，次居四
公其季也。余旣銘忠武公之墓，茲不復具其家世。公少好深湛之
思，強探力索，洞徹幽微。師事羅忠節公澤南，常以躬行不逮爲恥。
咸豐三年，羅公募勇援救江西，公遂參軍事。以功累晉知縣，同知
賞戴花翎，而名顯不顯。六年冬，湘軍再克武昌，漢陽。巡撫胡文忠
公奏公有勞，特爲兄續寶所掩耳。有詔以知府選用，賞加道銜。旣
而隨兄圍攻九江，明年以事省。余瑞州軍中，遂借諸將圍攻瑞州。
會皖北羣賊上竄，斬黃公乃自瑞挈千七百人回救湖北。師至黃
州，與胡文忠各并轡謀野，周覽形勢。自巴河，斬水，廣濟，黃梅，六戰
破賊壘無算。遂會克小池口。由是公之威名與忠武公差頽頽矣。
公率所部旣集九江，忠武公乃得以其閒分兵克復湖口，連下彭

澤、小孤、梅家洲諸城。公又以偏師卻湖口之賊，禦竄陷麻城，黃安
之寇。忠武公乃得專力破滅九江，皆公之助也。湖北事已大定，胡
文忠公以皖中久困水火，奏請敕忠武公廊清皖北，而留公以固
楚疆。天子亦南憂江淮，絕重李氏昆李矣。無幾何，而有舒城、三河
之變。忠武公殉難，將士死者六七千人，天驚地駭。公在黃州，哀迫
之際，經緯萬端。入則損食悲咽，出則拊循潰卒。思鄉者遣歸，願留
者編伍。哺粟賜衣，接以溫語。差討諸將之罪，而簡用其良。部署嚴
定，適胡文忠公以母喪，奉詔起復，相與申儆簡練，而湘軍復振。明
年夏，劇賊石達開竄擾湖南，圍攻寶慶。公時新奉荊宜施道之命，
統兵自鄂援湘，朝廷壯之。師抵長沙，進自資水之西，四戰而解寶
慶之圍。圍中官軍三萬，與飢困之民一時得蘇。衆聲大和，論功賞
加布政使銜。當是時，余與胡公方議併力規取安慶省城。余弟國
荃與將軍多隆阿分圍安慶桐城。公自湖南東還，駐軍兩路之中，
曰青草橋者。大敗逆酋陳玉成於挂車河，布陳之廣，近世罕聞。旋
拜安徽按察使。十一年，又有安徽巡撫之命。公具疏以謂：「逆酋
圖解安慶之圍，悉銳西竄，必犯湖北，以攻我之所必救。湖北爲衆
軍根本，臣宜提師回援，不能遽受皖撫之事。」比公馳抵武昌，而
賊已犯黃州，德安兩府五縣。其別賊自江西至者，又陷興國、大冶
等縣。公縣營七月，始將列城恢復。安慶亦藉以告克。而胡公薨於
位。文宗宗晏駕，八音遏矣。今上嗣位，哀安慶功賞，穿黃馬褂，調補
湖北巡撫。旣又命移撫安徽。公初蒞安慶，繼駐六安，屢奉密詔，以

苗沛霖叛服無常，詢問則撫機宜。公覆疏謂：「苗沛霖官至道員，公犯不韙，圍撫臣於壽州，陷其城，屠其衆。乃復詭言求撫，此豈足信？不過假稱反正，號召近縣，養成羽翼。若正彼叛逆之名，人人得而誅之，而寬其黨羽，使爲我用，彼勢日孤，終成禽耳。」天子韙之。公又以時解潁州之圍，克霍邱之城，綏撫各圩，陰散逆黨。選任賢吏，安民墾田，功緒漸彰矣。詔授爲欽差大臣，而公適聞訃，丁母憂，不克受事。朝廷命仍署理巡撫。三疏陳謝，始奉命賞假百日，回藉治喪。公既以苦思邊病，徹夜不寐，夙患咯血，至是增劇。歸里後，六奉詔旨起復，墨經視師。公以哀慕未忘，而嬰疾轉篤，請假四十日調養。既而與疾就道，又請假四月，并開巡撫之缺。朝廷鑒其至誠，所請未嘗不許。而以淮南事棘，又未嘗不敦促上道。詔召相銜，至冬初再疏自陳病狀，公亦自知不起。遂以同治二年十月二十八日卒於家。春秋四十有一。敕照總督例賜卹。三省建立專祠，予諡勇毅。配彭氏，子光英，特賞直隸州知州。同治三年某月某甲子葬某處某山。八年某月某甲子改葬某山。公與忠武公皆負重名，淡於榮利，昆弟同之。忠武好蓋覆人過，公則嫉惡稍嚴。忠武戰必身先，驍果縝密，公則規畫大計，而不甚校一戰之利。至其臨陣百審一發，發無不捷，成功一也。余不詳敘戰狀，而略述公言以綴之。銘曰：

凡戰有機，鬼神翕關。靜如山寒，終日闕寂。動若電飛，百霆齊擊。蓄勢宜久，氣囂宜淳。此公之言，吾耳所聆。凡公勳績，好謀乃成。

博籌多算，終格神明。匪直戰事，學道亦然。精思力踐，誠可達天。立功雖偉，公不自賢。立德未竟，賚志九泉。我銘昭之，永詔萬年。

唐確慎公莫志銘

公諱鑑，號鏡海。唐氏先世自江西豐城，徙居湖南之善化。四傳至諱煥者，以舉人官至山東平度州知州。公之祖也。生子仲冕，以進士即用知縣。官至陝西布政使。公之父也。平度君以子貴，誥贈通奉大夫。配李氏，譚氏，俱封夫人。譚夫人沒，而葬於山東之肥城。布政君及配甯夫人皆踵葬肥城。公以父命徙籍山東，故又爲肥城人焉。少而邁異，精勤嗜學，如渴以廩生入賞，爲臨湘縣訓導。嘉慶十二年舉於鄉，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又二年授職檢討。又六年補浙江道監察御史，充甲戌科會試同考官。戊寅科順天鄉試同考官。坐論淮鹽引地一疏，吏議譴級，以六部員外郎降補。會宣宗登極，詔中外大臣各舉所知諸城。劉文恭公鑲之薦公，由是有廣西知府之命。厥後再爲平樂府知府，一爲安徽徽甯池太廣道。量移江安十府糧道。拜山西按察使，遷貴州按察使。擢浙江布政使，遷江南布政使。數歷於外，蓋二十年。其守平樂也，亭平民獠之獄，而解其仇。屢磔劇盜，境內肅然。是時布政君解組東歸，僑居金陵。公聞母病，卽引疾去官。省親江南。旣遭內外之艱，皆北葬肥城。廬墓禮禮。服闋，以例仍發廣西，再守平樂。道光十二年，廣東、湖南生獠爲亂，公出防邊圍。內譏奸宄，往來富川、賀縣。安

撫熟，猱獸擾而兒蓄之。設立五原學舍，延師教讀，羣猱大悅。擒郡中煽亂者譚子先等十餘人，立斬以徇，而賞其脅從千餘，火其名籍，一無所問。其按察貴州也，平反疑獄，歸美令長，曰：「非吾能正之，某縣尹來省自易之耳。」其在江甯，拯災修廢，百度畢張。時總督陶文毅公謝寢疾，公代行使院政事，文牘如山，賓僚填咽，味爽而勤職，丙夜而不休，忘寢輟餐，形神交瘁。而言者乃劾其多病近藥，廢閣公事，又雜披他端，以相訾毀。朝廷遣使者按問，率無左驗。宣宗知公端謹，一切弗論，忌者或憚其方嚴，未幾，內召為太常寺卿。道光二十年四月也。公潛研性道，宗尚洛閩諸賢，所至以是教其躬，亦以闢於人。亦時時論筮，以垂於後。在翰林時，著有『朱子年譜考異』、『省身日課』、『畿輔水利』等書。在廣西著『讀易反身錄』，居喪著『讀禮小事記』，官平樂時，延納人士入署，親與講授，設立義塾，誨誘寒賤。官貴州時亦如之，官江甯亦如之。及入為九卿，又著『易闢學案小識』等書。扶掖賢俊，倡導正學。時如今相國倭仁（良宰）侍郎吳廷棟（竹如）侍御寶琳（蘭泉）何文貞公（桂珍）輩，皆從公考德問業。國藩亦追陪几杖，商榷古今，觀其陋室危坐，精思力踐，年近七十，斯須必敬。蓋先儒堅苦者，亞時賢殆不逮也。已而致仕南歸，主講金陵書院。文宗踐阼，有詔召公赴闕。凡進對十有五次，中外利弊無所不罄。論旨以其力陳衰老，不復強之服官。令還江南，矜式多士。公至金陵，學徒益盛。以賊犯湖南，急欲歸展先箠。咸豐三年，乃自浙還湘，卜

居於甯鄉之善嶺山，深衣疏食，泊然自怡。晚歲著『讀易識』，編次『朱子全集』，別為『義例』，以發紫陽之蘊。十一年辛酉正月十八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其家函封遺疏，郵寄東流軍中。藩以聞，天子軫悼，予諡確慎。配王氏，楊氏，皆封夫人。前卒無子，以弟子爾藻嗣。女四人，適某某。孫男三人，某某。孫女三人。某年月日，葬公某縣某鄉某山，又八年國藩始追為之銘。銘曰：

俗學徇時，行與名釣。孰捐其華，而練其要。唐公翼翼，與世殊趨。懼明戒旦，篤信程朱。有譏有隘，或諷以迂。浩然不顧，履我康衢。顯皇初政，詔徵國老。造膝前陳，嘉謨要道。願致吾君，上躋軒昊。進退以禮，歛茲宏抱。宦遊所至，我求童蒙。晚居京國，羣彥景從。何才不育，有金皆鎔。以善孳善，惜之大同。播此芬韻，昭示無窮。

歐陽府君墓志銘

先生諱凝，初名鰲，晚易今名。字福田，歐陽氏。先世自江西徙居衡陽。曾祖天鼎，祖心璣，父順源，并有清德。曾祖妣氏劉，治家嚴肅。祖妣氏蔡，妣氏蔡，均以節孝旌表於朝。國藩所作歐陽氏姑婦節孝家傳者也。先生生三歲而孤，恪遵母訓，跬步必謹。母或戒之，無觸忤人，即終身不以言色加人。或戒以慎無耽酒，即沒齒不近杯勺。稍長，巖然自厲於學，不假董督。日埤月增，入為學官弟子。旋補廩膳生。遠近歸仰，交幣迎致。適館課徒，凡四十年。主講蓮湖書院者又十年。門下生箸籍數百人。其高第者，與之稽經講藝，兼

及救躬之道，成物之方。其不帥教，則訶求饋責，屏斥門牆之外。初雖怨望，後常悔憾，自愧不爲良師所齒，從之游者，恆守繩矩。雖垂老，而憚之如初。先生疏於治生，臨財則辨別精審，若將浼焉。一歲中學徒束修之資，不足自給，往往隨事散去。少以孤童爲叔父，成材所養，晚節竭力，宗祀不足於資，先捐金以成之。議爲衡陽裁減錢漕浮費，有啖以利而尼其事，峻辭卻之。事成，而合邑德之。其它人事，問遣，率常謝絕。人謂先生少貶其節，可致饒裕。先生獨謂取舍有義，神明難欺。吾心所不許者，天道亦不與也。道光末，以歲貢生注選訓導。同治初，誥封奉直大夫。配邱氏，誥封宜人。子二人，柄銓，廩貢生。候選訓導。柄鈞，光祿寺署正。女子二人，長者歸於國藩，次適彭治官。孫六人。定果，湖北候補同知。直隸州。定楸，候選縣丞。定枚，府學生員。定樞，定幹。孫女五人。曾孫二人。同治八年五月初九日疾卒。春秋八十有四。自七十以後，不復授徒。遠方家居，課孫細字鈔書，講論不倦。同治六年，歲在丁卯，孫定枚入學爲附生。先生以嘉慶丁卯入學授室，至是六十年矣。乃用昔者成婚之日，燕客受賀，遠近數美。夫婦既皆八十，而先生之伯兄八十有五，暇輒過從，相與道幼時瑣語，以爲歡。自詡爲家門之祥人，亦祥之。夫其孝友雍雍，敦善不怠，殆所謂無作於天人者，復奚憾於其死邪？嗚呼！可銘也！已銘曰：

衡西兩世，貞節之門。實生令德，孝子孝孫。上承慈訓，下啓後昆。位豈須顯，身寔道尊。名豈須震，多士崇信。小叩大鳴，甌陶羣儔。

獎誘自寬，壇宇自峻。七十碩師，還山娛老。耄而從兄，推梨讓棗。亦有孫曾，質文完好。金籙匪貴，一經是寶。家有休徵，英彥輩與。門有上瑞，和氣薰蒸。其休其瑞，人世同稱。若考隱德，吾銘可憑。

國朝先正事略序

余嘗以大清達人傑士，超越古初，而紀述闕如，用爲歎憾。道光之末，聞嘉興錢衍石給事儀吉，仿明焦竑徵錄爲國朝徵錄，因屬給事從子應溥，寫其目錄。得將相大臣，循良忠節，儒林文苑等凡八百餘人，積二三百卷。借名人之碑傳，存名人之事蹟，自別京師久從征役，而此目錄冊者，不可復覩。同治初，又得鄞陵蘇源生文集，具述其師錢給事於徵錄之外，復節錄名臣爲『先正事略』。於是知錢氏頗有述述，不僅鈔纂諸家之文矣。又二年，而得吾鄉李元度次青所纂『先正事略』，命名乃適與錢氏相合。前此二百餘年，未有成書。近三十年中，錢氏編摩於汴水，次青成業於湖湘，斯足徵通儒意趣之同，抑地下達人傑士，其靈爽不可終閔也。自古英哲非常之君，往往得人鼎盛。若漢之武帝，唐之文皇，宋之仁宗，元之世祖，明之孝宗，其時皆異材致起，俊彥雲屯。焜燿簡編。然考其流風所被，率不過數十年而止。惟周之文王，暨我聖祖仁皇帝，乃閱數百載而風流未沫。周自后稷十五世，集大成於文王，而成康以泊東周，多士濟濟，皆若秉文王之德。我朝六祖一宗，集大成於康熙，而雍乾以後，英賢輩出，皆若沐聖祖之教。

此在愚氓，亦似知之。其所以然者，雖大智莫能名也。聖祖嘗自言年十七八時，讀書過勞，至於咯血而不肯少休。老耄而手不釋卷。臨摹名家手卷，多至萬餘。寫寺廟扁榜，多至千餘。蓋雖寒賤，不能

方其專。北征度漠，南巡治河，雖卒役不能踰其勞。祈雨禱疾，步行天壇，并醮醬、齏鹽而不御。年逾六十猶扶病而力行之。凡前聖所稱至德純行，殆無一而不備。上而天象地輿、曆算、音樂、考禮、行師、刑律、農政，下至射御、醫藥、奇門、壬遁、滿蒙、西域、外洋之文書、字母，殆無一而不通，且無一不創立新法，別啓津途。後來高才絕藝，終莫能出其範圍。然則雍、乾、嘉、道、累葉之才，雖謂皆聖祖教育而成，誰曰不然？今上皇帝嗣位，大統中興，雖去康熙益遠矣，而將帥之乘運，會立勳名者，多出一時章句之儒。則亦未始非聖祖餘澤陶冶於無窮也。如次青者，蓋亦章句之儒，從事戎行，咸豐甲寅乙卯之際，與國藩患難相依，備嘗艱險。厥後自領一隊，轉戰數年，軍每失利，輒以公義糾劾罷職。論者或咎國藩執法過當，亦頗咎次青在軍偏好文學，奪治兵之日力，有如莊生所譏挾策而亡羊者。久之，中外大臣數薦次青緩急可倚。國藩亦草疏密陳李元度下筆千言，兼人之才。臣昔彈劾太嚴，至今內疚。惟朝廷量予褒省，當時雖爲吏議所格，天子終右之起家。復任黔南軍事，師比有功，超拜雲南按察使。而是書亦於黔中告成。聖祖有言曰：「學貴初有，決定不移之志，中有勇猛精進之心，未有堅貞永固之力。」次青提兵四省，屢蹶仍振。所謂貞固者非邪？發憤著書，鴻編立就，亦云勇

猛矣。願益以貞固之道持之。尋訪錢氏遺書，參訂修補，矜練歲年，慎褒貶於錙銖，酌羣言而取衷，終成聖清鉅典，上躋周家雅頌，誓誥之林，不尤足壯矣哉。

重刻茗柯文編序

武進張大令式曾將重刻其曾祖王父皋聞先生茗柯文集，而以寫本示余，屬爲之序。蓋文章之變多矣，高才者，好異不已，往往造爲瑰琦奇麗之辭，倣效漢人賦頌，繁聲僻字，號爲復古。曾無才力氣勢以驅使之，有若附贅懸疣，施膠漆於深衣之上，但覺其不類耳。敘述朋舊，狀其事蹟，動稱卓絕，若合古來名德至行備於一身。譬之畫師寫真，衆美畢具，偉則偉矣，而於其所圖之人固不肖也。吾嘗執此以衡近世之文，能免於二者之譏實鮮，蹈之者多矣。皋聞先生編次七十家賦，評量殿最，不失銖黍。自爲賦亦恢闊絕麗。至其他文，則空明澄澈，不復以博奧自高。平生師友多超特不世之才，而下筆稱述適如其量。若帝天神鬼之監臨，褒譏不敢少溢。何其慎歟！自考據家之道既昌，說經者專宗漢儒，厭薄宋世義理心性等語。甚者詆毀洛閩，披索疵瑕，枝之蒐，而忘其本流之逐，而遺其源。臨文則繁徵博引，考一字，辨一物，累數千萬言不能休。名曰漢學，前者自矜創獲，後者附和偏說，而不知返君子病之。先生求陰陽消息於易，虞氏求前聖制作於禮，鄭氏辨說文之諧聲，剖晰毫芒，固亦循漢學之軌轍，而虛衷研究，絕無陵駕先賢之

意萌於至隱，文辭溫潤，亦無考證辨駁之風，盡取古人之長而退，然若無一長可恃，意其蘊蓄者，厚過而蔽之，能焉而不伐，斂焉而愈光。殆天下之神勇，古之所謂大雅者歟？張氏之先兩世，賢母撫孤課讀，一日不能再食，舉家習爲故常。孝友艱苦，遠近歎慕。自粵賊縱橫東南，饑爛常潤等郡，室廬蕩然，張氏之窮約，殆有甚於疇昔。書籍刻板，皆摧燒不復可詰矣。余昔讀張氏諸書，既欽其篤行，茲重覽老柯文編，樂其復顯於世也，乃忘其陋而序之。

翰林院侍讀學士丁君墓志銘

君諱善慶，字伊輔，號養齋，丁氏。世居清泉之白沙里。幼孤從母，劉太淑人育於外王父劉文恪公家。自少而好學，欣戚不主於己。惟母志之從，長亦如之，終身亦如之。久處京師，寄籍宛平，由順天府學生中式道光壬午科舉人。明年癸未成進士，選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其歷階爲國子監司業，詹事府右中允，左中允，右庶子，翰林院侍講學士。其任職爲國史館總纂，庶常館提調，文淵閣校理，奏辦院事，日講起居注官。其使事爲戊子科貴州鄉試正考官，辛卯科廣東鄉試正考官，乙未科會試同考官。其秋，順天鄉試同考官。丙申以後迭爲廣西學政。君雖閑然自敕，無所矜異。宣宗嘗從容問翰林中孰爲篤學，曹文正公舉君以對。天子旣異之，在廷名卿耆德亦多稱歎，以爲令僕之器。歲月可冀。君以母老懷思鄉里，歸自廣西，遂解官養親於長沙。早歲事母，執爨必躬，泚

米必潔。至是益加謹焉。母或加餐，輒喜述諸人，以爲至幸！或有饋賜輒豐，其好貨端篋而將之。或體中不適，則憂皇如不終日。或意有不懌，則長跪引咎，旣解乃起。或將他適，則先於其所往，百物畢齎，所欲立應。室無纖埃，庭無高語。一身肅戒，舉家兢兢。宦游餘財爲其弟口口所耗，君則經營置產以覆弟短，而悅母心。舅氏劉若珪謫官遠戍，君又傾其前產以贖舅罪，而慰母於地下。蓋畢生孺慕，自順親外，不知天地更有何事也。母沒數年，而廣西寇賊大起，咸豐二年，秋攻圍長沙。君矢死堅守，寓書其弟曰：『城陷弟收吾骨於桂樹旁井中矣。』日夜令其子馴巡警周垣，馴以勞致疾，妻蔡氏刲股療之不愈，遂卒。君乃曰：『兒致身衛國，婦刲肉救夫，吾門之祥也。吾母幸而考終，吾身若家皆可殉難，尙何惜哉！』賊退則越治戰船，以濟水師。立共武社，使諸生與衆練卒，肄習火器。事上，議敍加三品銜。論者謂謹厚如君，乃能臨危應變如是，爲不可測也。同治八年六月十五日卒於家，春秋八十。其年十一月十六日葬於北關外，洪山渡饗堂，堽莊山之陽。曾祖某，祖某，父某，皆贈中憲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贈恭人。妣氏劉，累封恭人，晉贈淑人，旌表節孝。配陶氏某，配周氏，妾呂氏，生子馴，早卒。乃以弟之子驊爲後。妾廖氏，生子驥，女六人，孫四人，焯煥，煥，皆驊出。煥復出爲馴後。女孫二人。君之學詳於治羣經，尤嗜易。春秋著有左氏兵論。主講嶽麓書院，二十餘年，以洛閩正軌陶鑄羣弟子，亦頗參陰德感應之說，警發愚蒙。生徒翼翼，無敢耽踰法度，庶幾以身

教者銘曰：

不斲不磨，不揭，已以為崇。公以校士，毅以即戎。勇以辭祿，位而誠以啓羣蒙。皆以仁孝為之本，本立而用自不窮。老成逝矣，康此幽宮。

郭依永墓志銘

依永名剛基，一名立篋，姓郭氏。吾友筠仙中丞蒙薰之子，而國藩之第四女婿也。少而羸弱，善病，就學數歲，猶戒其師無過督責。年十四五，筠仙奉命巡撫廣東，依永從親於南海使院。遜志研求，學以大進。其後從親還湘，益有慕乎古人述作之林。自場屋經義、律賦、試帖，以至唐人楷法、名家繪畫，皆窺其藩而究其趣。而於古近體詩為之尤勤。同治七年，以試藝冠其曹，補縣學生員。父兄或詔以專事科舉之業，而於詩姑輟焉。依永以為志廣塗遠，安能敦敦獨事舉業，退輒矯首長吟，叢稿滿室。有龍光輔（樹棠）者，老僧東林者，年皆六十，與為忘年交。時相從，倡和不厭。或騎駿馬，挾一僮，薄暮游古寺，覓句以歸，用是自適。依永之詩，嵯峨蕭瑟，如秋聲夜起，萬壑傷懷。又如閱盡陵谷千變，了知身世之無足控搏者。長老皆怪名門少年不應有此。東林亦嘗詰之，依永則自謂吾每為詩，百感中來，不可遏抑。竟以同治八年十二月四日病卒。年才二十有一。會祖某，祖某，皆以筠仙貴，誥贈榮祿大夫。曾祖妣氏某，祖妣氏某，氏妣陳，皆誥贈一品夫人。子二本舍，本謀。女生月

餘而殤。疾革，援例為員外郎。同治九年某月某甲子，將以品官禮葬於某縣某山，嗚呼！衰齡而哭子，仁慧而不壽，皆人世所謂不幸。然聖賢有遭之者矣。豈天之所可否，與人間所稱善惡禍福，其說絕不類邪？抑人事紛紜，萬變造物者都不警省，一任其殃慶顛倒，漫無區別邪？天人感應之故，自昔久無定論。依永之生，其詩已頗知一得喪齊彭殤之旨。今其既死，殆將沛然而大覺矣。於是述吾所聞為之銘辭，以質幽遐，亦塞筠仙之悲。銘曰：

吾聞君子之畏天命，有如孝子之事庭闈。苟遭禍譴，敬受不疑。恭若申生，順若伯奇。又聞道家之言，與化推移。縱心任運，有若委衣。雖宗旨之各別，要安命而無違。覽依永之詩篇，似多見道之詞。胡含愁而鬱鬱，豈其中有不自持。修德之報，或爽。雖神聖不能測，其微。主之人者為吾能為，主之天者吾安敢與知。等死生於晝夜，信長短之有涯。存者抑情而復禮，逝者奠魄而永綏。

金陵楚軍水師昭忠祠記

咸豐九年，今侍郎彭公玉麟建水師昭忠祠於湖口。既刻石敘述戰事，又屬余為之記。維時湖口以下長江千里，皆賊地也。其明年，金陵官軍潰敗，蘇浙淪陷，國藩奉命總制兩江，乃議設淮揚水師一軍，以黃君翼升統之。又二年，議設太湖水師一軍，以李君朝斌統之。厥後兩君者，皆沿江遼海，以達於蘇、松、常州諸內河，而上游吳楚之交，惟彭公與總督楊公岳斌之師，羅列如故。咸豐十

一年克復安慶。同治元年下蕪湖，金柱關，及東西梁山。二年克九江。三年遂克金陵。而蘇州省會及所屬郡縣，以次廓清。水師皆有力焉。余憫死事者之多，於是又奏建昭忠祠於金陵，以妥將士之靈。蓋自湖口而下，賊中無復大隊礮船，與我角逐水上，然我衆臨敵授命者，往往不絕。若乃高城巨壘，千礮狙伏，陸軍進攻，水師和之一堞未攀，駢尸山積，或連朝環擊，卒不能下。或創殘滿目，僅收一柵。甚者如九江洲之役，攻剿三四日，消耗二千人，唱凱於公庭，飲泣於私舍。又或支河小港，扼守要隘，賊以短兵鎗彈，迫我舟師。前者屢僵，後者堅拒，終不得少移尺寸。又或倉卒赴援，內洋行師，如福山之役，經舟顛簸於海濤颶風之中，須臾沈溺，以數百計。此皆耳目昭著，其餘邂逅捐軀，夷傷而不振者，不可勝數也。今東南大定已逾五年，長江別立經制水師，將士新故，更代優游無事。欲問數年前戰爭之迹，已罕能言其狀者。況更溯十載以前，若楊公之縱橫江上，出入鋒鏑，以摧方張之寇。彭公之芒屨徒步，以赴江西之急。又孰能道其彷彿安樂之時，不復好聞危苦之言，人情大抵然與。君子之存心也，不敢造次忘艱苦之境，尤不敢狃於所習，自謂無虞。禮俗政教，邦有常典，前賢猶因時適變，不相沿襲。況乎用兵之道，隨地形賊勢而變焉者也。豈有可泥之法，不敝之制。今之水師，蓋因粵賊之勢，立一時之法，幸底於成耳。異日時易勢殊，寇亂或興，若必狃於前事，謂可平粵賊者，即可概平天下，無窮之變，此非智者所敢任也。惟夫忠臣謀國，百折不回，勇士赴敵，視

死如歸，斯則常勝之理，萬古不變耳。其他器械財用，選卒校技，凡可得而變革者，正賴後賢相時制宜，因應無方，彌縫前世之失，俾日新而月盛。又烏取夫顯已守常，姝姝焉自悅其故迹，終古而不化哉。今朝廷開方略之館，戰功將著於信史，不復備述。繼述殉難者之慘，使來者怵然起敬。又因推論兵家之變化無常，用破吾黨自是之見，庶久而知所儆畏云。

大界墓表

王孝府君，以道光二十九年十月四日棄養，倏歷二十三年。當初葬時，吾父以書抵京師，命國藩爲文紀述先德，揭諸墓道。國藩竊觀王孝府君，威儀言論，實有雄偉非常之概。而終老山林，曾無奇遇重事，一發其意。其型於家，式於鄉邑者，又率依乎中道，無峻絕可驚之行。獨其生平雅言，有足垂訓來葉者，敢敬述一二，以示後昆。府君之言曰：「吾少耽游惰，往還湘潭市肆，與裘馬少年相逐，或日高酣寢。長老有譏以浮薄將覆其家者，余聞而立起，自責貨馬徒行。自是終身未明而起。余年三十五，始講求農事。居枕高岫山下，壟峻如梯，田小如瓦。吾鑿石決壤，開十數畝，而通爲一。然後耕夫易於從事。吾昕宵行水，聽蟲鳥鳴聲，以知節候。觀露上禾，顛以爲樂。種蔬畦，晨而耘，吾任之。夕而糞，庸保任之。入而畝豕，出而養魚，彼此雜職之。凡菜茹手植，而手攝者，其味彌甘。凡物親歷艱苦而得者，食之彌安也。吾宗自元明居衡陽之廟山，久無

祠宇。吾謀之宗族諸老，建立祠堂，歲以十月致祭。自國初遷居湘鄉，至吾曾祖元吉公，基業始宏。吾又謀之宗族，別立祀典。歲以三月致祭。世人禮神微福，求諸幽隱。吾以爲神之陟降，莫親於祖考。故獨隆於生我一本之祀，而他祀姑闕焉。後世雖貧，禮不可墮。子孫雖愚，家祭不可簡也。吾早歲失學，壯而引爲深恥。既令子孫出就名師，又好賓接文士，候望香塵，常願通材宿儒，接迹吾門，此心乃快。其次，老成端士，敬禮不怠。其下，沉應羣倫。至於巫醫僧徒，堪輿星命之流，吾屏斥之，惟恐不遠。舊姻窮乏，遇之惟恐不隆。識者觀一門賓客之雅正，疏數而下家之興敗，理無爽者。鄉黨咸好吉，則賀，喪則弔，有疾則問，人道之常也。吾必踐焉，必躬焉。財不足，以及物，吾以力助焉。鄰里訟爭，吾嘗居間以解兩家之紛。其尤無狀者，厲辭詰責，勢若霆摧。而理如的破，悍夫往往神沮。或具尊酒通殷勤，一笑散去。君子居下則排一方之難，在上則息萬物之囂，其道一耳。津梁道塗，廢壞不治者，孤嫠衰疾無告者，量吾力之所能，隨時圖之，不無小補。若必待富而後謀，則天下終無可成之事。蓋府君平昔所恆言者如此。國藩既稔聞之，吾父暨叔父，又傳述而告誠數矣。府君諱玉屏，號星岡，聲如洪鐘，見者懾懾。而溫良博愛物，無不盡之情。其卒也，遠近感踊，或涕泣不能自休。配我祖妣王太夫人，孝恭雍穆，娣姒欽其所爲。自酒漿縫紉，以至禮賓承祭，經紀百端，曲有儀法。虔事夫子，卑誦已甚。時逢愠怒，則竦息減食，甘受折辱，以迴眷睞。年逾七十，猶檢校內政，絲粟不遺。其於子

婦，孫曾，羣從外姻，童幼僕媪，皆思有惠逮之。糧量多寡，物薄而意長，閱時而再施。太夫人道光二十六年九月十八日卒，春秋八十，葬於木兜沖。其後三年，而府君卒，春秋七十有六，葬於八斗沖。遷太夫人之柩附焉。其後十年，爲咸豐九年己未十二月，均改葬於大界。府君之先，六世祖曰孟學，初遷湘鄉者也。曾祖曰元吉，別立祀典者也。祖曰輔臣，考曰竟希。曾祖妣氏曰劉，祖妣氏曰蔣，曰劉妣氏曰彭。以國藩忝竊祿位，府君初封恭人，後累贈爲一品夫人。聖朝推恩，追而上之，竟希公累贈光祿大夫，妣彭氏亦贈一品夫人。府君生吾父兄弟三人，仲父上台，早卒。季父驥雲，無子，以吾弟國華爲嗣。孫五人，軍興以來，惟國潢治團練於鄉，四人者皆託身兵閒。國華貞幹沒於軍，國藩與國荃遂以微功，列封疆，而膺高爵。而高年及見吾祖者，咸謂吾兄弟威重智略，不逮府君遠甚也。其風采亦可想已。曾孫七人，元孫七人，凡茲安居足食，列於顯榮者，繄維祖德是賴。於是敘其大致，表於斯阡。今後嗣無忘彝訓，亦使過者考求事實，知有衆微，無虛美云。

台洲墓表

嗚呼！惟我先考先妣，既改葬於台洲之十三年，小子國藩始克表於墓道。先考府君諱麟書，號竹亭。平生困苦於學，課徒傳業者，蓋二十有餘年。國藩愚陋，自八歲侍府君於家塾，晨夕講授指

畫耳提不遠，則再詔之。已而三覆之。或攜諸途，呼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徹乃已。其視他學僮亦然。其後教諸少子，亦然。嘗曰：「吾固鈍拙，訓告若輩，不以爲煩苦也。」府君既累困於學政之試，厥後挈國藩以就試。父子徒步囊筆，以干有司，又久不遇。至道光十二年，始得補縣學生員。府君於是年四十有三，應小試者十七役矣。吾會氏由衡陽至湘鄉，五六百載，曾無人與於科目秀才之列。至是乃若創獲，何其難也。自國初徙湘鄉，累世力農。至我王考星岡府君，乃大以不學爲恥。講求禮制，賓接文士，教督我考府君，窮年磨厲，期於有成。王考氣象嚴凜，難犯其責。府君也尤峻。往往稠人廣坐，壯聲訶斥，或有所不快於也人，亦禴纒長子，竟日嗚嗚，詰數愆尤。閒作激宕之辭，以爲豈少我邪？舉家聳懼。府君則起敬起孝，屏氣負牆，跼蹐徐進，愉色如初。王考暮年大病，瘵癯瘡啞，起居造次，必依府君。暫離則不怡，有請則如響。然後知夙昔之備責府君，蓋望之厚而愛之篤，特非衆人所能喻耳。咸豐二年，粵賊竄湘，攻圍長沙。府君率鄉人修治團練，戒子弟講陣法，習技擊。未幾國藩奔母喪回藉，奉命督辦湖南團練。明年又奉命治舟師，援剿湖北。府君僻在窮鄉，志存軍國。初令季子國葆募勇討賊，既又令三子國華、四子國荃募勇北征鄂東。征豫章，颺有成效。而府君遽以咸豐七年二月四日棄養。閱一年而國華殉難於三河，又四年而國葆病歿於金陵。朝廷褒卹，并子美諡。而國藩與國荃遂克復安慶、江甯兩省。雖事有天幸，然亦賴先人之教，齎駘

諸子執戈赴敵之所致也。初，國藩以道光間官京師，恭遇覃思封王考暨府君，皆爲中憲大夫。祖妣暨先母皆爲恭人。逮咸豐間，四遇覃恩，又得封贈三代，皆爲光祿大夫。妣皆一品夫人。今上嗣位，四遇覃恩，又以戰績，兄弟謬膺封爵。於是曾祖府君儒勝，王考府君玉屏，暨府君，皆封爲大學士，兩江總督，一等侯爵。曾祖妣氏彭，祖妣氏王，先妣氏江，仍封一品夫人。嗚呼！榮至矣。江太夫人爲湘鄉處士沛霖公女，來嬪會門，事舅姑四十餘年，儻鑿必躬。在視必恪，賓祭之儀，百方檢飭。有子男五人，女四人，尺布寸縷，皆一手拮据。或以人衆家貧爲慮，太夫人曰：「某業讀，某業耕，某業工，吾勞於內，諸兒勞於外，豈憂貧哉？」每好作自強之言，亦或諧語以解劬苦。咸豐二年六月十二日疾卒，九月二十二日葬於下要里宅後。府君以七年閏五月初三日，周於周壘沖。至九年八月某日，并改葬於台洲之貓面腦。府君有弟二人，仲曰上台，年二十有四而沒。府君視病年餘，營治醫藥，旁皇達旦。季曰驥雲，推甘讓善，老而彌恭。無子，以國華爲之嗣。後府君三年而沒。女四人，其二先卒。其二繼逝。諸子今存者，惟國藩與國潢、國荃三人。諸孫七人。會孫七人。於是略述梗概，以著先人懿德，垂蔭無窮，而小子才薄能鮮，忝竊高位，兢兢焉，惟不克負荷是懼云。

湖南文徵序

吾友湘潭羅君研生，以所編《湖南文徵》百九十卷示余，而

屬爲序其端。國藩陋甚，齒又益衰，奚足以語文事！竊聞古之文，初無所謂法也。易書詩儀禮春秋諸經，其體勢聲色，曾無一字相襲。卽周秦諸子亦各自成體，持此衡彼，盡然若金玉與卉木之不同類，是烏有所謂法者？後人本不能文，強取古人所造而摹擬之，於是含有離，而法不法名焉。若其不俟摹擬，人心各具自然之文，約是二端曰理曰情，二者人人之所固有。就吾所知之理，而筆諸書，而傳諸世，稱吾愛惡悲愉之情，而綴辭以達之，若剖肺肝而陳簡策，斯皆自然之文。性情敦厚者類能爲之，而淺深工拙，則相去十百千萬，而未始有極。自羣經而外，百家著述，率自偏勝。以理勝者，多闕幽造極之語，而其弊或激宕失中，以情勝者，多悱惻感人之言，而其弊常豐縟而寡實。自東漢至隋，文人秀士，大抵義不孤行，辭多儷語。卽議大政，考大禮，亦每綴以排比之句，閒以婀娜之聲，歷唐代而不改。雖韓李銳志復古，而不能革舉世駢體之風，此皆習於情韻者類也。宋興既久，歐陽曾王之徒，崇奉韓公，以爲不遷之宗。適會其時，大儒迭起，相與上探鄒魯，研討微言，羣士慕效，類皆法韓氏之氣體，以闡明性道。自元明至聖朝，康雍之間，風會略同，非是不足與於斯文之末，此皆習於義理者類也。乾隆以來，鴻生碩彥，稍厭舊聞，別啓涂軌，遠搜漢儒之學，因有所謂考據之文，一字之音訓，一物之制度，辨論動至數千言。曩所稱義理之文，淡遠簡樸者，或屏棄之，以爲空疏不足道。此又習俗趨嚮之一變已。湖南之爲邦，北枕大江，南薄五嶺，西接黔蜀，寇苗所萃，蓋亦山

國荒僻之亞。然周之末，屈原出於其間，離騷諸篇，爲後世言情韻者所祖。逮乎宋世，周子復生於斯，作太極圖說通書，爲後世言義理者所祖。兩賢者，皆前無師承，創立高文，上與詩經周易同風，下而百代逸才，舉莫能越其範圍。而沉湖湘後進，沾被流風者，乎茲編所錄，精於理者，蓋十之六，善言情者，約十之四，而駢體亦頗有甄采。不言法，而法未始或紊。惟考據之文，蒐集極少。前哲之倡導不宏，後世之欣慕亦寡。研生之學，稽說文以究達詁，箋禹貢以晰地志，固亦深明考據家之說。而論文但崇體要，不尙繁稱博引，取其長而不溺其偏，其猶君子慎於擇術之道歟！

羅君伯宜墓志銘

君諱萱，字伯宜，湘潭羅氏，處士某某之孫，吾友候選內閣中

書汝懷，研生甫之子也。少而穎特，旁通餞聞，庭訓多所開解。咸豐

四年，國藩率師自岳州，逐賊東下，強挈君以俱。東是歲，克武昌，破

田家鎮，攻九江，舟師不利於湖口。明年，國藩至南昌，重立水軍，進

屯南康，視陸師於湖口，弔忠武公塔齊布於潯陽。君展轉相從，跬

步必偕。余或口占書疏，君輒操筆寫錄。或危急之際，君甘心同命，

而外則美言相溫，諸將或輕重不得，輒爲之通懷，使各當其意。以

去。又明年，羣寇環集江西，陷沒五十餘城，諸軍多壞散，乃投卒三

千人，令君領之赴敵。初戰建昌，繼攻撫州，旣又會壽瑞州君之躬

臨行陣，自此始也。其後湖南援師四至，江西稍稍解嚴。君以久役

請急還湘。國藩亦以咸豐七年丁憂去職。君既暫脫兵閒，則假館以課學僮，製造詩詞以酬勝侶。作蠅頭細字，以與古人較離合於豪芒。負篋走場屋，以競得失於有司。漠然若不知有世變者。未幾，賂文忠公秉章，檄辦湘潭團練。劉總兵培元招至鼎澧，又招至衡州，與謀軍事。君稍規大計，不肯久留。自浙西旋省。余於安慶又省，其從兄逢元於當塗軍次，亦不欲久居。會所親黎福疇沒於涇縣，君遂護其喪及其孤嫠以歸。同治二年，廣東巡撫郭公嵩燾招君至粵，屬以創立水師。君又遜謝而歸。每歸從事文藝，與諸生比肩就秋試如初。久之，佐某君治威信軍。又自領一隊，曰「威震軍」。防禦粵賊，事定散去。蓋自是君亦倦遊，不復有意於兵事矣。七年冬，記名按察使黃君潤昌征苗貴州，要君偕行。君慨然曰：「是足與有爲，吾所敬也。吾不可以已。」八年正月，至黔，師比有功，遂克鎮遠府衛兩城。道員鄧君子垣提督榮君維善兩軍來會，迭克關寨。欲遂由施秉以達於黃平，氣銳甚。師至小甕谷，以道隘，深爲賊所困。君與文武將領十八人者皆死，三月二十二日也。嗚呼！君之於戎事，亟就之，亟去之。天於君之勳名，若成之，若吝之，乃卒不得一當，而委骨於荒徼絕壑之中，果何爲邪？儻所謂命焉者，非邪？事聞，諭旨照按察使陣亡例賜卹，贈太常寺卿銜，世襲雲騎尉，恩騎尉罔替。君幼有夙慧，二歲能識「風」「翦」兩字。自真草法書，古文詩辭，以至科舉之業，俱有義法。既入學，爲優行生。從軍累歲，效功至同知直隸州，加知府銜。其論吏治軍政，皆貫徹古誼。

而不戾於時，向使得守一官，統一軍，與當世之成名者較，何渠不如邪？然終不得藉手以伸其志，此君子有陶鑄人才之責者之咎。國藩所以內疚，而尤惜之也。銘曰：

孰推焉而屢起，孰尼焉而屢止。孰予以飛躍之資，而不假以升斗之水。出躍馬而橫戈，入稽經而誦史。亦何憐時乎賢胡亨於彼而屯於此，終效命於蠻貊，長賚志其何已。蓋憐才者之悲，而竊位者之恥。

江甯府學記

同治四年，今相國合肥李公鴻章改建江甯府學，作孔子廟於冶城山，正殿門廡，規制靡備。六年，國藩重至金陵，明年，荷澤馬公新貽繼督兩江，廣續成之。鑿泮池，建崇聖祠，尊經閣，及學官之廨宇。八年七月，工竣。董其役者，爲候補道桂嵩慶，暨知縣廖綸。參將葉圻。既歿，既周，初終無懈。冶城山顛，楊吳宋元皆爲道觀。明曰「朝天宮」。蓋道士祀老子之所也。道家者流，其初但尙清靜無爲，其後乃稱上通天帝。自漢初不能革秦時諸時，而渭陽五帝之廟，甘泉泰一之壇，帝皆親往郊見。由是聖王祀天之大典，不掌於天子之祠官，而方士奪而領之。道家稱天，侵亂禮經，實始於此。其他鍊丹燒汞，采藥飛昇，符籙禁呪，徵召百神，捕使鬼物，諸異術，大率依託天帝，故其徒所居之宮名曰「朝天」。亦猶稱「上清」「紫極」之類也。嘉慶道光中，宮觀猶盛，黃冠數百人，連房櫺比。

鼓舞叱咤。咸豐三年粵賊洪秀全等盜據金陵，竊泰西諸國緒餘，燔燒諸廟羣祀。在典與不在典，一切毀棄。獨有事於其所謂天者，每食必祝道士及浮屠弟子，并見摧滅金陵文物之邦，淪爲豺豕窟宅。三綱九法，掃地盡矣。原夫方士稱天以侵禮官，乃老子所不及料。迨粵賊稱天以恫羣神，而毒四海，則又道士輩所不及料也。聖皇震怒，分遣將帥，誅殛凶渠，削平諸路。而金陵亦以時戡定，乃得就道家舊區，廓起宏規，崇祀至聖，暨先賢先儒，將欲黜邪慝而反經果，操何道哉？夫亦曰隆禮而已矣。先王之制禮也，人人納於軌範之中，自其弱齒，已立制防。灑掃沃盥，有常儀，羹食肴馔，有定位，綵纓紳佩，有恆度。既長，則教之冠禮，以責成人之道。教之昏禮，以明厚別之義。教之喪祭，以篤終而報本。其出而應世，則有士相見，以講讓，朝覲以勸忠。其在職，則有三物以興賢，八政以防淫。其深遠者，則教之樂舞，以養和順之氣。備文武之容，教之大學，以達於本末。終始之序，治國平天下之術。教之中庸，以盡性而達天。故其材之成，則足以輔世長民。其次，亦循循繩矩，三代之士，無或敢遁於奇衷者。人無不出於學。學無不衷於禮也。老子之初，固亦精於禮。經孔子告曾子，子夏述老，聘言禮之說至矣。其後惡末世之苛細，逐華而悖本，斷自然之和。於是矯枉過正，至譏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蓋亦有所激而云然耳。聖人非不知浮文末節無當於精義，特以禮之本於太一起於微眇者，不能盡人而語之。則莫若就民生日用之常事，爲之制，修焉而爲教，習焉而成俗。俗之既

成，則聖人雖沒，而魯中諸儒猶肆鄉飲，大射禮於冢旁，至數百年不絕。又烏有窈冥誕妄之說，淆亂民聽者乎？吾觀江甯士大夫材智雖有短長，而皆不屑詭隨以徇物。其於清靜無爲之旨，帝天禘祀之事，固已峻拒而不惑。孟子言：「無禮無學，賊民斯與。」今兵革已息，學校新立，更相與講明此義，上以佐聖朝匡直之教，下以關異端而迪吉士。蓋廩廩乎企嚮聖賢之域，豈僅人文彬蔚，鳴盛東南已哉。

甯津龐君墓誌銘

君姓龐氏，諱朋，字君錫，以字行。更字百朋。先世有自昌黎遷河間之甯津者，遂爲甯津縣人。大考復還，考自誠，皆以君子際雲貴。語贈通奉大夫祖妣孫氏，妣李氏，皆贈夫人。君少而篤行劬學，事父母，存得其歡心，歿能盡禮。有兄四人，以父命析居。君所應得資產，皆擇取劣下者，又稍稍推其所有，以全友愛。讀羣經及諸子書，能得要領。手錄口誦，鏗鏘疲歎，而自勉不衰。尤者宋儒程子朱子之說，顧躬行何如，不爲空論。屢試輒黜，最後儀徵吳文節公視學直隸，乃識君以爲績學之士，擢置上第，補邑增生。君既不屑爲速化之術，不得以其所學釋之於世，則擇後生雋穎有志之材，鑽厲而淬濯之，范成其器。出君門下者，率有聞於鄉里。而君之子秉彝，訓被知於有司，通籍而仕者二人。當咸豐癸丑之歲，粵匪渡河，北竄，輔畿被擾。運河以西郡縣騷動，咸欲團結鄉勇，各固境圉。君

阻運河而守，可省勁兵數萬。壽盡垂定，會鄆邑夾約，計以不行。然甯津終得保全者，資君所訓練鄉兵萬人之力。由是遠近人知君不獨是優行高，又有應變戡亂之略也。際雲仕京師，仕熱河，數迎養，君耽於田園之樂，到官所未幾，輒復旋里。年七十有六，以咸豐九年己未三月初五日卒於家。同治九年庚午，誥贈通奉大夫，如其子際雲官娶同邑宋氏，專靜煦愿，大性儉勤，事舅姑，事夫，里之人稱曰「賢婦」。教成其子，服官中外，所在著績。人曰：「太夫人之誨實然。」稱爲「賢母」。以子際雲貴，累封夫人，就養揚州。逾月終於揚州公廨，同治九年十一月初八日，壽九十，距通奉公卒時十有一年矣。子三人，際韶力耕不仕，際威舉人，官戶部主事。際雲由翰林改官刑部，以軍功洊擢江南鹽運道，權兩淮都轉鹽運使司。女子二人，適楊惠琇、李萬倉，孫二人，作森、澤澤，孫女十八，嫁者七人。先是江蘇巡撫丁公之母某太夫人，將以九十生日稱觴，先一日而卒。際雲在揚州，亦將以十月十四日肆筵設饗，爲母宋太夫人壽，而太夫人先六日卒。江南之人，皆謂兩太夫人德稱其福，而微以不得旅進祝嘏爲歎。夫壽至九十，有賢子孫，此人間所不多觀。兩太夫人可以無憾，豈藉一二日之宴樂，以爲榮觀哉。獨國藩重奉朝命，蒞兩江，疏陳衰年多疾，不任艱劇，不宜久點高位。旣不得請，則私恃友朋之同官江南者，匡余之不逮，而共底於治。今丁廡二君，先後以母憂去職，或南臨嶺嶠，或北歸燕薊，於余心不能無離別之愴。爾際雲於咸豐丁未，考覺羅官學教習，庚戌，考

國子監學正，余皆閱取其文，故執摯於余。又館余家，教余子者數年，同官江南亦數年。爲余言通奉公太夫人之德甚悉，將以明年扶柩還里，豫來乞銘。銘曰：

通奉之阡，耐者夫人。孝視其事親，共視其事舅。行視其身，學視其所尊。慈惠感人，視諸其鄰。種德斂福，視其子孫。其永不朽，視茲銘文。

遵義黎君墓志銘

君諱愷，字雨耕，晚自號石頭山人，遵義黎氏。曾祖國柄，祖正訓，廉貢生。考安理，舉人，山東長山縣知縣。長山君二子，長曰恂，字雪樓，雲南大姚縣知縣。君其次也。雪樓厚重寡言，氣蓋一世。君則個儻通易，周覽羣書，兄弟閒自爲師友。長山君少遭不造，備歷艱險。旣見二子之成，乃大歡慰。二子翼翼趨承，食必佐餼，饋必奉漿，應唯猶嬰兒也。嘉慶十八年，逆賊林清等倡亂，內煽京師，外起滑縣、河南、北山、東、直隸，震動時。長山君仕山東雪樓，侍於官，所譖言四起，或告於貴州曰：「長山破矣，縣令殉城死矣。」雪樓殉父矣。親屬都無存者，僅存兩孺子，漂轉吳楚間去矣。君於時奉母楊太宜人，在家，聞則北望號痛，請於母，刻日戒途，赴山東之難。至長山，則闔門故無恙，傳者妄也。由是遠近以孝歸之。君曰：「父兄得全，幸也。庸有稱乎？」雪樓之自桐鄉，以憂歸也，家居十五年。君晨夕造請，進止雍雍，語或不合，亦敬應之，而徐理之，終無所忤。雪樓

嘗病喉痺，絕言與食。君午夜禱於宗廟，泣曰：「我不及兄，兄不可死，必死者請以我代。」喉亦旋愈。其敬嫂也，如嚴其兄。其訓羣從，如教其子。蓋歷久而不改，至其終身亦不少懈。居京師，有友會某之喪，新尸穉厲，雖其兄亦畏惡不敢近。君就舉而殮之，必恪必躬，見者感歎。君少而善病，長山君雅不欲強之學，而博涉多通，親見百家要指，以縣學生中式道光乙酉科舉人。十五年乙未大挑二等，補貴陽府開州訓導。二十三年十二月辛卯，以疾卒。官春秋五十之五。卒之日，囊無十金之蓄。士無識不識，莫不惜君之位，不稱其德，又不獲者壽以昌其教澤也。嗚呼！若有憾於天地，至其孝友篤行，鑒於人人之心者，則誠服而更無遺憾。然則之君自省，與後之論世者，亦可以無憾已。君配張氏，妾吳氏，劉氏，子四人：庶蒸，咸豐辛亥科舉人。庶蕃，壬子科舉人。候選知州庶昌，以諸生獻策闕廷。天子褒嘉，特授知縣。候補直隸州知州庶誠，女五人，皆適士族。孫四人，孫女五人。咸豐七年四月，葬君於河西小青欄林。其後閱十五年，庶昌乞余追爲之銘。銘曰：

賢聖盛業，豈貴高名。其道甚邇，事親從兄。穆穆碩儒，黔南之特。翰歛英奇，以修內則。聞變趨庭，萬里戴星。禱疾身代，感徹百靈。胡誠不格，何施不普。化彼梟狼，澤以甘雨。生徒濟濟，飭爾五常。白華孔絜，馨我膠庠。亦有賢嗣，文行並卓。埋石茲邱，永貞喬嶽。

海甯州訓導錢君墓表

君諱泰吉，字輔宜，號警石。先世本何氏，明洪武中有依海鹽錢翁鞠育者，遂承錢姓。厥後徙居嘉興，代有聞人。至文端公而益大。文端公諱陳羣，以待郎予告，特加刑部尚書，晉贈太傅。君曾祖也。祖汝懋，早卒。本生祖汝恭，安慶府同知。父復，大興縣知縣。君少而苦學，潛心孤往。從兄曰儀吉者，字衍石，博通羣籍，早有高名。君事之師友之間，兄弟常以純儒相勉。蓋自弱冠後，遠近卽已盛稱「嘉興錢氏二石」云。衍石以翰林改官戶部，擢御史，給事中。久處京師。其後客游廣東，汴梁。君則以廩貢爲海甯州訓導者，近三十年。與給諫君雖多合少，而書問叢沓，咨詢學術，動逾數千言。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辭，以及目錄、校讐、金石、書畫、方志、雜說，一孔半校，無所不詢。蓋亦無所不辨。或獻一疑，而詰難十返。或尙論前哲，評騭時流，雜以嘲詼鄙諺，窮極理趣。故二石家書，蔚然天下之至文也。給諫晚而搜刻經說，刊正譌謬。君自中年，卽好校古書。假人善本，及先輩評點之冊，寫而注之眉端。如史記前後漢書晉書集韻元文類禮記集說等編，皆勘校數周。一字之外，旁求衆證。嘗著曝書雜記，以發其凡。嘉慶中海內猶尙考據之說，尊漢而黜宋，先博覽而後躬行。獨桐城姚氏蕭恪，守程朱孤行不惑，宗主義理不薄，考據而二石風指乃與姚氏相近。其論文亦頗法姚氏。嘗稱以爲字體故訓者，漢儒之小學也；曲禮少儀者，宋儒之小學也。二者皆扶植基本。而宋重明倫，於道爲尤尊。兄弟相與修飭人紀，誦述先德。給

諫輯盧江錢氏藝文略君則纂清芬世守錄皆表一門之懿行，以播芳馨，而詒典則。先是文端公嘗進呈其母畫冊高宗賜題十詩，發還原冊，并書「清芬世守」四字。逮文端公致仕還鄉，高宗寄賜冊卷詩篇，累數千首。君纂輯此錄，具載君臣唐和曠古無倫。又紀錢氏十餘世翰墨，及名公鉅儒題詠，上以著祖宗文獻之盛，下以勸後人孝友於弗替。其敘軼事，述彞訓，懇懇乎懼來葉之遺墮，有味哉！其言之也咸豐庚申辛酉之際，粵賊縱橫浙中，君展轉播遷，最後由江西以達安慶。國藩乃獲與相見，以飄泊兵閒，偷得骨肉完聚也。則爲之破顏一喜。語及世事滄桑，邱墓成毀，不可知，則又盡焉以悲。其明歲同治二年十一月二十日，卒於安慶旅舍。將歿，猶以先世文字之責，未能及身整理爲恨，足以知其志之所存已。君配胡氏，誥封恭人。子二長炳森，道光甲辰舉人，出爲家兄學源後，前卒。次應溥，以拔貢官吏部主事，軍機處行走，加四品卿銜。君以子貴，累封朝議大夫。女六人。孫七人。孫女三人。君所箸，又有學職，禾人考海昌，備志甘泉，鄉人稿亂後板燬，僅有存者。古今才智之士，常思大有爲於世，其立言常雄駿自喜。若文章不求雄駿，而但求平澹，德業不求施於世，而但求善於一身一家，此殆非智者愉快事也。具無所不能之才，歛之又斂，彌晦焉而彌愉快，則其自得於中者，必大矣！夫自得之學，惟君其庶幾哉！

書何母陳恭人事

恭人陳氏，道州何文安公之第三子婦。吾友子敬，同年紹祺之配也。文安公家訓謹嚴，內外執業各有常程。箕帚槃盂，皆有定位。閨門之內，肅若朝廷。廖夫人刻勵儉勤，終身不御紈綺。恆豆之奉，澁薄等於寒門。凡醢醢渣脯酒餌，漿醴之屬，皆率婦輩躬自治之手，營而口授，不徵諸市。不假諸僕婦。然諸婦或出外州華族，往往不中程度。獨陳恭人，道州舊姻，椎髻布裙，爲之益勤。其德益善，舅姑亦益愉懌。以謂巨室而不失儒士之風。卽家之祥也。道光二十三年，子敬以舉人就職知縣，援例選雲南廣通縣。旋改江蘇同知。又以知府調歸浙江，補台州府，保升道員，署糧儲道。咸豐十年二月，粵賊入浙，圍杭州。子敬時方奉使至江蘇，眷屬清泰門。先是恭人生子，輒不育，有女子子三人。子敬既以仲兄子慶治爲嗣，諸妾又生子慶銜，慶熙，慶全。城破，恭人乃屬家人而詔之曰：「主人遠出，吾遭此變，何氏名門，男女長幼，義不可爲賊辱。遂先縛二子沈於池。外孫女二歲，敗吶斃之。旋引一繩，與外姻朱孺人同時自經。無幾，何援兵四至，賊衆驚遁。老僕柳春自外歸，見慶治腦後被所六創，其妻邢氏被割兩耳，而皆未死。諸妾避人，民舍得免。所沈二子慶銜，慶熙者，池中水淺，亦俱無恙。兩自經者，朱孺人，氣絕而恭人解救得生。蓋縊二時許而不殊，自言有兩紅燈前導。忽見天日而醒，略無所苦。由是遠近歎異。或曰：「恭人半生長齋，誦經禮佛，茲其效也。」或曰：「孝友之門，禍將擲而常解，堅確之德，還物不懼，莊生所謂「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

杭州寇退，子敬返自江蘇。外而征繕，以佐軍府；內而補苴，以甯碑弱。且而劬宵而不休，夏而疾，秋而不瘳。於是引病投劾，挈家還湘。卜居於長沙之東鄉。藝稻而豢魚，善鄴而訓子。恭人亦非食敝衣，相與拮据，以保遲暮。子敬既逝，恭人則兼綜內外，賓祭之供，耕讀之業，囊篋錙銖之故，造次紛乘而不眩。齒逾七十而不知疲。鄉之人以是服其恪也。同治十年九月，無疾而終。去杭州城陷之時，十有二年矣。軍興以來，橫死者多矣。臨難而倖脫者，亦恆有之。獨何氏一門慷慨就義，而俱獲生全。陳恭人事尤近於神異。恭人之夫之兄子貞先生告余以狀，因爲述其梗概。其他懿行不備論云。

劉忠壯公墓志銘

君諱松山，字壽卿。少而沈雄豁達，通曉家人生事。親長稱譽，以謂足昌吾門。咸豐壬子癸丑之間，粵賊度嶺北犯，圍長沙，陷武昌。君邑二三賢俊召募丁壯，激揚家聲，毅然有封賊之志。君實隸

王壯武公（壽）部下，號曰「老湘營」。轉戰湖南，北江西諸省，歷有名績。王公既歿，則從張忠毅公（運蘭）戰於江西饒信諸郡。追餘寇於閩邊，別擊逆黨於廣東、廣西。才望日彰，超越輩流矣。咸豐十年，余檄老湘軍及鮑超之師防剿，宣歙攻牢保危，蹀血二年。始克徽州。甯國兩府張忠毅以疾歸里，君乃與易紫橋分領老湘營之半。自持樞柄，堅守甯國、涇縣等城。屢卻巨敵，以底於江浙大定。同治四年，國藩奉命攻討捻賊。捻賊者始於安徽、河南，而蔓延於秦楚、燕齊者也。其叛亂稍後於粵匪，而梟悍略同。其步隊少於粵匪，而驍騎逾萬，剽疾過之。湘中士卒慣戰江濱，未習車騎。馱運之勞，不樂北征。獎之而不勸，痛之而不服。君獨感奮請前，部卒不願北渡者，殺數人而事定。師至臨淮，易紫橋病歸……（定安謹按：此文係壬申歲正月間作，屬稿僅三百餘字。病發輟筆，距易紫時僅數日耳。文雖未完，不敢輕廢。謹依元稿錄出，以見珍重手澤之意。）

